《易行品》講記

淨宗法師　講述

2014年11月講於安徽宣城石泉寺

目　錄

《易行品》原文……5
易　行　品 ……6
《易行品》講記……14
壹、龍樹菩薩簡介 ……15
一、神異傳說最多 ……15
二、對佛教貢獻最大 ……16
三、歷史地位最高 ……16
貳、《易行品》簡介 ……20
一、《十住論》中《易行品》 ……20
二、《易行品》別冊刊行 ……21
三、《易行品》在淨土門中的地位 ……21
四、兩重問答之組成 ……22
三、《易行品》要點提示 ……22
一、《易行品》科判 ……22
二、《易行品》的目標——疾至不退 ……23
三、《易行品》的方法——恭敬稱名 ……23
四、《易行品》的核心——彌陀章 ……23
五、《易行品》的判教——「難易二道判」與「本願取意文」 ……24
六、《易行品》的撰作目的 ……24
七、龍樹菩薩本人信仰之歸宿 ……24
肆、依文釋義 ……25
一、標題 ……25
二、序說 ……28
三、正說 ……38
伍、總結回顧 ……99
一、《易行品》之組織結構 ……99
二、《易行品》之歸趣 ……101
三、《易行品》之表現手法 ……114
四、《易行品》在淨土門之地位 ……116
五、《易行品》之功績 ……118
六、《易行品》之目標 ……122
七、《易行品》之雙壁、雙珠、目足 ……123
八、有關《易行品》之疑問 ……123

附錄 ····· 129
《易行品》概說 ····· 130
「難易二道判」圖表講解 ····· 159
龍樹菩薩略傳 ····· 161

序

龍樹菩薩的《易行品》是淨土宗尊崇的第一部祖典，對於淨土宗的教理建設，具有根本性、基礎性、標誌性的意義。後之天親、曇鸞、道綽、善導諸大師的淨土教理皆在其基礎之上建立、豐富與完善。

正如慧淨法師所說，凡有志於淨土之行者，都應該詳讀此《易行品》，並知其要義。

然而，畢竟今古相隔近兩千年之久，文晦義隱，今人大多難窺其奧。又，從古以來專門對這一部《易行品》進行疏解闡釋的著作始終乏少，甚至淨土宗古德亦引用不多，以致今時佛教界對《易行品》普遍陌生，淨土明珠蒙塵，法門真義難顯。

繼於前面歷時一年的對《阿彌陀經》的講解之後，2014 年 11 月，淨宗法師於安徽宣城石泉寺開始對此《易行品》進行系統講解。

法師在此次的講解中，詳述了本典著者龍樹菩薩其人、其事，說明了本典的出處、概貌、結構、流布狀況，清晰地明辨了書中的義理要點；不僅如此，對於《易行品》之文句，亦逐行逐句地作了詳細解說。由是，聞者不但能夠循之識其全貌，速得其要，且於書中細節處關乎辭章文句之障礙，皆得頓消無餘。

經過法師的開闡演說，這部距今近兩千年的淨土宗第一部祖典，如受撣塵，珠光畢現，而作者龍樹菩薩一生仰信專志的淨土法門之心要，亦彰顯無遺。

本書即根據法師的本次講法錄音整理而成。

本書附錄中另附有慧淨法師所作《〈易行品〉概說》一文，探玄撮要，精闢凝煉，亦是學人深入研讀學習《易行品》不可不讀的寶貴資料。

淨土宗編輯部

2015 年 7 月

《易行品》原文

易 行 品

龍樹菩薩造　鳩摩羅什譯

【初、序說】

〔一、舉難請易〕

問曰：是阿惟越致菩薩，初事如先說「至阿惟越致地者，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若爾者，是大衰患。如《助道法》（《菩提資糧論》卷三意）中說：

「若墮聲聞地，及辟支佛地，是名菩薩死，則失一切利。
　若墮於地獄，不生如是畏；若墮二乘地，則為大怖畏。
　墮於地獄中，畢竟得至佛；若墮二乘地，畢竟遮佛道。
　佛自於經中，解說如是事。如人貪壽者，斬首則大畏。
　菩薩亦如是，若於聲聞地，及辟支佛地，應生大怖畏。」

是故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

〔二、呵問許說〕

答曰：如汝所說，是儜弱怯劣，無有大心，非是丈夫志幹之言也。何以故？若人發願，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未得阿惟越致，於其中間，應不惜身命，晝夜精進，如救頭燃。如《助道》（《菩提資糧論》卷三意）中說：

「菩薩未得至，阿惟越致地，應常勤精進，猶如救頭燃。
　荷負於重擔，為求菩提故，常應勤精進，不生懈怠心。
　若求聲聞乘，辟支佛乘者，但為成己利，常應勤精進。
　何況於菩薩，自度亦度彼，於此二乘人，億倍應精進。」

行大乘者，佛如是說：「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汝言「阿惟越致地，是法甚難，久乃可得，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

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

【次、正說】

〔一、總判二道〕

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

如偈說：

〔二、別明易行〕

（1.十方十佛章）（為蓮故華、為實施權）

東方善德佛，**南**栴檀德佛，**西**無量明佛，**北方**相德佛，
東南無憂德，**西南**寶施佛，**西北**華德佛，**東北**三乘行，
下方明德佛，**上方**廣眾德，如是諸世尊，今現在十方。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

如《寶月童子所問經・阿惟越致品》中說：「佛告寶月：東方去此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無憂。其地平坦，七寶合成。紫磨金縷，交絡道界。寶樹羅列，以為莊嚴。無有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道及諸難處。清淨無穢，無有沙礫、瓦石、山陵、堆阜、深坑、幽壑。天常雨華，以布其地。時世有佛，號曰善德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大菩薩眾，恭敬圍繞。身相光色，如燃大金山，如大珍寶聚。為諸大眾，演說正法。初、中、後善，有辭有義，所說不雜，具足清淨，如實不失。何謂不失？不失地水火風，不失欲界、色界、無色界，不失色受想行識。寶月，是佛成道以來，過六十億劫。又其佛國，晝夜無異，但以此間閻浮提日月歲數，說彼劫壽。其佛光明，常照世界。於一說法，令無量無邊千萬億阿僧祇眾生住無生法忍，倍此人數得住初忍、第二、第三忍。寶月，其佛本願力故，若有他方眾生，於先佛所種諸善根，是佛但以光明觸身，即得無生法忍。寶月，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佛名能信受者，即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餘九佛事，皆亦如是。

今當解說諸佛名號及國土名號。

善德者：其德淳善，但有安樂，非如諸天龍神福德，惑惱眾生。

栴檀德者：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歡喜，佛號栴檀德，今現在說法。譬如栴檀，香而清涼，彼佛名稱遠聞，如香流布，滅除眾生三毒火熱，令得清涼。

無量明佛者：西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善解，佛號無量明，今現在說法。其佛身光及智慧明，照無量無邊。

相德佛者：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不可動，佛名相

德，今現在說法。其佛福德高顯，猶如幢相。

無憂德者：東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月明，佛號無憂德，今現在說法。其佛神德，令諸天人無有憂愁。

寶施佛者：西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眾相，佛號寶施，今現在說法。其佛以諸無漏根、力、覺道等寶，常施眾生。

華德佛者：西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眾音，佛號華德，今現在說法。其佛色身，猶如妙華，其德無量。

三乘行佛者：東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安隱，佛號三乘行，今現在說法。其佛常說聲聞行、辟支佛行、諸菩薩行。有人言，說上、中、下精進故，號為三乘行。

明德佛者：下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廣大，佛號明德，今現在說法。「明」名：身明、智慧明、寶樹光明。是三種明，常照世間。

廣眾德者：上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眾月，佛號廣眾德，今現在說法。其佛弟子福德廣大故，號廣眾德。

是十方佛，善德為初，廣眾德為後。若人一心稱其名號，即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偈說：

若有人得聞，說是諸佛名，即得無量德，如為寶月說。
我禮是諸佛，今現在十方，其有稱名者，即得不退轉。
東方無憂界，其佛號善德，色相如金山，名聞無邊際，
若人聞名者，即得不退轉，我今合掌禮，願悉除憂惱。
南方歡喜界，佛號栴檀德，面淨如滿月，光明無有量，
能滅諸眾生，三毒之熱惱，聞名得不退，是故稽首禮。
西方善世界，佛號無量明，身光智慧明，所照無邊際，
其有聞名者，即得不退轉，我今稽首禮，願盡生死際。
北方無動界，佛號為相德，身具眾相好，而以自莊嚴，
摧破魔怨眾，善化諸天人，聞名得不退，是故稽首禮。
東南月明界，有佛號無憂，光明踰日月，遇者滅憂惱，
常為眾說法，除諸內外苦，十方佛稱讚，是故稽首禮。
西南眾相界，佛號為寶施，常以諸法寶，廣施於一切，
諸天頭面禮，寶冠在足下，我今以五體，歸命寶施尊。
西北眾音界，佛號為華德，世界眾寶樹，演出妙法音，
常以七覺華，莊嚴於眾生，白毫相如月，我今頭面禮。

東北安隱界，諸寶所合成，佛號三乘行，無量相嚴身，
智慧光無量，能破無明闇，眾生無憂惱，是故稽首禮。
上方眾月界，眾寶所莊嚴，大德聲聞眾，菩薩無有量，
諸聖中師子，號曰廣眾德，諸魔所怖畏，是故稽首禮。
下方廣世界，佛號為明德，身相妙超絕，閻浮檀金山，
常以智慧日，開諸善根華，寶土甚廣大，我遙稽首禮。
過去無數劫，有佛號海德，是諸現在佛，皆從彼發願，
壽命無有量，光明照無極，國土甚清淨，聞名定作佛，
今現在十方，具足成十力，是故稽首禮，人天中最尊。

（2.十方諸佛章）（華開蓮現、開權顯實）

問曰：但聞是十佛名號，執持在心，便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更有餘佛、餘菩薩名，得至阿惟越致耶？

答曰：阿彌陀等佛，及諸大菩薩，

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轉。

更有**阿彌陀**等諸佛，亦應恭敬禮拜，稱其名號。今當具說：[1]無量壽佛、[2]世自在王佛、[3]師子意佛、法意佛、梵相佛、世相佛、世妙佛、慈悲佛、世王佛、人王佛、月德佛、寶德佛、相德佛、大相佛、殊蓋佛、師子鬘佛、破無明佛、智華佛、多摩羅跋栴檀香佛、持大功德佛、雨七寶佛、超勇佛、離瞋恨佛、大莊嚴佛、無相佛、寶藏佛、德頂佛、多迦羅香佛、栴檀香佛、蓮華香佛、莊嚴道路佛、龍蓋佛、雨華佛、散華佛、華光明佛、日音聲佛、蔽日月佛、琉璃藏佛、梵音佛、淨明佛、金藏佛、須彌頂佛、山王佛、音聲自在佛、淨眼佛、月明佛、如須彌山佛、日月佛、得眾佛、華王佛、梵音說佛、世主佛、師子行佛、妙法意師子吼佛、珠寶蓋珊瑚色佛、破癡愛闇佛、水月佛、眾華佛、開智慧佛、持雜寶佛、菩提佛、華超出佛、真琉璃明佛、蔽日明佛、持大功德佛、得正慧佛、勇健佛、離諂曲佛、除惡根栽佛、大香佛、道歎佛、水光佛、海雲慧遊佛、德頂華佛、華莊嚴佛、日音聲佛、月勝佛、琉璃佛、梵聲佛、光明佛、金藏佛、山頂佛、山王佛、音王佛、龍勝佛、無染佛、淨面佛、月面佛、如須彌佛、栴檀香佛、威勢佛、燃燈佛、難勝佛、寶德佛、喜音佛、光明佛、龍勝佛、離垢明佛、師子佛、王王佛、力勝佛、華園佛、無畏明佛、香頂佛、普賢佛、普華佛、[4]寶相佛，是諸佛世尊，現在十方清淨世界，皆稱名憶念。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以偈稱讚：（32偈 128句）

1 無量光明慧，身如真金山，我今身口意，合掌稽首禮。
2 金色妙光明，普流諸世界，隨物示其色，是故稽首禮。
3 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是故我歸命。
4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5 彼國人命終，設應受諸苦，不墮惡地獄，是故歸命禮。
6 若人生彼國，終不墮三趣，及與阿修羅，我今歸命禮。
7 人天身相同，猶如金山頂，諸勝所歸處，是故頭面禮。
8 其有生彼國，具天眼耳通，十方普無礙，稽首聖中尊。
9 其國諸眾生，神變及心通，亦具宿命智，是故歸命禮。
10 生彼國土者，無我無我所，不生彼此心，是故稽首禮。
11 超出三界獄，目如蓮華葉，聲聞眾無量，是故稽首禮。
12 彼國諸眾生，其性皆柔和，自然行十善，稽首眾聖主。
13 從善生淨明，無量無邊數，二足中第一，是故我歸命。
14 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應時為現身，是故我歸命。
15 彼佛本願力，十方諸菩薩，來供養聽法，是故我稽首。
16 彼土諸菩薩，具足諸相好，以自莊嚴身，我今歸命禮。
17 彼諸大菩薩，日日於三時，供養十方佛，是故稽首禮。
18 **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
19 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
20 其土具嚴飾，殊彼諸天宮，功德甚深厚，是故禮佛足。
21 佛足千輻輪，柔軟蓮華色，見者皆歡喜，頭面禮佛足。
22 眉間白毫光，猶如清淨月，增益面光色，頭面禮佛足。
23 本求佛道時，行諸奇妙事，如諸經所說，頭面稽首禮。
24 彼佛所言說，破除諸罪根，美言多所益，我今稽首禮。
25 以此美言說，救諸著樂病，已度今猶度，是故稽首禮。
26 人天中最尊，諸天頭面禮，七寶冠摩尼，是故我歸命。
27 一切賢聖眾，及諸人天眾，咸皆共歸命，是故我亦禮。
28 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自度亦度彼，我禮自在者。
29 諸佛無量劫，讚揚其功德，猶尚不能盡，歸命清淨人。

[30]我今亦如是，稱讚無量德，以是福因緣，願佛常念我。
[31]我於今先世，福德若大小，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
[32]以此福因緣，所獲上妙德，願諸眾生類，皆亦悉當得。

（4.過未八佛章）

又亦應念[1]毗婆尸佛、[2]尸棄佛、[3]毗首婆佛、[4]拘樓珊提佛、[5]迦那迦牟尼佛、[6]迦葉佛、[7]釋迦牟尼佛，及未來世[8]彌勒佛，皆應憶念禮拜。以偈稱讚：

[1]毗婆尸世尊，無憂道樹下，成就一切智，微妙諸功德，
正觀於世間，其心得解脫，我今以五體，歸命無上尊。
[2]尸棄佛世尊，在於芬陀利，道場樹下坐，成就於菩提，
身色無有比，如燃紫金山，我今自歸命，三界無上尊。
[3]毗首婆世尊，坐娑羅樹下，自然得通達，一切妙智慧，
於諸人天中，第一無有上，是故我歸命，一切最勝尊。
[4]迦求村大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尸利沙樹下，
成就大智慧，永脫於生死，我今歸命禮，第一無比尊。
[5]迦那含牟尼，大聖無上尊，優曇鉢樹下，成就得佛道，
通達一切法，無量無有邊，是故我歸命，第一無上尊。
[6]迦葉佛世尊，眼如雙蓮華，尼拘樓陀樹，於下成佛道，
三界無所畏，行步如象王，我今自歸命，稽首無極尊。
[7]釋迦牟尼佛，阿輸陀樹下，降伏魔怨敵，成就無上道，
面貌如滿月，清淨無瑕塵，我今稽首禮，勇猛第一尊。
[8]當來彌勒佛，那伽樹下坐，成就曠大心，自然得佛道，
功德甚堅牢，莫能有勝者，是故我自歸，無比妙法王。

（5.東方八佛章）

復有[1]德勝佛、[2]普明佛、[3]勝敵佛、[4]王相佛、[5]相王佛、[6]無量功德明自在王佛、[7]藥王無礙佛、[8]寶遊行佛、[9]寶華佛、[10]安住佛、[11]山王佛，亦應憶念，恭敬禮拜。以偈稱讚：

[1]無勝世界中，有佛號德勝，我今稽首禮，及法寶僧寶。
[2]隨意喜世界，有佛號普明，我今自歸命，及法寶僧寶。
[3]普賢世界中，有佛號勝敵，我今歸命禮，及法寶僧寶。
[4]善淨集世界，佛號王幢相，我今稽首禮，及法寶僧寶。

[5]離垢集世界，無量功德明，自在於十方，是故稽首禮。
[6]不誑世界中，無礙藥王佛，我今頭面禮，及法寶僧寶。
[7]金集世界中，佛號寶遊行，我今頭面禮，及法寶僧寶。
[8]美音界寶華，安立山王佛，我今頭面禮，及法寶僧寶。
今是諸如來，住在東方界，我以恭敬心，稱揚歸命禮。
唯願諸如來，深加以慈愍，現身在我前，皆令自得見。

（6.三世諸佛章）

復次，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盡應總念，恭敬禮拜。以偈稱讚：

過去世諸佛，降伏眾魔怨，以大智慧力，廣利於眾生；
彼時諸眾生，盡心皆供養，恭敬而稱揚，是故頭面禮。
現在十方界，不可計諸佛，其數過恆沙，無量無有邊；
慈愍諸眾生，常轉妙法輪，是故我恭敬，歸命稽首禮。
未來世諸佛，身色如金山，光明無有量，眾相自莊嚴；
出世度眾生，當入於涅槃，如是諸世尊，我今頭面禮。

（7.諸大菩薩章）（143位）

復應憶念諸大菩薩：[1]善意菩薩、[2]善眼菩薩、[3]聞月菩薩、尸毗王菩薩、一切勝菩薩、知大地菩薩、大藥菩薩、鳩舍菩薩、阿離念彌菩薩、頂生王菩薩、喜見菩薩、鬱多羅菩薩、和和檀菩薩、長壽王菩薩、羼提菩薩、韋藍菩薩、睒菩薩、月蓋菩薩、明首菩薩、法首菩薩、法利菩薩、彌勒菩薩，復有金剛藏菩薩、金剛首菩薩、無垢藏菩薩、無垢稱菩薩、除疑菩薩、無垢德菩薩、網明菩薩、無量明菩薩、大明菩薩、無盡意菩薩、意王菩薩、無邊意菩薩、日音菩薩、月音菩薩、美音菩薩、美音聲菩薩、大音聲菩薩、堅精進菩薩、常堅菩薩、堅發菩薩、堅莊菩薩、常悲菩薩、常不輕菩薩、法上菩薩、法意菩薩、法喜菩薩、法首菩薩、法積菩薩、發精進菩薩、智慧菩薩、淨威德菩薩、那羅延菩薩、善思惟菩薩、法思惟菩薩、跋陀婆羅菩薩、法益菩薩、高德菩薩、師子遊行菩薩、喜根菩薩、上寶月菩薩、不虛德菩薩、龍德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妙音菩薩、雲音菩薩、勝意菩薩、照明菩薩、勇眾菩薩、勝眾菩薩、威儀菩薩、師子意菩薩、上意菩薩、益意菩薩、增益菩薩、寶明菩薩、慧頂菩薩、樂說頂菩薩、有德菩薩、觀世自在王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大自在王菩薩、無憂德菩薩、不虛見菩薩、離惡道菩薩、一切勇健菩薩、破闇菩薩、功德寶菩薩、華威德菩

薩、金瓔珞明德菩薩、離諸陰蓋菩薩、心無閡菩薩、一切行淨菩薩、等見菩薩、不等見菩薩、三昧遊戲菩薩、法自在菩薩、法相菩薩、明莊嚴菩薩、大莊嚴菩薩、寶頂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常喜菩薩、喜王菩薩、得辯才音聲菩薩、虛空雷音菩薩、持寶炬菩薩、勇施菩薩、帝網菩薩、馬光菩薩、空無閡菩薩、寶勝菩薩、天王菩薩、破魔菩薩、電德菩薩、自在菩薩、頂相菩薩、出過菩薩、師子吼菩薩、雲蔭菩薩、能勝菩薩、山相幢王菩薩、香象菩薩、大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華莊嚴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水王菩薩、山王菩薩、帝網菩薩、寶施菩薩、破魔菩薩、莊嚴國土菩薩、金髻菩薩、[143] 珠髻菩薩。如是等諸大菩薩，皆應憶念，恭敬禮拜，求阿惟越致也。

《易行品》講記

從今天開始跟大家共同學習龍樹菩薩的《易行品》。

《易行品》的學習，大略分為五點：

第一，簡單地介紹作者；

第二，簡要介紹《易行品》這本書；

第三，《易行品》的要點提示；

第四，依文釋義，對《易行品》的文句，一句句地解釋；

最後作一個總結。

壹、龍樹菩薩簡介

敬人重法

《易行品》是龍樹菩薩所造。佛門裡說「敬人重法」，如果我們了解龍樹菩薩是什麼地位的大菩薩，就會對他生起深深的敬仰；因為敬重他的人的緣故，對他所講的法就特別有信心，這叫「敬人重法」。所以，先了解作者是很有必要的。

大約在佛陀入滅 700 年，龍樹菩薩出現在印度南天竺國婆羅門家族。他自幼智慧非常高，非常神異。他大約活了兩百歲，是非常長壽的，這是有歷史資料可考的。

我們可以從三點來介紹龍樹菩薩。

第一，他的神異傳說特別多。從古到今，除了佛陀之外，那麼多的祖師大德菩薩，龍樹菩薩的神異傳說是最多的。

第二，他對佛教的貢獻是最為巨大的，他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

第三，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是最高的。

從這三點就知道龍樹菩薩是怎樣的人物。

一、神異傳說最多

「龍樹」，這個名字一聽，就有不一樣的味道，這裡面就有神異傳說，讓人感到很超越。他是他母親在樹下所生，所以以樹來命名；同時，他是龍成其道，大龍菩薩接他到龍宮，成就他的佛道因緣。所以，他這個名字就很奇特，給人神異的想像空間。有關龍樹菩薩的典籍，有一百部之多。龍樹菩薩的典故、傳說特別多，往往都帶有神異色彩，如果講故事，那能講的太多了，現在也有動畫片、小人書，專門介紹龍樹菩薩。當然，如果從歷史考據的角度，你說哪一個真實，哪一個是神話，我們就很難說了。一個人能夠有這麼多神異傳說，顯示這個人不一般，有非常高深的境界，也非常受追蹤。

二、對佛教貢獻最大

龍樹菩薩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大乘佛教方面。龍樹菩薩出生的時候，正值大乘佛教在印度興起，小乘佛教就顯得生命力比較微弱了。在整個大乘佛教當中，龍樹菩薩的貢獻是最為巨大的。可以講，如果沒有龍樹菩薩，大乘佛教就沒有後來乃至今天的局面。整個大乘佛教，是龍樹菩薩開闢了全新的視野、全新的天地，他是這樣一等一的大師。

龍樹菩薩有關大乘佛教的著作非常多，流傳在世的，最有名的就是《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菩提資糧論》以及《易行品》所在的《十住毗婆沙論》，還有其他很多作品。淨土宗的曇鸞大師一開始就是四論的學者。所謂「四論」，就是《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百論》是龍樹菩薩的弟子提婆所寫的。吉藏大師開創的三論宗，也是以龍樹菩薩的《中論》《十二門論》為宗典，加上提婆的《百論》。可見得龍樹菩薩的論典對後世的影響之大。曇鸞大師對龍樹菩薩非常敬仰，稱為「南無本師龍樹尊」，他的《讚阿彌陀佛偈》，最後第 47、48 偈都是讚歎龍樹菩薩的，大家可以去翻看。

三、歷史地位最高

龍樹菩薩被尊為「八宗共祖」「第二佛陀」，這是大乘佛教共傳的。大乘佛教在中國特別興盛，展開了八大宗派，這八大宗派，都以龍樹菩薩作為共同的祖師，每一個宗派都必定在龍樹菩薩的著作裡找到依據，這樣，這個宗派才具有公信力和說服力。在教理上、法脈上如果跟龍樹菩薩攀不上關係，那這一宗派可信度就成問題。如果跟龍樹菩薩攀上關係，「好！這是大聖龍樹菩薩的思想」，就具有說服力。由此可見得他的影響力。

當然，有的宗派依據得多，有的宗派依據得少。我們淨土宗主要依據《易行品》，三論宗主要依據他的二部論著；天臺宗依據得也很少，也是依據一首偈子，就展開了「一心三觀」教理的演繹。

由此也知道，龍樹菩薩的歷史地位是最高的，從古到今，沒有超過龍樹菩薩的，所以稱為「第二佛陀」。就是說，自佛陀入滅之後，沒有人對佛教的貢獻超過龍樹菩薩，人們在他在世時和滅後，對他的敬仰都像對佛陀一樣。

有人說：「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音菩薩、勢至菩薩，不都是大菩薩嗎？」當然是大菩薩，但這些不是歷史人物，他們是他方淨土的菩薩，而龍樹菩薩是歷史人物。

龍樹菩薩出生在南印度，是婆羅門種姓。關於他，有很多傳說。這裡有一篇資料，是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龍樹菩薩傳》。

大師名龍樹菩薩者，出南天竺梵志種也。天聰奇悟，事不再告。在乳哺之中，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典》各四萬偈，偈有四十二字，背誦其文，而領其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世學、藝能、天文、地理、圖緯、秘讖及諸道術，無不悉練。

「天聰奇悟，事不再告」，他天生聰明，有奇特的悟性，任何事情不要講第二遍，直下領悟。

「在乳哺之中，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典》各四萬偈，偈有四十二字，背誦其文，而領其義」，他還在哺乳期，被母親抱在懷裡，聽到印度梵志，就是專門研究宗教學問的人，讀誦印度教最有名的《四韋陀典》，有四萬偈，每偈有四十二個字，算一算就是一百六七十萬字。他在母親懷抱裡聽別人讀，他就會背了，而且道理都懂了。

「弱冠馳名，獨步諸國」，二十歲的時候，他已經名馳五天竺國了。

「世學、藝能、天文、地理、圖緯、秘讖及諸道術，無不悉練」，世間的學問，工藝、德能，天文、地理，正史、正學，包括民間的道術，他沒有不學的，通通都知道。

契友三人，亦是一時之傑。相與議曰：「天下義理，可以開神明、悟幽旨者，吾等盡之矣。復欲何以自娛，騁情極欲，最是一生之樂？然諸梵志道士，勢非王公，何由得之？唯有隱身之術，斯樂可辦。」四人相視，莫逆於心，俱至術家，求隱身法。

他有三位朋友，也是「一時之傑」，也不是凡流，都是非常傑出之人。有一次，和這三個人「相與議曰」，他們在一起討論。

「天下義理，可以開神明、悟幽旨者，吾等盡之矣」，你看這話說得多大啊，天下所有能夠開神悟旨的學問、道理，已經全部學遍了。

「復欲何以自娛，騁情極欲，最是一生之樂」，用什麼辦法，過上最快樂的生活。他們很年輕，少年得志很輕狂，什麼都已經學遍了，打遍天下無敵手了，他們要做最快樂的人。

「然諸梵志道士，勢非王公，何由得之」，「但是我們是婆羅門種姓，天生就是要學道修道的，若想得到天下最大的快樂，從勢力來講，還是王公大臣，他們才有這個勢力」。修行人在山上，必須托缽乞食。那怎麼辦？

「唯有隱身之術，斯樂可辦」，只有不用道士身分，用隱身術，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滿足人生的快樂了。

「四人相視，莫逆於心」，四個人你看我，我看你，「對！這樣好」，大家就很合心意了。

「俱至術家，求隱身法」，他們也不幹好事，沒學到佛法啊。

其四人得術隱身，自在入王宮中，宮中美人皆被侵陵。百餘日後，宮中人有懷妊者，以事白王。王大不悅：「此何不祥，為怪乃爾？」召諸智臣，以謀此事。有舊老

者言：「凡如此事，應有二種，或鬼或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有司守之，斷諸術者。若是術人，足跡自現，可以兵除；若其是鬼，則無跡也。鬼可咒除，人可刀殺。」備法試之，見四人跡，即閉諸門，令數百力士，揮刀空斫，斫殺三人。唯有龍樹，斂身屏氣，依王頭側。王頭側七尺，刀所不至。是時始悟欲為苦本，厭欲心生，發出家願：「若我得脫，當詣沙門，求出家法。」既而得出，入山詣佛塔，出家受戒。

他們學到隱身術之後，就跑到王宮，向宮女行不軌。結果過了一百天，有宮女懷孕了，國王就非常氣憤，找大臣來問。大臣說：「這有兩種可能，要麼就是鬼，所謂的精靈附體；要麼就是隱身術。如果是人所作為的話，就在每一道門裡撒下灰，人過來的話，一定有腳印；如果是鬼的話，就沒腳印。如果是鬼，就唸咒，咒殺他；如果是人，就派力士用刀砍。」於是每一道門裡悄悄把灰一撒，結果他們四個人不曉得，走進去，埋伏的人一看有腳印，就知道是人了，然後把大門一關，派幾百個力士拿著刀在空中亂砍。三位朋友被砍死了，龍樹沒被砍死。他怎麼沒被砍死呢？他聰明得很，躲在國王背後，國王走到哪裡，他就在後面跟著，因為力士不可能拿刀來砍國王，國王四周七尺之內是砍不到的，所以他逃掉了。他由此醒悟了：「欲為苦本，喪身害命啊！最大的禍患無過於此。」於是，發心出家，修學佛法。

這是一段故事，可見得他天性穎悟，非常超越。

「大乘非佛說」之批判

說到這裡，有個問題順便跟大家交流一下，因為我們在佛學院讀書，或者將來大家讀書，會遇到這個問題，如果沒有交待，或許就會動搖。

現在的學者，或者教界、學術界有種很不好的風氣，就是從學問的角度、歷史考據的角度，得出一種批判的結論，叫作「大乘非佛說」。你們知道這個說法嗎？說大乘不是佛講的。如果大乘不是佛講的，我們幹嗎還學習呢？極樂世界還有沒有呢？那我們都在虛假熱鬧一場。這樣的話，我們信仰的根基就斷掉了。當初我看到這些，就知道它對佛教信仰的傷害特別大。現在有些佛學院甚至使用這樣的教科書，這樣的學問、思想、理論侵蝕了很多人的信仰。

關於這一點，在大乘佛教興起的時候，就已經有小乘的法師在批判，他們站在各自宗派的立場上，認為大乘不是佛說的。大乘菩薩祖師著作論典，與小乘法師展開法義辯論。當然，毫無疑問，大乘獲得了全盤勝利，不然的話，大乘佛教就開不出來了。最有名的就是馬鳴、龍樹、無著、天親，這一脈傳承下來。

現代，尤其日本一些做學問的人，他們站在世間考據的立場上，認為大乘經典出現的時間比較晚，比如有的是在佛陀滅後幾百年才出現，以此來推斷，得出一種結論：大乘佛教不是佛所說的。他們的說法也有兩種：一種比較激烈，全盤否定，

認為大乘佛教根本就不是佛所講的。第二種比較溫和，說大乘佛教從歷史、時間的角度來考證，不是佛說；但是，它的道理還是包含在原始佛教《阿含經》這一系列當中，所以它的理論基礎還是佛所說的，只是語言上不是，道理上是。總之，這樣會動搖我們信仰的基礎，因為既然不是佛所講的，那這種信仰就不可靠了。

其實這是個偽命題，他們的依據不正確。有三點：

第一，佛教的境界，超越世間的語言、邏輯、時間序列。用世間做學問的方法來推測、判斷、考證佛教義理，尤其是大乘佛教義理，是不正確的；用人的思維來想像佛法，當然不可能正確，佛教本來是超越世間的。比如佛講一毛塵當中含有三千大千世界，世間人根本就不認為正確，「怎麼可能的事情？一念之中含過去、現在、未來，這怎麼可能呢？」所以，用世間的理論依據、考證方法，無法正確認知佛法。這就好像用中國人的語法規則、讀音標準來衡量外國話，「你這根本就不是人話，說得聽不懂」，這樣有道理嗎？

所以，我們不能以凡夫在這個世間有限的思維來評論大乘佛法。比如阿彌陀佛是無量佛，你用有量怎麼來思維他？佛陀的境界超越了人間的邏輯思維，你拿這些來比量、考據，由於不合你的規矩就加以否定，這是講不通的。

第二，大乘佛教，義理的精深，境界的高遠，慈悲的廣大，智慧的深妙，這些方方面面，完全超越了小乘佛教。這一點，任何接觸大乘經典的人都能夠肯定。

第三，大乘佛教中的佛陀，他的慈悲，他的理論，他廣大深遠的境界，能夠講出這樣教法的人，他就是佛！能夠展現這些，這不是佛，那誰是佛呢？大乘毫無疑問是佛徹底慈悲、圓滿智慧的展露。所以，即使參加考據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大乘教理是從原始經典裡引發出來的。也有人說，這是後代的佛弟子為了追念佛陀，把佛陀的教理作了誇張式的演繹。如果這樣，難道佛陀的弟子反而超過了佛陀本人嗎？這也講不通。我們看大乘經典，它的智慧、慈悲確實廣大，真正能展現出佛陀的本懷，小乘反而這方面比較薄弱。

大乘佛法，從考據的角度怎麼來作正確的解釋呢？這是因為在佛陀時代，佛陀講法有種種的形式，有的顯說，有的秘密說，有的人間說，有的天上說，有的龍宮說，說法的地點、方式都是不可思議的。在佛陀時代，雖然大小乘並說，也並存，也有不同的結集者，但是，在佛滅後幾百年間，因為大乘的根機還沒有普遍成熟，所以大乘經典在人間流行得並不廣泛，只是默默地口耳相傳，傳續下來。大約在佛滅後六七百年間，大乘根機成熟了，大乘經典紛紛應現在世間。後來考據的人會說「你看，這個時候才有大乘經典」，其實不是那個時候才有，是那個時候根機成熟了，就顯現出來了。佛法的顯現、流通就是這樣，什麼時候相應的根機成熟了，相應的經典就展現出來。比如說善導大師的《觀經疏》，難道是今天才造出來的嗎？

顯然不是，它原本就有，只是在中國這一千多年來隱沒了，因為眾生的根機、時節因緣沒有成熟。它就傳到日本，然後回到這裡。很顯然不是日本人造的，它本來就有，在中國的眾經目錄裡就有善導大師《觀經疏》。如果眾經目錄也失傳了，那麼可能有人說，根據考據考證學，這是佛陀滅後兩千多年在日本造出來的，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因為歷史文獻資料不全，不能完整地展現，後代依據這樣的資料來判斷，是不公正的，不全面的。

這是給大家先打個預防針，信心不要被「大乘非佛說」的邪知邪見動搖。如果大乘非佛說，極樂世界也就不存在；如果極樂世界不存在，從古到今那麼多人往生極樂世界，都是騙人的嗎？他們想好了都來騙我們，而且都表演得那麼好，臨死都能表演一下子，說「佛來接了，蓮花來接了」，誰有這麼大的本領？中國人，外國人，連八哥鳥都加入這個欺騙的行列啊？這怎麼可能？

貳、《易行品》簡介

龍樹菩薩這樣一位大菩薩所造的著作，它的權威性不容懷疑。下面我們簡單介紹《易行品》。

一、《十住論》中《易行品》

《易行品》出自龍樹菩薩所撰述的《十住毗婆沙論》，是其中的第九品。《十住毗婆沙論》是鳩摩羅什三藏法師翻譯的，收錄在《大正藏》第二十六冊，是解釋《華嚴經· 十地品》的。「十住」也就是「十地」的意思。它的份量相當龐大，不過現在留存於世的只有十七卷、三十五品，是解釋初地和二地的，後面三地到十地的解釋現在看不到了。

目前遺留下來的這三十五品，大致結構是這樣：第一品是《序品》；第二品是《入初地品》，就進入初地了，到第二十七品《略行品》，這二十六品是解釋初地的，份量相當大；從第二十八品《分別二地業道品》，進入二地，到第三十五品《戒報品》，這八品是解釋二地的。

其中解釋初地的，《易行品》前面有三品，就是第六品、第七品、第八品，這三品是講難行道的內容，第六品是《發菩提心品》，第七品是《調伏心品》，第八品是《阿惟越致相品》。《發菩提心品》教「發心菩提」；《調伏心品》是「伏心菩提」，就是發了菩提心之後要行菩薩道，調伏心念、心性；《阿惟越致相品》明「不退菩提」，說明怎樣達到不退轉地以及不退轉地的相狀、標準是什麼。在《阿惟越致相品》裡就說到，有兩種人，一種叫轉進者，一種叫敗壞者。轉進者在菩薩道的修行當中會不斷升進，

這樣他就可以進入阿惟越致地。敗壞者就是大多數人，不能升進，靠自力修行太困難了，就要敗落，就要毀壞，菩薩根器就會受損失。為了挽救這些人，就轉入第九品《易行品》，讓大家都可以進入阿惟越致地。所以，第九品《易行品》是專說易行的內容。

二、《易行品》別冊刊行

《十住毗婆沙論》跟《大智度論》《中論》這些論典相比，自古以來受人追蹤的程度並不高。不過，其中的《易行品》歷來卻特別受重視。怎麼見得它特別受重視呢？《十住毗婆沙論》雖然有三十五品，但是在古代印度的時候，人們就把《易行品》專門抽出來，作為一個單冊來流通。像我們現在印了一本《淨土宗背誦集》，把淨土宗特別重要的法語抽出來，單冊流通，以顯得它的重要。

《易行品》傳到中國之後，梁朝天監年中，也就是公元 502 年到 519 年，僧佑法師所集的佛教文獻目錄《出三藏記集》卷四中，就列有《初發意菩薩易行法》一卷，說明出自《十住論· 易行品》。有這樣的記載，很顯然在我國六朝時代，《易行品》就單冊流行的。這比善導大師的時代大約早一百幾十年，早曇鸞大師也有七八十年。

三、《易行品》在淨土門中的地位

《易行品》在淨土門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淨土門正依經論之一。《淨土宗聖教集》首先收取了淨土三部經，接下來收取的就是龍樹菩薩的《易行品》，然後是天親菩薩的《往生論》，再下來是曇鸞大師的《往生論註》。所以它在淨土門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打一個比喻。淨土三部經是淨土法門的根本來源之處，就好像雪山上的天池一樣，因為淨土的法義是從三部經流淌出來的。一條大河雖然淌到大海裡，但它是從雪山天池發源的。淨土三部經就是這個雪山天池，很高。但是天池在山頂上，我們不可能爬上去取水；想喝到它，一定要它流下來。

龍樹菩薩的《易行品》，就如同天池的出口、瀑布。如果天池沒有一個出口，那麼裡面的水雖然純淨，雖然甘美，但永遠在雪山之上，我們就喝不到。龍樹菩薩《易行品》等於把這個天池挖了一個口，然後瀑布淌下來。

天親菩薩的《往生論》，就等於這個瀑布淌下來之後，在群山當中蜿蜒流淌。《往生論》的義理是比較精深的，一般人看不太懂，它在山谷裡面，不容易看見。但是《易行品》反而看得很清楚，一條瀑布掛前川，看得很清楚。

《往生論》經過曇鸞大師《往生論註》的解釋，就等於把山谷當中蜿蜒的溪水引出來，把它講得很清楚：仗彌陀的本願力，「凡是生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

諸行，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就把《往生論》的義理完全引導出來，就好像溪水出了山，我們就看得見、夠得著。

道綽大師的《安樂集》，不僅是出了山，也入了平原，就更加平緩了。聖道門，淨土門，我們就可以拿桶去挑上一桶。

善導大師的《觀經疏》等五部九卷，不僅是進入平原了，而且展開了很大的水系，能夠滋潤廣闊的田野，讓我們一般的人在家門口就可以用到水。

淨土宗的發源，一直到最後流入大海，可以通過這個比喻來理解它。我們就知道《易行品》處於發源和根基的位置，對淨土門特別重要。

四、兩重問答之組成

《易行品》是由兩重問答組成的。

第一重問答就是一開篇說「前面講的難行道，《阿惟越致相品》，這一切太難了，時間太久，危險太大，可能我做不到，沒辦法修行，我聽了心裡很擔心。那有沒有易行道呢？如果諸佛所說有易行道，請你跟我講一講」，龍樹菩薩就為他講易行道，講了「十方十佛章」，十方有十尊佛，善德佛等，「稱念他們的名號，就可以得不退轉」。這是第一重。

易行道講完之後，這人按說到此就可以滿足了，但是他又問了第二個問題：「就念這十尊佛嗎？還有沒有別的佛菩薩名號，念了也是易行道？」龍樹菩薩回答第二個問題的時候，就展開了阿彌陀佛的易行。

三、《易行品》要點提示

《易行品》有七個要點，簡單提示一下。

一、《易行品》科判

科判，一般人比較陌生。我們學習教理，最好把科判記在心中。如果你事先讀過《易行品》，就能很好地理解科判，依科判也能提綱挈領地掌握內容。

我們看《易行品》的科判，大約分為兩部分：初，序說；次，正說。所謂序說，就是開頭緣起的部分，就是這部《易行品》的來源，它的緣起，它說法的主要方向，它要解決的問題，對這些作大致的交待。正說就是主要內容的部分。

序說有兩部分：舉難請易，呵問許說。這些名詞，我們在講解的時候再解釋。

正說也有兩部分：總判二道，別明易行。總的先判為難行道、易行道，接下來

特別說明易行道的內容。易行的內容又分為七章：「十方十佛章」「十方諸佛章」「西方一佛章」「過未八佛章」「東方八佛章」「三世諸佛章」「諸大菩薩章」。

二、《易行品》的目標——疾至不退

《易行品》的目標，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今生怎樣疾至不退轉。在現生當中，能夠在大乘菩薩道中獲得不退轉，那就肯定可以成佛了，因為只進不退嘛。所以，第一個目標就是解決不退轉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才安心；這個問題不解決，不能安心。怎麼能保證生生世世修行？退墮了怎麼辦？有很多困難。有人說：「我等到下輩子吧。」下一輩子，以龍樹菩薩來講，這是不可以的，因為下一輩子誰都沒法保證，除非你達到不退轉。進入不退轉之前，這是大事，不能悠悠忽忽。

三、《易行品》的方法——恭敬稱名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要有一個方法。方法當然也有難行和易行，難行我們做不到，大菩薩、上根利智、轉進者才行，敗壞者、下劣者、下根做不到。所以，《易行品》所講的方法就是「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就是稱名，執持名號就可以現生不退轉。

目標是現生不退，方法就是本願稱名。

四、《易行品》的核心——彌陀章

《易行品》雖然不是太長，短短的篇幅，但是它的內容還是很廣泛的。剛才我們講到「十方十佛章」「十方諸佛章」「西方一佛章」「過未八佛章」「東方八佛章」「三世諸佛章」「諸大菩薩章」，有七個章節。說了這麼多的易行，它的核心在哪裡？它的核心在第三「西方一佛章」，也就是「彌陀章」，它的核心是聚焦於阿彌陀佛的易行。

這兩重問答是很明顯的，第一重問答是給出通途的易行，第二重問答是在易行道當中突出彌陀的易行，不然的話，就沒有必要講第二個問答，第一個問答就夠了。你問易行道，已經回答你了。比如說你餓了，問有沒有吃的，就給你吃的。然後你問還有沒有更好吃的。給你端來一盤饅頭，你問還有沒有餃子，顯然是別有目的。所以這個問法，都有他的智慧，龍樹菩薩的解釋確實不一樣。《易行品》的核心在於彌陀的易行，怎麼證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接下來的學習當中了解，這不是個人的情感認識，它是有道理的。

五、《易行品》的判教——「難易二道判」與「本願取意文」

《易行品》有兩個要點，這兩個要點就像兩顆明珠一樣，特別重要。一個就是「難易二道判」，一個就是「本願取意文」。這兩點提前說到這裡，到了相關的文句再來詳細解釋。

「難易二道判」是對整個一代佛教的教判，「本願取意文」是龍樹菩薩以阿彌陀佛的本願易行來建立《易行品》的宗旨。這兩段文，一個是教，一個是宗。判教，是為了立宗，依教來開宗。「難易二道判」是判教的，「本願取意文」是立宗的，這兩段文就擔負了這樣的職責。

「依教」，就是依這個「難易二道判」的易行道之教；「開宗」，就是開出易行的宗旨。

當然，這裡所講的「依教開宗」也好，「判教立宗」也好，和後來中國大乘八大宗派的立宗，意趣是一樣的；但是在展開的方式上，它還不夠完整，不然的話，印度也有八大宗派了，其實印度倒沒有這些宗派。但是《易行品》當中確實有這樣的意涵，也就是說，淨土宗的立教開宗，在龍樹菩薩《易行品》當中已經有了胚芽。

六、《易行品》的撰作目的

龍樹菩薩撰作《易行品》的目的在哪裡？毫無疑問是為了捨難取易。難行道太難，做不到；做不到的放棄，就要選擇易行道。

捨難取易，也是「捨自歸他」。之所以難，是因為自己沒有能力修持，所以就歸向彌陀的救度。

捨自歸他，也是「捨聖歸淨」，捨聖道門，歸入淨土門。

當然，這一點比較含蓄、隱秘一些，也先給出答案。

七、龍樹菩薩本人信仰之歸宿

龍樹菩薩是八宗共祖，所以各宗各派都以自宗為龍樹菩薩的信仰歸宿，「他是信仰我們天臺宗的」「他是信仰我們華嚴宗的，你看《十住毗婆沙論》就是解釋《華嚴經》的」，也有人講「他是信仰我們禪宗的」，都想拉過去。當然我們都可以理解。

究竟說起來，龍樹菩薩本人的信仰，如果從《易行品》來看，他是信仰阿彌陀佛本願救度的。「是故我常念」，「是故我頂禮」，《易行品》中有很多這樣的文句，說明龍樹菩薩的淨土信仰。《楞伽經》中記載：

於南天國中，有大德比丘，

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

為人說我乘，大乘無上法。

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這叫「世尊懸記之文」。懸記，就是說龍樹菩薩還沒有出生，釋迦牟尼佛事先就在經文裡預記有這麼一位大德，他的一生是怎樣的。

「於南天國中，有大德比丘，名龍樹菩薩」，南天竺國有一位大德比丘，名叫龍樹。

「能破有無見」，有見無見，也就是常見斷見，這都是佛教所講的邪見、邊見。在當時的印度，無論是外道，還是佛教裡的小乘佛法，都有所偏離，眾生不是著有，就是著無，不能契於中道，這樣就有龍樹菩薩出世，破斥他們偏邪的見解。

「為人說我乘」，開顯大乘佛法。

「大乘無上法」，不同的人看到這裡，比如天臺、華嚴、禪、密，可能都說「這大乘無上法是講我們密宗的，是講我們禪宗的」，我們看這裡很清楚，「大乘無上法」所講的就是易行道，也就是極樂法。為什麼？下面說「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易行品》就是講歡喜地，就是不退轉地，《易行品》正是解決現生不退的問題。所以，明確說明龍樹菩薩信仰的歸宿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他現生已經是初地的大菩薩，到最後示現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肆、依文釋義

一、標題

《易行品》

龍樹菩薩造　鳩摩羅什譯

標題是非常重要的，能夠概括整部著作的內容，起到標宗明義的作用。「易行品」這個標題，讓人一看就知道它的內容，知道這部著作的核心就是講「易行」。

「易」，是淨土宗的特色，也是淨土宗的眼目。我們稱淨土宗為易行道，根本的來源和最初的提倡，就是龍樹菩薩的《易行品》。所以，這部著作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行」，是指行業、修行、行法。

「品」，是指它是《十住毗婆沙論》當中的一部分。

（一）「易」

先從「易」來講，針對這部《易行品》全部的內容，這個「易」可以分為四個層面：

第一，容易。這是最主要的，顯示它不艱難。

第二，簡易。不複雜，不繁瑣。

第三，平易。平安，不危險。

第四，輕易。很輕鬆就能達到，在修行中不苦惱，是安樂法門。

它的內容有這四種「易」。當然，主要是容易。

（二）「行」

「行」，特指稱名這一行，這個容易。「易」字是修飾語，而行法本身，就是專指稱名這一行，不是指其他。

這個「行」也有兩重：第一重，諸佛易行；第二重，彌陀易行。

除了「彌陀章」彌陀易行之外，其他六章諸佛易行都說得很廣泛。通過諸佛易行，彰顯彌陀易行。為此，龍樹菩薩運用了三種手法。

先是鋪墊。第一重問答展開「十方十佛章」，這一章先起鋪墊作用，為的是把阿彌陀佛這個主角牽引出來。

然後陪襯。第二重問答展開「十方諸佛章」，說「阿彌陀等佛」，以阿彌陀佛作為十方諸佛的代表，十方諸佛作為他的陪襯。所謂「紅花還需綠葉扶」，諸佛是綠葉，阿彌陀佛是紅花，然後獨立地顯示出來，在「西方一佛章」。

最後過渡。後面的「過未八佛章」「東方八佛章」「三世諸佛章」「諸大菩薩章」，既是補充，又是過渡，最後回到《十住論》講說聖道門的有關內容。

易行與難信

對淨土法門，往往有兩種說法，一種就是「易行道」，一種就是「難信法」。《無量壽經》《阿彌陀經》最後都是釋迦佛感嘆難信：「難中之難，無過此難」「為五濁惡世眾生說此難信之法」。

這兩種說法都是對淨土門的說明。比較起來，在判教上，我們用「易行道」，不用「難信法」。說「難信」，首先就有一個「難」字；說「易行」，首先就有一個「易」字：這是它們的區別。

易行道，所謂「易行」，它是一個定義，就是說這個法門是容易的，它的行業就是稱念彌陀名號。「易行」能夠非常簡單明白地說明問題。「易行」是定義，是直明，直接來說明。

而「難信」是一種讚歎和修飾，它主要是讚歎這個法門非常高深，利益非常殊勝，非常容易，不可思議，很難相信；同時它又是個修飾語。

就「易行」和「難信」來講，更側重用「易行」來說明，所以稱為《易行品》。如果稱為《難信品》，大家就覺得太難了，信不了。

「易行」是直接說明，「難信」是從反面顯示。一為正說，一為旁說。「易行」顯示這個法門容易的一面，「難信」顯示這個法門殊勝的一面。所以，這個法門有勝易二德。

祖師大德多數都是從易行入手的，善導大師說「就行立信」，龍樹菩薩在這裡所講的也是捨難取易。

「難信」，有的人就對這一點作了過度的解釋，或者說誇張的解讀：「這個怎麼怎麼難信啊，要信到什麼程度啊，你要有什麼樣的感應啊，你要有什麼樣的體會啊。」這就是無事生事了，本來的易行法，由此障礙重重。這是不善說法。

要知道，「難信」這個修飾語，是為反顯，實則是一種讚歎。

難信難以契入，那就從易行入手。善導大師說「就行立信」，用稱名這種易行，來建立殊勝的信心，很簡單。雖然講「難信之法」，如果能就行立信，這個信就不難。只要你能稱名，「眾生稱念，必得往生」，「眾生稱念」就是「就行」，「必得往生」就是「立信」。「言『南無』者，即是歸命；言『阿彌陀佛』即是其行」，六字名號裡也有「就行立信」。所以，我們捨難取易，從「執持稱名號」入手。比如有很多老菩薩，你講那麼多，她不懂的，你說念佛就一定能往生，念佛有種種好處，她就念佛了。這正是「暗合道妙，潛通佛智」，這樣，殊勝的利益自然就包含在其中了。所以，如果從易行入手的話，能夠迴避不必要的牽扯。

（三）「品」

「品」，也是一般的佛經都有的。總體的這一部經，就稱為「一部」；這一部當中分為多少卷，比如《十住毗婆沙論》就有十七卷；卷再往下細分，就分為多少品，這十七卷裡有三十五品：這就從部到卷，從卷到品。

品下面可以分為多少章，比如《易行品》這一品裡有七章。

（四）「造」

「龍樹菩薩造　鳩摩羅什譯」。「造」和「譯」是佛門經常用的，這也是有規範的。

佛所說的經典，叫「佛說」。菩薩所著的論，稱為「造」。一般造論的都是菩薩，像龍樹菩薩、天親菩薩。佛法傳到中國之後，祖師大德著書弘揚，一般不會用「造」

這個字，一般用「撰」，就是撰寫，如「某某撰」；或者用「述」，「述而不作」的「述」；或者用「集記」，「沙門善導集記」。現在的人，一般用「編」或者「著」。

「鳩摩羅什譯」，這是從印度翻譯過來的，就稱為「譯」。

佛說，菩薩造論，祖師大德撰、述、集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

佛為什麼不寫經

有人認為佛經是佛所寫的。佛經是佛寫的嗎？不是。佛為什麼不寫經啊？

老子寫了一部經叫《道德經》，我們不能想像佛會來寫經。經典不是佛所寫的，佛只是說，說完之後，由弟子結集下來，才有佛經。

佛為什麼不寫經呢？寫經，跟佛是不相應的。佛這種大智、大慧、大覺，不可能拿筆來寫經的，那是等而下之的作為。因為佛的這種慈悲、智慧，如天普覆，如地均載，像天地一樣，我們能想像老天會拿筆來寫字嗎？不可能的。

佛是無我、無作。他無我，沒有必要寫經。他講經是因為眾生有需要，有問題來請問，他就回答。而這種回答就像什麼？就像鐘一樣，有扣則鳴，不扣不鳴。你來叩，鐘就發出聲音；你不叩，它不會自己響。寫文章，沒人問，自己就拿筆來寫，弟子可以這樣做，佛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為佛是無我的。

如果你要寫，就有痕跡，所以佛在世間行化眾生，毫無痕跡，沒有任何造作，真正是無我、無作。

也無敵。比如寫論，寫論是因為有某種觀點跟我敵對，我寫論來破斥他。對佛來講，一切眾生都是他慈愛的對象，他是無敵的，完全是慈悲的。

佛在世間這種示現，就像老天爺一樣。人可以去栽樹，無法想像老天去栽樹，但是所有的樹都是老天長出來的，對不對？

佛要撫育億萬生靈，他根本用不著去寫文章，完全不落痕跡，而且佛說：「我一生說了這麼多的法，沒有說過一個字。」那何況還來寫書呢？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像的。

二、序說

《易行品》大分為序說和正說兩部分。序說也分為兩部分：（一）舉難請易；（二）呵問許說。

「舉難請易」和「呵問許說」是編者所加的，根據這一部分內容，總結出一個小標題，讓我們容易了解。

（一）舉難請易

「舉難請易」就是先舉出難行道，然後說「這個難行道太難了，請問有沒有易行道」，這叫「舉難請易」。舉難的目的不是為了問難行道，而是要問易行道。

舉難從「問曰」開始，這前面一大部分都是舉出難行道的相狀，最後一句「是故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願你跟我講」，這一句話才是請易。這是「舉難請易」。

《易行品》是由兩重問答構成的，這裡是第一重問答。

1. 舉難

問曰：

是阿惟越致菩薩，初事如先說。

「阿惟越致」又叫阿毗跋致，翻譯過來叫作「不退轉」，不退轉地的菩薩。不退轉是非常重要的，佛道長遠，如果達到不退轉的話，那就會感到安心。如果沒有達到不退轉，就有可能退轉，這就有危險。所以首先以不退轉為目標，先成為阿惟越致菩薩。

「初事如先說」，「初事」就是基本的要求、條件，或者說它的根本內容。「如先說」就是前面第六品、第七品、第八品的內容。第六品是《發菩提心品》，第七品是《調伏心品》，第八品是《阿惟越致相品》，這些阿惟越致菩薩的基本要求、基本內容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接著把前面說的總結了一下：

「至阿惟越致地者，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

加了引號。引號裡面有三個字特別標了出來，突出重點。「諸、久、墮」這三個字，是難行的三個方面。

「至阿惟越致地者」，要達到不退轉地的修行人，有幾個條件。

「行諸難行」，用了「諸」字，這是一個難，「舉難請易」，這個難就舉出來了。「諸」就是多，八萬四千法門、六度萬行就稱為多，種種法門都要修行。這是起因修行方面的難。

「久乃可得」，在修行過程當中，並不是說修個三五天、三五年，或者三輩子、五輩子，不是這麼短的時間就行的。「久」，是指長久大劫，或者說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得佛果，一大阿僧祇劫得不退轉。所以，這是非常長久的時間，在生生世世輪迴當中修行。這是修行過程方面的難。

那麼結果呢，也有難度，「或墮聲聞、辟支佛地」，不一定能走到最後的目的地，不一定能達到阿惟越致地，半路上就墮落到聲聞、辟支佛地。

第一，起步就很難，這是行體之難，就是所修行的行法本身，它的內容是困難的；第二，過程當中的久遠，這樣的難也是時節之難；第三，效果、目的，就是功效方面的難：有這三方面的難。

若爾者，是大衰患。如《助道法》中說：

若墮聲聞地，及辟支佛地，是名菩薩死，則失一切利。
若墮於地獄，不生如是畏；若墮二乘地，則為大怖畏。
墮於地獄中，畢竟得至佛；若墮二乘地，畢竟遮佛道。
佛自於經中，解說如是事。如人貪壽者，斬首則大畏。
菩薩亦如是，若於聲聞地，及辟支佛地，應生大怖畏。

「若爾者，是大衰患」，如果這樣的話，就墮落聲聞、辟支佛地了，這是一個大的衰損，大的過患。

「如《助道法》中說」，《助道法》是龍樹菩薩的另一部著作《菩提資糧論》當中的第三卷。

下面就引用《助道法》來說明為什麼是大衰患。這裡對「墮聲聞、辟支佛地」用的幾個形容詞，讓我們觸目驚心。

一個是「菩薩死」。墮落聲聞、辟支佛地了，就是菩薩死掉了。聲聞地就是指阿羅漢，修四諦法門證悟阿羅漢果，稱為聲聞地。辟支佛地就是緣覺地，修行十二因緣法，覺悟菩提，就稱為辟支佛地。這兩種依我們來看，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得個阿羅漢、辟支佛多厲害啊！但是這裡說「是名菩薩死，則失一切利」。

另一個形容詞是「大怖畏」，即使墮於地獄，還「不生如是畏」，如果你下了地獄，還不生這樣的畏懼；「若墮二乘地，則為大怖畏」。我們各位如果墮入地獄，那就毛骨悚然了。如果墮入二乘地，「啊！那好啊，升上去了，沒有如是畏啊」。為什麼這裡作這樣的一個比喻，把墮地獄跟成就阿羅漢來比，說墮入地獄還不怎麼害怕，「若墮二乘地，則為大怖畏」？這裡用「大怖畏」，不是一般的怖畏，而是很大的怖畏、恐怖、畏懼。

下面就說明理由了：

「墮於地獄中，畢竟得至佛」，即使墮入地獄，將來還會輪迴，還會到人道，到了人道還有機會聽聞佛法。雖然時間很漫長，很遙遠，還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到最後畢竟還可以成佛。

「若墮二乘地，畢竟遮佛道」，如果成為阿羅漢——這裡講的是定性聲聞，就是灰身滅智，所謂「焦芽敗種」，菩提心的芽已經燒焦了，永遠長不出樹苗了。如果成了二乘，就好像焦芽敗種，就像芝麻炒熟了一樣，炒熟了是好吃一點，但是就是

個自了漢。菩提心就是佛種，這個佛種如果成了定性聲聞阿羅漢，等於是把它炒熟了，灰身滅智，這樣的種子，來年就長不出芽，就不能成佛了，那就很怖畏了。如果這個種子留著，哪怕肚子餓一點也沒關係，借一點糧食也可以活命，明年還有收穫。這裡就作了這個比喻。

「佛自於經中，解說如是事」，這是佛自己在經中所說的。

底下打了個譬喻來說明：

「如人貪壽者，斬首則大畏」，如果一個人貪惜壽命的話，你要割他的頭，他就很害怕了。

「菩薩亦如是」，菩薩愛樂成佛的功德，這個成佛功德，菩提心就是他的頭，如果把他這個斬掉，讓他成了聲聞、緣覺，那等於是割了菩薩的頭，他就不能成佛，這樣他就有很大的怖畏。

2. 請易

前面是舉難，下面就請易。

是故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

「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若」字顯示不定，就是說問的人也不清楚，但是他希望有個易行道。到底有沒有？如果沒有怎麼辦？那就沒辦法了；如果有，「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

這個易行道，說了三個詞：一個是「疾」，疾就是快；一個是「得至」；一個是「方便」。這三個詞是和前面相對應的：前面說「久乃可得」，這裡說「疾」，「我不要那麼長久，要快一點」；到底快到什麼程度？第二說「得至」，前面說「或墮聲聞、辟支佛地」，那不行，「要保證我肯定能到達阿惟越致地」；第三說「方便」，方便是針對前面的「行諸難行」，「我不要諸難行，我要有方便的」。這三個詞雖然在一句話中，但是和前面有番對關係。

「願為說之」，如果這樣的話，你就跟我說。

這裡易行道的具體內容雖然還沒有展現出來，但如果跟前面難行道相比的話，它必須是不艱難的，必須是不需要長久時間的，必須是沒有墮落風險的，必須是能方便到達不退轉地的。

這個問題，我們在心中有沒有問出來啊？一個人在修行，如果沒有問到這樣的問題，底下就不要說了。如果能問到這樣的問題，這個人就可以得救了。往往有的人在佛門裡待了多少年，很艱苦地用功修行，心裡總是隱隱約約有一個問題：「這太難了！到底有沒有易行道呢？」只要真正有心求道，這個問題是萬人共通的。

對一個無常觀很深的人說多少生多少世以後能得解脫，他就會覺得這要等到什麼時候！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何況說幾萬劫之後。如果這個人罪惡感很深，就會說：「這個我達不到，很難啊，一墮落就不得了！」這樣的人，一定會在心中自問。

「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我願聽之啊！」有這樣的心，你的根機就開始成熟了。佛菩薩度眾生非常善巧，這時候，你很可能就遇到一本書——《慧淨法師講演集》，又遇到一本書——《阿彌陀經核心講記》。這其實是佛菩薩安排給你的，因為你到了這個時候，一定會遇到這樣的法緣；如果遇不到，說明你的根機還沒有成熟。

這裡這樣問，有很大的恩德。這一問也是我們每個人內心的疑問。仔細體會，我們都有這樣一個聲音，都有這樣一個小鼓槌在敲，「咚咚咚」，來叩問。所以「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

一個人如果很驕慢，認為自己很能修行，他會問這個問題嗎？根本就問不出來。他會說：「好啊，難行道！我正想大幹一場，以顯示我挺厲害。修諸難行，有多少？」「八萬四千。」「八萬四千我可以啊！」「久乃可得！」「沒關係啊，我下輩子下輩子還可以修。」這就是無常觀不深，罪惡感也不強，這就是比較肯定自我的人。當然，也可能他是這樣的根器，但大多數都是對自我用了放大鏡。

難行道難到什麼程度？最好把前面的幾品也看一看，《發菩提心品》《調伏心品》《阿惟越致相品》，好好學一學，看一看到底難到什麼程度。

這樣問，就代表眾生正在渴求。

（二）呵問許說

答曰：

如汝所說，是儜弱怯劣，無有大心，非是丈夫志幹之言也。

龍樹菩薩很會答，「呵問許說」，他不隨便給你說，「你想問我，先來挨一棒子」。

1. 呵問

「呵」是呵責、呵斥。先呵斥你的問，然後再把答案給你，許可你，告訴你。這是菩薩的智慧，也是菩薩的慈悲。這裡的呵問許說有兩重，龍樹菩薩隨著這個人來問，呵斥之後又再次呵斥。

(1) 初呵

這裡先呵斥：「如汝所說，是儜弱怯劣，無有大心，非是丈夫志幹之言也。」

先是批評他，用了三句話：第一句「儜弱怯劣」，這四個字都是不太好的。「儜」是站不直的，「弱」是沒有力氣的，「怯」是很膽小的，「劣」是下劣的，不殊勝的。第二句「無有大心」，心也小，膽也小，智慧也小，修行也弱，根機也劣，發心也發不起來，無有大心。第三句「非是丈夫志幹之言」，不是大丈夫，非是志幹之言。「志幹」就是有志氣，有毅力，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叫「丈夫志幹之言」。「但是你這樣說，那是太卑劣了，不是大丈夫氣概」。

何以故？若人發願，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未得阿惟越致，於其中間，應不惜身命，晝夜精進，如救頭燃。

如果有人發願求無上正等正覺，還沒有到達不退轉地，應該怎麼辦？也講了三句話：「不惜身命」，一條命獻出去；「晝夜精進」，白天晚上不休息；「如救頭燃」，像頭上著了火，急欲熄滅一樣。

如《助道》中說：

菩薩未得至，阿惟越致地，
應常勤精進，猶如救頭燃。
荷負於重擔，為求菩提故，
常應勤精進，不生懈怠心。
若求聲聞乘，辟支佛乘者，
但為成己利，常應勤精進。
何況於菩薩，自度亦度彼，
於此二乘人，億倍應精進。

這四首偈子，「精進」就說了四次，每一首都有。第一首說「應常勤精進」，第二首說「常應勤精進」，第三首說「常應勤精進」，第四首說「億倍應精進」，這種精進程度，是我們不能想像的。

首先說，菩薩沒有到達阿惟越致地，應該精進；精進的程度，就像頭上著了火，馬上就要把它熄掉，不可能停下來。

「荷負於重擔」，《無量壽經》言「荷負群生，為之重擔」，這為什麼呢？因為不光是拯救自己的生死，還要幫一切眾生挑負起他們在生死輪迴路上的業障重擔，不是挑一個人、兩個人的，是一切眾生的生死重擔都要挑起來，像地藏王菩薩一樣，「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每個墮入地獄的人，我都要下去救他」，這才叫發菩提心，這樣行菩薩道當然非常不容易。

「為求菩提故，常應勤精進」，這麼大的任務，任重道遠，懶洋洋的能行嗎？不發大心、不修大行是不可能的。為了自己一個人尚且都要努力修行，何況是為了荷

負一切眾生的重擔？

「不生懈怠心」，不可以有半絲半毫的懈怠。

「若求聲聞乘，辟支佛乘者，但為成己利」，只是為了自己的解脫，解決自己一個人的問題，那都要「常應勤精進」，都不可以懈怠。我們不要談阿羅漢，那不是我們的境界，大家可能看過《了凡四訓》，以袁了凡那樣的修行，他能修到哪裡去？頂多就是人天乘。他每天拿了功過格來記錄自己的善惡，晚上對著上天祈禱：「我白天做了哪些善事，犯了哪些錯誤。」他的修行在一般人看來就非常了不起了。像袁了凡那樣的修行，如果跟阿羅漢的修行比，要達到阿羅漢的境地，能達得到嗎？相差不止萬億倍。只為得到人天的小利，還要那樣做，我們都做不到的。所以《安樂集》說「五戒十善，持得者甚稀」，即使像袁了凡那樣的，都已經非常少了。

蓮池大師在杭州的時候說過，「杭州城每天這麼多人熙熙攘攘，一日一夜死去多少人？這當中能夠生天的，千百人中，尚無一個」。所以，我們不要以為難行道是簡單容易的事情。有的居士在家裡磕了幾個頭，就覺得腰酸背痛，「我很精進啊，今天我磕了多少個頭，今天我念了多少萬聲佛號」，就感覺自己很精進了，其實這都根本談不上，像撓癢癢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比較，袁了凡那樣精進，只是得到人天的利益；若求聲聞乘、辟支佛乘，真正得到解脫的利益，那還差十萬八千里。

阿羅漢「但為成己利」，是這樣精進，他跟菩薩比呢？「何況於菩薩，自度亦度彼」，菩薩自己要解脫生死輪迴，成就佛道，還要度一切眾生成就佛道，那麼，「於此二乘人，億倍應精進」。

這個世間再怎樣難行苦行，頂多也就是阿羅漢的根機，也就成就這樣一點果報。有的人在山裡打坐，不吃飯，只吃松子，只吃松針，身上長綠毛，那都算不了什麼，那跟菩薩修道的精進程度沒法比。

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難行度，遠遠超過我們的思議。

這是第一重呵斥。

(2)再呵

第二重，接下來又呵斥他了。第一重呵斥是先呵斥後舉經證，第二重呵斥是先舉經證後呵斥。

行大乘者，佛如是說：「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汝言「阿惟越致地，是法甚難，久乃可得，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

「行大乘者，佛如是說」，如果發了大菩提心、想做菩薩的話，佛這樣說。先舉佛證。

「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我第一次讀到這句話，真的是非常震撼。行菩薩道的難度，難到什麼程度？發願求佛道，要比我們舉起三千大千世界還要困難啊！這個擔子非常重。這裡所講的也是要「荷負群生，為之重擔」。我們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因為眾生的共業。我們發願求佛道，要成就淨土的話，就要把我們這個世界的共業都能消掉，這樣才能帶眾生到我們的淨土去，那豈不是跟舉起三千大千世界一樣！就是說，整個三千大千世界廣大的眾生，他們的業障我們都要承擔起來，都要把它淨化掉，然後成就自己的淨土，所以這個難度是非常大的。

從這個比喻就知道，難行道到底有多難，就不要想了。不要說舉三千大千世界，就舉個喜馬拉雅山，我們可以嗎？

這是先舉佛所說的話來形容它的難度，接下來又來呵斥他：「汝言阿惟越致地，是法甚難，久乃可得」，「這是你講的話」。先引用。

「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你想請問易行道，是乃怯弱下劣之言」，又把這個詞拿來說一遍，「非是大人志幹之說」。前面說「非是丈夫」，這裡說「非是大人」，就是說我們是下劣的根機。

2. 許說

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

這第二重呵斥，引用的話比較奇特，「是法甚難，久乃可得」，前面怎麼講呢？「行諸難行，久乃可得」，但是「或墮聲聞、辟支佛地」這句話就沒有引用。為什麼不引用？因為這句話是要解決的問題，這句話是不要呵斥的。正是因為龍樹菩薩不引用這句話，就知道是要把他救活。因為他正是擔心自己墮落聲聞、辟支佛地，所以他發心求易行道。

從這裡就知道，龍樹菩薩對他這種發心是肯定的，「你怕墮落聲聞、緣覺，你願意成佛道，這個當然要鼓勵、支援」。「只是說太難了，時間太久了，我想快一點」，所以接下來「許說」：

「汝若必欲聞此方便」，「若」，如果，龍樹菩薩為了跟他說易行道，先呵責了兩次，到這裡還沒有馬上說，還加一個「若」。這個「若」，意思是「再考問你一次，你是不是拿定主意了」。「必欲聞」，「你一定要聽的話」。先呵斥兩次，現在還要給他把把關：「如果你一定要聽聞的話」。

「今當說之」,「我才跟你說」。

說法規則

這也是跟別人宣說這個法門的規則。我們現在是別人還沒「必欲聞之」，我們就把他的耳朵拎來，急著跟他講,「我必欲說之」，他一聽就要吵嘴了。我們這樣做就會起矛盾。

龍樹菩薩那樣說就沒有矛盾，對方「必欲聞之」，才跟他「今當說之」。他如果不是必欲聞之，你跟他一講，他說「哪有那麼回事？哪有那麼簡單容易的事情？」他根本就沒有到這個時候。

他如果說「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者，願為說之」，那就可以說。他如果認為這個易行道太容易了，你就馬上告訴他：「行菩薩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你要如救頭燃，要晝夜精進，要不惜身命。你既然行菩薩道，你怎麼能怕死？」

龍樹菩薩的答問是非常有智慧的。也有學僧在問，為什麼要先呵問、後許說？這確實值得我們探究。他首先並不是很歡喜地就跟他說，而是把他狠狠地呵斥一番，然後才跟他說。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可以講是一個手段，體現了龍樹菩薩的智慧和慈悲。這個呵斥不是真的呵斥，呵斥是一種方便。如果真的呵斥他「你不可以這樣，你這樣是不應該的」，那接著就不要講易行道的內容了。他呵斥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珍惜、重視這個法，能夠聞法入心，更好地貫徹執行。「你真的要聽嗎？你是不是真的要聽？好，你真的要聽，今當說之。」

前面呵斥說：「你這樣不行啊！你這樣非是丈夫志幹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你是小心量、小心眼，沒發大心，軟骨頭，你沒有常精進，你這樣要修菩薩道，那是不可能的！你這樣怎麼可以？哎，那你還要聽嗎？」有的人一聽之後，「那我不聽了，我去幹別的」，這就很虛假了，「我這面子過不去，那不行，我要去做大菩薩，我要發丈夫志幹之言」，那龍樹菩薩就要掉眼淚了，所以他說「你必欲聽之，我才跟你說」。

龍樹菩薩這裡的呵問，呵不是真呵，呵是方便。

順他方便與調機方便

方便有兩種，一種叫順他方便，一種叫調機方便。

什麼叫順他方便？首先《易行品》是《十住論》當中的一部分。《十住論》本身是解釋聖道門的，是《華嚴經》十地菩薩十地的狀態，它本身是解釋聖道門理論的，在解釋的時候，當然要順著聖道門基本的規則，來讚歎發菩提心、行菩薩道，這是通途教理。因為這是它的立場，是它釋義的大框架決定的，這是順他。其次是順我們凡夫眾生的根機。眾生的根機一般來講自力都很堅固，我執比較重，所以順這種

根機來講。我們都自以為了不起，特別是初學佛的。「既然這樣，那就順你講，你想修難行道，就把難行道的內容好好來說明」，然後說難行道很難做到。

所謂調機方便，就是有利於調化眾生的根機。俗話說「不撞南牆不回頭，不見棺材不流淚，不到黃河不死心」，這裡龍樹菩薩講的，就是讓你見黃河，讓你見棺材，讓你撞南牆。難行道，難難難！讓你看看自己行不行，讓你知道即使把頭撞碎，也過不了這面牆，你這才說「哎呀，我要回頭了」。所以，這裡是調機方便，讓我們知道我們不是難行道的根機。「你看，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你行嗎？」

「聲聞或二乘，但為成己利，常應勤精進。何況於菩薩，自度亦度彼，於此二乘人，億倍應精進。你做得到嗎？這些做不到，好，你必欲聞之，我就給你講」。所以這是調機方便，通過一次再次的呵問，進一步加深印象，強化對機的深信。問的人有了機深信了，說：「哎呀，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那我做不到，又很危險，如果有易行道，你跟我說吧。」

他基本具足了機深信，可是龍樹菩薩還是沒放過他，進一步讓他加深認識，使勁勒他一下：「你看，看清楚！」強化機深信，最後為法深信作鋪墊。接下來的內容，就非常容易展開了。

這一點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如果我們跟別人講這個法門，就應該見機行事。

淨土法門正當其時

龍樹菩薩說易行道之前是非常慎重的，再三勘驗求道的人：「你是不是心理上準備好了？你是不是確實認定自己是個怯弱下劣、無有大心之人？是不是確實認定你所說非是丈夫志幹之言？如果你認定了，你也確實發了這樣的心，汝若必欲聞此方便，那我才跟你說。」這是一個說法的規則。那是不是說我們今天碰到人都這樣去勘驗一下、考問一下呢？以我們今天的時代來講，也到了這個時代。人類歷史的發展，和個人的心路歷程往往是一個等比例放大的關係。如同小孩子從初生下來，然後慢慢成長一樣，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也差不多，一種思想的成熟也是這樣。個人和整個時代，和所有眾生是相互關聯的。

就我們個人求道的心路歷程來講，和整個佛法傳到中國也有類似之處，只是規模大小不同。比如說，佛教初傳中國，第一步工作是什麼？翻譯經典。接下來就是格義，那個時候雖然經典翻譯過來了，中國人還不能正確理解，佛經當中這些語言所表達的是什麼，只能借助漢語的一些習慣的表達方式，這叫格義。用老莊的玄學思想來比附著理解，然後再慢慢完成本土化。接下來思維就開始成熟了，對這些經教作出判教，然後建立宗派，完全本土化，吸收成為自己獨立的東西，再不斷發展，擴散開來。

想一想我們每個人自己，也是一樣的。初次聽到佛的經典，首先就是翻譯，怎樣把它落實到心中，先有一個簡單的翻譯，從語言文字上搞明白；可是它的甚深道理不容易明白，這個時候我們也會有一個格義，按照我們本身能夠理解的世間道理來理解佛法；然後完成本土化，就是跟我們自己的生活、心歷要能結合，要成為我們自己的東西，這就像佛教來到中國的本土化一樣；然後我們要消化吸收，這就好像到了隋唐時代，將佛法成為自己本有的東西，才可以如魚得水。

從個人角度來說，通過這樣了解之後，發現雖然經典理解了，也能夠講，可是修行起來，往往感到很困難。這個時候個人就會提出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易行道？如果有易行道，易行疾至不退轉地，那我願意學這個法門。

從時代角度來說，佛法傳到中國，經過兩千多年，從經典翻譯，到格義，到本土化，到判教，到立宗，然後到修行，經過宋元明清，到了現在這個時代。如果把整個歷史過程看成一個人，他已經感覺到自己修行毫無力量。到了這個他力的時代，整個時代就在呼喚說「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這句話在《易行品》當中是個人所說的；但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應該聽到它是一個時代共同的聲音。因為佛教傳到中國兩千多年，已經走過了前面學佛的過程了，大家都已經感受到末法時代修行很困難，所以它是一個時代共同的聲音。對於這樣的聲音，我們今天的回答還是那句話：「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

所以，現在我們弘揚這個法門是正當其時，因為大家如果一定要聽的話，我們就要來講這個法門了。也就是在這個大的背景下，才有善導大師這個法義再次顯現。我們這樣來說，有緣的人遇到，他就來聽聞；還有的人或許因緣不具足，他聽到之後不相應。

這是我們對「今當說之」，從時代的立場上，在整體佛教流傳的過程當中來作說明。

接下來，龍樹菩薩就正式展開解說。

三、正說

正說是和前面的序說相對應的。龍樹菩薩造《易行品》，有種種的演說方式，序說和正說就是一對。序說就是先勾動你的心，先勘驗你，先調化你，先誘導你。接下來是正說，正說分為理說和事說。「總判二道」是理說，難易二道判就是說一個道理；「別明易行」是事說，十方十佛易行、十方諸佛易行、西方一佛易行，舉出事實的例證。

也分為法說和譬說。「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

道乘船則樂」，這就是譬說，用譬喻來說明；「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這就是法說。法說直接展開法義，譬說是通過譬喻來說明。

也有總說和別說。總說就是總判二道，別說就是專門來說明易行。

還有正說和旁說。阿彌陀佛的易行，「西方一佛章」，是龍樹菩薩所要正說的內容；其他六章都是附帶的，旁說的。

還有廣說和略說。「西方一佛章」，內容非常翔實，有 32 首偈子、128 句，這就是廣說；其他諸佛往往一筆帶過，就是略說。

當然，也有真實說和方便說。

所以，龍樹菩薩從種種的角度、立場，用種種的說法方式「今當說之」。

「總判二道」和「別明易行」是一對分科，總的把釋迦牟尼佛所說的無量法門大判為兩種：難行道與易行道。難行道的內容在前面幾品已經說過了，這裡就略而不談，而特別就易行道加以說明，也就知道《易行品》的重點是顯示易行。所以，「總判二道」並沒有對難行道講別的，一句就帶過了，「或有勤行精進」。底下叫「別明易行」。

這樣一看就明白《易行品》的重點所在。

（一）總判二道

1. 譬說

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

總判二道，先是舉一個譬喻。龍樹菩薩「今當說之」後面並沒有直接說「你要聞此方便，那我告訴你吧：阿彌陀佛，念他的名號，就一定不退轉」，沒有這樣說。他先是從道理上說明，然後再舉事實；舉事實也不是一步到台口，先是舉「十方十佛章」，作一個善巧的鋪墊，逐漸過渡到阿彌陀佛的本願稱名。他這種說法非常善巧，很有智慧。他先講了一個大概的理路，這就是理；說這個道理，也不是乾巴巴地說，而是舉世間常見的事例來作譬喻，以近喻遠，以淺見深，用淺近、可見的事例來指向、譬喻，引發我們對佛法甚深道理的理解。我們一聽，很容易懂。世間的道路不一樣，有難有易。用世間所見的正常現象來比方、類推：所謂難，就像陸道步行，「陸道步行則苦」，陸地上靠自己走路，這個極其辛苦、困難；所謂易，就像水道乘船，「水道乘船則樂」。

在龍樹菩薩的時代，可選擇的交通方式不多，要麼就走路，頂多騎馬、坐轎子。如果靠他力，騎馬就是靠畜力，坐轎子就是靠人力。其實最舒適、最安樂、最快速也最普及的，就是乘船了，所以這裡提出「水道乘船則樂」。

李白詩中的難易二道

有很多古詩，對「陸道步行則苦」也有描述。大家可以讀兩首，一首是李白的《蜀道難》,「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第二首是李白的《行路難》。

《行路難》共有三首，這裡選了幾句，可以看作「陸道步行則苦」的一個側證。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想過黃河吧，冰把河凍滿了；想登太行山吧，大雪也封了山。這不是行路難嗎？

「多歧路，今安在？」道路茫茫，岔道無量無邊，往哪裡走啊？我現在身在何處啊？就修行來講，也是一樣：一打開佛經，八萬四千法門,「多歧路，今安在？我要往哪裡走？我要如何修行下去？」

行路難，歸去來！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行路難，歸去來」,「唉！只有回家嘍」。

對我們念佛人來說,「行路難，歸去來」就是要回到彌陀的淨土。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大道非常寬闊，像青天一樣展露在面前，但是只有我一個人走不出去。如果講佛法,「大道如青天」，很多法門，但是我們都出不去。

這些話描寫的是李白的心路歷程，跟佛法修行也很相應。

就「水上乘船則樂」，也有幾句詩，剛才兩首裡面也有兩句很好：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這一聽，還有行路難那種陰天的感覺嗎？馬上就天晴了。「長風破浪」，那一定是坐船啊，乘長風破萬里浪。

「直掛雲帆濟滄海」，就好像一葉帆船,「雲帆」，好像在雲中一樣，很高遠，很飄逸，好像雲中之君來推動它一樣，能夠濟度滄海的眾生。這個比喻，只能用在易行道乘船的法門當中，這一聽，我們心裡非常舒暢。

所以，各位啊，在這個世界聖道修行很困難,「行路難！行路難！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修行沒有力量,「多歧路，今安在？」如果我們各位能夠好好念佛，那自然就會有下面這兩句話：「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當我們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乘上六字名號大願船，不是「長風破浪」嗎？到了極樂世界，我們怎麼樣？迴入娑婆度化眾生，不是「直掛雲帆濟滄海」嗎？從極樂世界回到娑婆世界，那是從天上來的船啊,「直掛雲帆濟滄海」，三界的苦海我們來濟度！所以，有念佛

的豪邁氣概，有易行道給我們撐腰壯膽，有阿彌陀佛為我們作保證，這兩句古詩讀起來就特別有味道。

李白還有兩首詩，非常普及，我也講過，經常讓我們想到易行道乘船的法門。第一首就是《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李白說他早晨辭別白帝城，正是朝霞初露的時候，他的目標是到千里以外的江陵。雖然有千里之遙，但早晨出發，下午就到了，「千里江陵一日還」，沒過晚上。後面兩句話，特別有詩意：

「兩岸猿聲啼不住」，從長江過來這一路上，兩邊的高山上都有猿猴啼叫，那猿猴長嘯的聲音還在耳邊迴響，「輕舟已過萬重山」，這一葉輕舟就很快地過了千重萬重山了。你想想有多快，聽起來很過癮，這也是顯示易行道的安樂、快速。

還有一首詩——《望天門山》，也是李白寫的：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
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天門中斷楚江開」，李白寫詩非常氣派，「天門」是天門山，天門山本來是連綿不斷的，但是中間突然切斷了。是什麼切斷的呢？「天門中斷楚江開」，一條大江給它衝開了。「楚」就是楚國，湖北、安徽這一帶。這句話很有氣派，很有力量。「碧水東流」，長江的水向東浩浩蕩蕩而去，但是到了天門山的時候，它並不往東走了，切開天門山，急速地轉彎，「至此回」。

「兩岸青山相對出」，船走到這裡，從遠處看，兩岸青山像兩扇門一樣，相對著一邊一個，聳立出來。

「孤帆一片日邊來」，這簡直太美了！你看，遙遠的天際，兩岸青山，一條碧水，開闊的江面，「孤帆一片日邊來」。太陽要落山，或是要出山，正跟江面很接近的時候，有一條船，一張小小的帆，從太陽的方向往這邊駛來。這也能顯示易行道那種高遠的境界。

2. 法說

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

為什麼說「菩薩道」呢？因為《易行品》是要解決墮落二乘地的問題，所以當然

是說菩薩道了。二乘地，聲聞、緣覺，被稱為「墮」，「是名菩薩死」，也就略而不談。

(1)難行

「或有勤行精進」，這是指聖道門的修行，在此土靠自力修行證悟聖果，這就是難行道，也是「陸路步行則苦」。

「勤行精進」的「勤行」是什麼程度呢？前面說過了，「不惜身命，如救頭燃」；「精進」又是什麼程度呢？和二乘比，「何況於菩薩，自度亦度彼，於此二乘人，億倍應精進」。

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了解「精進」的幾個階層：

世間的人，一般都是悠悠忽忽的，根本就沒有用心在行善積德、人生境界的提高上，就是糊里糊塗過日子。生下來就吃喝拉撒睡，男女飲食，繁衍後代，跟動物也沒什麼區別。

在這些人當中，有人要追求來世的安樂，他就努力精進地修行，比如說袁了凡，對一般人來講，他就算是非常用功了。他每天記功過格，白天做了什麼錯事，晚上向上天禱告，「我哪裡不對，我要懺悔，我要改正」。相對一般人來講，那都是精進千萬倍了。但如果相對阿羅漢，這個離解脫還早得很，只不過是得人天福報。

袁了凡的修行頂多到欲界天，欲界天上面還有色界天，色界天上面還有無色界天，差得太遠了。要四禪八定，一步步慢慢往上修，即使到了無色界的非想非非想處天，最高天的境界，壽命八萬大劫，都不能出三界，都沒有用。如果要出離三界的話，阿羅漢的修行要比求人天福報億倍精進。這又是一個檔次。

阿羅漢只不過是為了求自利，尚且「常應勤精進」，如果是菩薩，菩薩的修行是「自度亦度彼」，應該億倍於阿羅漢的精進。所以這種勤行精進的難度，是幾何級增長，億萬倍又億萬倍，難以想像。

(2)易行

「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這就是易行道。關於這個易行道，有幾個字眼我們需要說明一下，「信、方便、易行、疾至」，這七個字，跟上面問的問題，「是故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易行」兩個字有了；「疾得至阿惟越致地」，「疾至」兩個字有了；「方便者」，「方便」兩個字也有了。問的話有六個字——「易行、疾至、方便」，這裡龍樹菩薩回答「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你看「易行、疾至、方便」這六個字，是從上面的問題搬過來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一個「信」字。也就是說，易行、疾至、方便是存在的，就看你信還是不信。

所謂易行道，其實就是你信和不信的問題。因為太易行、太疾至、太方便了，

「你能相信，我就有，就能給你」。為了讓他相信，先舉一個世間道的例子，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這個你能相信吧？」通過這個比喻引導他，「你要信！」「疾至阿惟越致」，很好理解，快速到達不退轉。

這裡的「信、方便、易行」，有三種讀法：一是分為三段讀，「信/方便/易行」；二是分為兩段讀，「信方便/易行」，或者「信/方便易行」；三是把三個詞讀在一起，「信方便易行」。這三種讀法會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大致差不多。比如這裡讀成「信/方便/易行疾至」，就有幾種理解：以信為方便，信本身就是一個方便的手段。再一種理解就是，信，信什麼？信有一種方便，信是能信，方便是所信。如果就「信方便」來講，信本身就是方便；然後信什麼？信有一種方便，這種方便能跟下面所講的「易行疾至」貫通。

龍樹菩薩在這裡也只是大致地說了一下。「信」是信什麼？它的內容沒有說出來，信體沒有說；「方便」，什麼是方便？也沒有說，方便之體也沒有說出來；「易行」，到底什麼是易行？也沒有說易行之體：這三方面都沒有說。

其實我們要知道，這三者的體都是名號，後面都說出來了。信什麼？信名號；名號是什麼？是救度眾生的究竟方便；名號為什麼是究竟方便？因為稱名易行，它能救度我們：易行之體是名號，方便之體也是名號，信之體還是名號。

淨土門教判源頭

這段「難易二道判之文」，是淨土門的教判源頭。講到淨土門教判，首先就是難易二道判，接下來才有曇鸞大師的自他二力判，然後是道綽大師的聖淨二門判，然後善導大師才有細判，所以這裡是發源的地方，是淨土門建立的根本，是淨土門的根基。

佛法有無量門，包括小乘和大乘。而本章所講的重點，是在菩薩道，所以是就菩薩道來說明的。菩薩道大分為二，難行道與易行道。若就我們今天來講，即使聲聞乘，也是難行道，但是跟龍樹菩薩這裡所講的稍微有點區別。難行道是「勤行精進」的法門，易行道是「易行疾至」的法門。

三番相對

難行道就有三種難：「諸、久、墮」。就是「修諸難行」的「諸」，「久乃可得」的「久」，「或墮聲聞、辟支佛地」的「墮」。

反過來，易行道與這三個字對應的，叫「一、速、必」。

「一」就是唯一，不需要修諸難行。「諸」就是八萬四千法門、六度萬行，如果修難行道，這些都要修的。易行道只要稱名，這一個行法，叫「一」。

「速」是和「久」相對應的。如果修難行道，就要三大阿僧祇劫，一大阿僧祇劫入不退轉，這很久，累劫長久地修行。如果修易行道，就很快速，「速滿足功德大寶海」，「疾至阿惟越致地」，「現生不退」，快速到這一輩子就解決，甚至快速到「三念五念佛來迎」，甚至快速到當下一念，「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即得往生，住不退轉」：這是「速」。

「必」是必然、必定，沒有墮落的危險，必得往生，必得不退，即入必定。

難行道是陸道步行，易行道是水上乘船，難行道就是苦，易行道就是樂。這當中有幾番相對，首先我們說到「諸、久、墮」和「一、速、必」，這是三番相對。

七種相對

還有七種相對：一是難和易相對，難行道、易行道。二是水道和陸道相對，水和陸。三是步行和乘船相對。四是自力和他力相對，步行就是靠自力，乘船就是靠佛力。五是苦樂相對，靠自力如陸道步行當然就苦，靠佛力就是乘阿彌陀佛大願船，「水上乘船則樂」。六是行和信相對，難行道「勤行精進」，是靠修行；易行道其實就是你的信心，因為彌陀的救度是現成的，你信了就是你的，你願意相信，你願意往生，你願意念佛，那你就往生決定。七是「久」和「疾」相對，「久」就是時間長久，「疾」就是時間快速。

難易二道判的啟發

龍樹菩薩分判難易二道，給我們很多啟發。

第一，它是淨土門教判的初源。淨土法門稱為易行道，最早說在哪裡？是誰說的？就是龍樹菩薩在《易行品》裡說的，這是發源的地方。淨土法門經常也說是乘船的法門，「阿彌陀佛大願船」，「六字名號大願船」，這個譬喻最早是誰說的？龍樹菩薩；在哪裡說的？就在這裡說的，所謂「乘船則樂」。後面說「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也是講阿彌陀佛的乘船法門。這樣說完之後，後面的人代代相承。

第二，易行道也是菩薩道。一講到佛教修行，一般人就想到是難行道，佛教給人的感覺都是難行道，難行苦行。「你修行成佛，哪能那麼輕輕鬆鬆、快快樂樂的？一定要進深山老林，剃頭，打坐，喝泉水，吃松針，夜不倒單，捨身飼虎，雪山斷臂，這樣難行能行」，一般的觀念就是這樣，給人的印象也是這樣。龍樹菩薩在這裡說了，菩薩有兩種：一種是難行道的菩薩，苦修苦行的菩薩；一種是易行道的菩薩，安樂易行的菩薩。難行苦行是菩薩，但是這種菩薩有一種危險，可能會墮落。為什麼？太難了。萬一修不上去，受了挫折，「算了，我別修了，菩薩道太難了，我就做自了漢吧」，這樣就墮落了。很難，又很苦，收穫成效還不大，還有可能會墮

落：難行道的菩薩就是這樣的。易行道的菩薩呢，既容易，又安樂，還不會有墮落的風險，只升不墮。

各位，你們是要選擇做哪一種菩薩？易行道。選擇易行道，菩薩的名號照樣封給你，你也是菩薩。「你這個菩薩怎麼就這麼好當，我那個菩薩怎麼就那麼難當呢？」當然，法門不一樣。我們這個菩薩是好當的，易行道的菩薩。所以各位，如果你們學這個法門，就是凡夫菩薩格。龍樹菩薩這裡的開示，給我們很大的信心。同樣是佛法，同樣是菩薩道，但是修行的過程完全不一樣，效果也完全不一樣。

龍樹菩薩在這裡所講的，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易行道固然是針對那些不堪勤行精進的人，但即使是有能力勤行精進的人，也願意入易行道。走路走得很辛苦，雖然可以到達目的地，但如果有船的話，誰那麼傻，不坐免費的船？往船上一坐，乘江流而下，當然誰都願意。所以說，上根利智、勤行精進的大菩薩尚且都要入易行道——像龍樹菩薩本身就這樣，他說「是故我常念」——我們這些人當然就更要入易行道，因為我們不堪難行道。

第三，分判難易二道的目的，是引導我們捨難取易、捨自歸他、捨苦入樂。

（二）別明易行

接下來有三個字，「如偈說」。理上已經說完了，下面就舉事，「別明易行」。

1. 十方十佛章（為蓮故花，為實施權）

在「別明易行」當中，龍樹菩薩沒有直接說阿彌陀佛的易行，而是先說了「十方十佛章」。下面有兩個小標題：「為蓮故花，為實施權」。

「為蓮故花」的「蓮」，是蓮子的意思。我們現在說蓮花，往往說在一起，蓮花就是結蓮子的花，為了收穫蓮子而開蓮花，叫「為蓮故花」。「故」就是所以，所以要有蓮花，就是為了得到蓮子。蓮花開了之後，時間很短暫，看一下而已；那麼蓮子呢，可以作食品，可以作藥品。蓮子是一個真實的結果，花是一個過渡的階段。雖然花開得很好看，但是重點不在花上，而是在蓮子上，這叫「為蓮故花」。

這個「蓮」代表什麼呢？就是指阿彌陀佛的本願稱名。為了講說阿彌陀佛的易行道，先說十方十佛的易行道。十方十佛的易行道像蓮花一樣，孕育阿彌陀佛的易行道，包在裡面，這叫「為蓮故花」。

「為蓮故花」，這個階段還是花苞的階段，蓮子還看不見。「十方十佛」這一章裡面，沒有把阿彌陀佛的名號說出來，就好像蓮花包著，還沒看見蓮子。

這也叫「為實施權」。「實」就是真實，為了講說真實的法門，先施設方便權巧的法門。「權」就是權宜之計，不是真實的，是過渡式的。這一章就是為了鋪墊，阿

彌陀佛的本願稱名出來之前，先要有一些鋪墊，這是菩薩說法的善巧。

這是第一個階段。

東方善德佛，南栴檀德佛，
西無量明佛，北方相德佛，
東南無憂德，西南寶施佛，
西北華德佛，東北三乘行，
下方明德佛，上方廣眾德，
如是諸世尊，今現在十方。

十方列了十尊佛的名號。

以恭敬心執持名號

接下來這首偈子很重要：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
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如果要快速到達不退轉，這就是目標。下面就是方法：

「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以恭敬心執持名號就是方法。如果配對前面「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就明顯可知：所謂「信」，就是指恭敬心；所謂「方便易行」就是指「執持稱名號」。所以，易行之體是什麼？名號。信心之體是什麼？名號。這就看得很清楚，因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跟前面「疾至阿惟越致地」是一樣的。

《大經》說「謙敬聞奉行」，和這裡的意思也是一樣的。「謙敬」，這裡說「恭敬心」，也就是機法兩種深信。龍樹菩薩前面一次再次地呵責，然後說「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這就是建立機深信，為法深信作鋪墊。這裡說「應以恭敬心」，只有深刻地體認到自己儜弱下劣，「無有大心，非是丈夫志幹之言」，不能勤行精進，是這樣一個敗壞者，才能對這個法門特別渴望，「必欲聞之」，這樣，恭敬心就非常圓滿，非常具足。這樣「執持稱名號」，就能相應於這個法門。所以這裡的「恭敬心」，也就是「謙敬聞奉行」。「謙」是自謙，對自己要有正確認識，放下驕慢，放下身段；「敬」是敬他，敬仰阿彌陀佛的救度。「謙敬」，具有這樣的心態，自己謙下，佛高高在上，我們頂禮尊重，完全依靠，完全仰投，這樣，聽到彌陀名號救度的法門，就會聞而奉行，也就是「執持稱名號」，這樣就「踴躍大歡喜」，一聽到彌陀救

度，「太好了！有這麼好的法門！」就跟這個法非常相應。不「謙敬聞奉行」，就不會「踴躍大歡喜」，反而是大惱火，「啊？這麼簡單？這麼容易就往生啦？」因為自己的執見非常深重，「憍慢弊懈怠，難以信此法」，把自己看得過高，認為自己很有修持，很有能力，這樣反而是弊惡、懈怠之相，很難相信易行道的法門。

稱名得現生不退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

「若人」這裡改為「若菩薩」，這個細節給我們很大的鼓舞。「若人」就是一般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就是說他設計的目標是所有的眾生；但是這樣的人，他欲疾至不退轉地，他就是菩薩。我們說「凡夫菩薩格」，就在這個地方。這是易行道的菩薩，不是難行道的菩薩，是安樂門的菩薩，是「即入必定」、不退轉的菩薩。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疾至」的「疾」，快速到什麼程度呢？就這句話來講，「於此身」，於今生的生命就要達到不退轉。這個人看來也是個急性子，不能等待多生多劫之後。淨土宗說「現生不退」，教理的來源就是龍樹菩薩《易行品》這裡的文句。意義非常明了，沒有什麼歧義，沒有別的解釋。

「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這裡講了稱名。念佛是怎麼念呢？就是指稱名念佛。念佛有多種，有實相念佛、無相念佛、觀想念佛、觀像念佛，這些念佛都屬於難行；而唯有稱名念佛是易行，所以龍樹菩薩易行道所講的念佛，是稱名念佛。

「凡夫菩薩格」是靠法門的優勢

剛才說到從「若人」到「若菩薩」，這裡是有利益在當中的，直接這樣轉換過來，就給我們利益，說明我們所修的是菩薩道。因為不墮於二乘，這個「菩薩」稱號就直接封給我們了，我們就直接有這個利益了；如果墮於二乘，就不能稱為菩薩了。

前面說「無有大心」「非是丈夫」「非是大人志幹之說」，這樣的人，現在居然無有大心而有大心，非是丈夫而成丈夫，不是大人而為大人，雖是凡夫而成菩薩，這些利益從哪裡來呢？完全是法門利益的緣故，不是他個人發了這樣的大心。從他本身的根機來講，「你無有大心，你承認吧？」「我承認，我無有大心。」「你非是丈夫，你承認吧？」「我承認，我非是丈夫。」「你非是志幹之言，你承不承認？」「我承認。」「你怯弱下劣，是不是這樣？」「是這樣。」承認之後，龍樹菩薩再三地問，

「你是不是必然要聽？」好，聽完之後，這個時候，就反而稱他什麼呢？稱他「若菩薩」。菩薩就是發了菩提心，就是有大心，有丈夫志幹，那是靠什麼呢？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而是靠這個法門的優勢，所謂法門利益。

雖然是儜弱下劣，但是契入這個法門，就可以稱為「菩薩」，所謂「凡夫菩薩格」。如果以這樣的角度來讀，讀到四十八願中菩薩的稱呼，讀到《觀經》裡「若念佛者，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不僅是菩薩，而且是觀世音、大勢至這個級別的，這樣想起來就感到很尊貴。

於此身疾至不退

龍樹菩薩先作了難易二道的總判，接下來說明易行。說明易行當中，先說十方十佛的易行，這叫「為蓮故花，為實施權」。這段文最後一首偈語，「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其中第一句有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是「若人疾欲至」，「欲」「疾」這兩個字的次序不一樣。「欲疾至」比較正確。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這句話對前面的偈語有幾點進一步的說明：前面說「若人」，這裡說「若菩薩」；前面只是說「疾至不退轉」，這裡說「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那就非常明顯，所謂不退轉，是現生不退，是在此生得道的；「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前面「執持稱名號」，這裡說「稱其名號」。

(1)東方無憂世界善德佛

如《寶月童子所問經．阿惟越致品》中說：「佛告寶月：東方去此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無憂。其地平坦，七寶合成。紫磨金縷，交絡道界。寶樹羅列，以為莊嚴。無有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道及諸難處。清淨無穢，無有沙礫、瓦石、山陵、堆阜、深坑、幽壑。天常雨華，以布其地。」

這個世界叫作無憂，一聽這個名字就歡喜。我們這裡憂惱太多了。

如來十號

時世有佛，號曰善德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這裡列了如來的十號。佛有十號，十號圓滿。佛有無量德，也有無量德號。每種稱號都能反映如來一方面的德，我們簡略地解釋一下，大家聽到之後，會覺得非常歡喜。

「如來」這兩個字，就是「乘如實道而來成正覺」，詞典是這麼解釋的。「如」就是真理的意思，所謂「真如實相」，如如不動。真理是不改變的，不動搖的，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恆常如是；此界、他方、十方界都沒有改變，真理不管在哪裡都一樣。「如」就是不動；「來」就是示現而來，就是運動。「如來」，「如」就是真理，佛是從真理而來成就正覺的，他不是從這個世間而來的。就好像太陽的光線從哪裡來？從太陽那裡來的，給我們溫暖，給我們能量。

佛來到這個世間，是從真理而來的。我們是怎麼來的？我們不是如來，我們是罪來、業來、苦來、障來、惡來。佛是從真理界，影現在這個世間，所以稱為如來。「如」是不動，不動還又能動，這就不可思議了。我們覺得這很矛盾，「如」是不動，就不能「來」，來了就不能「如」。佛不是這樣，佛是如而來，來而如。像天上的明月，它是如；影現在萬水當中，就是來。你說它有來嗎？它沒來，還在天上；你說沒有來嗎？已影現在水中了。所以佛影現在十方眾生的心中，影現在十方國土，佛就是如而來、來而如。佛這種不動而遍至十方的大威德、大神通，這種應化十方的教化功能，從他的稱號就能知道。

「應供」，應受人天供養。因為佛具有這樣的德能、慈悲、智慧、神通道力，功德圓滿，斷證二德悉皆圓滿，所以應受人天普同供養。什麼叫斷德呢？就是煩惱全部斷盡。什麼叫證德呢？一切功德悉皆證悟圓滿。斷證二德，作為菩薩來說還沒有圓滿。斷，斷煩惱還沒斷盡，無明還有最後一品，這指的是最高位的菩薩；證果也沒有圓滿，福德智慧都沒有圓滿。所以佛稱為「應供」，這是跟他的德完全相應的。他這種應供，倒不是說貪求我們的供養，是因為他有這樣的功德、恩德和慈悲，所以我們也應當去供養禮拜十方諸佛，這種供養對眾生有大利益。佛是最殊勝、最豐厚的福田，如果我們去供養禮拜，哪怕是微小的一舉手、一合掌，都可以得到巨大的功德利益。像《法華經》裡所說的，「乃至一合掌，乃至一低頭，皆共成佛道」。所以，這個應供倒不是佛說「你要供養我」，而是說佛這樣的大福田，我們應當去禮拜、恭敬，可以得大利益。

「正遍知」也是形容佛的德。有兩種知，一種是正知，一種是遍知，正而不邪，遍而不偏，沒有缺陷。正知就是了解一切法的體性，萬法皆具空性，這是正知，它是對法的根本認識。遍知是對法的具體相狀的認知。比如說萬法皆空，桌子是空性，這本書、這尊佛像、這座房子，一切山河大地，都是空性。但是你如果只知道它們的空性，體性平等，可是對於它們細微的相狀不完全了解的話，那還不是正遍知。比如什麼色彩，什麼質料，它多少壽命，它從哪裡來，它怎樣組合，它有什麼功能、作用，等等這一切，佛沒有不知道的，稱為遍知。這叫正遍知。阿羅漢、開悟了的祖師大德，他們是正知，他們悟得空性，但是他們不能遍知。比如眾生的前世是什

麼，父母是誰，他們是什麼因緣，對這些是不能完全知道的。阿羅漢有正知，但是所知的有限；菩薩也不能遍知，所知也有限；只有佛稱為正遍知。

「明行足」，「足」是滿足、圓滿的意思。「明」「行」，這兩點都圓滿了。「明」就是三明六通。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行」就是身口二業的修行。「明」是內心的智慧，明照一切；「行」是行德，就是福德修行。佛是在智慧、福德這兩方面都圓滿，福慧兩足尊，稱為明行足，所謂「福智圓滿」。有福沒有慧，這樣就是癡福，「修福不修慧，像身掛瓔珞」，有的大象很有福報，國王很寵愛牠，給牠披掛著瓔珞，受人們鼓樂歡迎，這是有福無智。「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缽」，羅漢有智慧，已經出離生死了，可是有的羅漢出去乞食的時候，居然托回空缽，他沒有修福報。佛不一樣，佛是福慧兩足尊，明行足。

「善逝」，又叫「好去」。「逝」就是現在講的逝世。一個人來到這個世間，攪合一大堆，走的時候都有很多業障。而佛應化世間，來無所來，去的時候也沒有任何痕跡，寂然入滅，歸入涅槃，所以稱為善逝。不帶一點點不善，也沒有任何牽掛。就像水裡的影子，水很清靜，影子就顯示出來；如果水被遮障了，影子自然也就顯示不出來。對於影子來說，顯示出來也好，沒有顯示出來也好，都毫無牽掛，沒有任何滯礙。佛來到世間度眾生，不像凡夫，還貪求長壽。佛是一切隨緣，無我無作，他整個一生的行跡充分顯示這些。讀到佛的臨涅槃，我們都會很感動。佛那種智慧、悲心，那種自然無造作，徹底顯現出來，稱為「善逝」。

「世間解」，世間有有情世間，還有無情世間。有情世間就是眾生，四聖、六凡，這屬於有情世間；無情世間就是山河大地、此界他方。總之，佛對有情、無情的世間，一切沒有不明了的。

「無上士」，人有下士、中士、上士、無上士。無上士就是佛，他的功德、智慧、慈悲最圓滿，無人超越，稱為「無上士」。

「調御丈夫」，「調」是調化，「御」是駕御，「丈夫」顯示勇猛有力，堪作依靠，就是說佛可以調化一切眾生，能夠駕御一切眾生，能夠帶領眾生進入涅槃境界，就稱為「調御丈夫」。我們凡夫，自己能調化自己嗎？調化不了。自己能駕御自己嗎？駕御不了。發脾氣了就沒辦法，使勁要發，「我也沒辦法啊」，貪瞋癡沒辦法調御。佛能調御一切眾生，稱為「調御丈夫」。所以，任何人如果遇到佛，那真是大福報。

「天人師」，佛是無師自悟，堪做一切天人師表、師範、導師，引導一切天人歸入涅槃解脫境界。人，這個世間地球上的人，他方的人。天，有各種天：四天王天、帝釋天、大梵天、大自在天。在外道當中，天就是最高的了。天帝福德非常大，一般人只有跪拜的分。但是這些天人，乃至天王，乃至大自在天王，最高的，見了佛都是要恭敬的，因為他們都在三界之內，仍然要向佛學習，而佛也會慈悲地教導。

「佛」就是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阿羅漢只是自覺；菩薩不僅自覺，而且覺他，但是沒有圓滿；佛，自覺和覺悟他人都達到了圓滿的境地，稱為「佛」。

「世尊」，有這樣的德，為世間一切人天共同尊重，稱為「世尊」。

這是佛的十號。

身相光明

大菩薩眾，恭敬圍繞。身相光色，如燃大金山，如大珍寶聚。

佛的身相光明、顏色非常閃亮，「如燃大金山」，好像大的金山都燃著了。金色本來就很晃耀，金色的山燃燒之後，融化了，然後流淌過來，一片金色。

「如大珍寶聚」，像很多珍寶聚在一起，這是顯示佛這種身色的清淨。金色代表清淨，代表無染污，代表明耀顯赫。

說法清淨

為諸大眾，演說正法。初、中、後善，有辭有義，所說不雜，具足清淨，如實不失。

對佛演說法，用幾個詞來形容。「初、中、後善」，就是從始至終都是善辭善義，這是真正的善始善終，叫「初、中、後善」。有的人說法，開始說得不錯，到最後就不行了；有的人最後還可以，開始又不行。佛說法從一開始到最後，就是初、中、後善，他說法四十九年，所有法會都是純善的。

「有辭有義」，內容和形式都達到圓滿。「辭」就是文辭表現形式，「義」就是義理。

「所說不雜」，佛所說的，純淨、純善，絕對不雜世間的染污。佛即使說世間語言，也都是直接通達佛法的。我們就不行，都是散心雜話，雜染、染污、雜毒。

「具足清淨，如實不失」，都是如實的，不會有任何缺失。

何謂不失？不失地水火風，不失欲界、色界、無色界，不失色受想行識。

地水火風是四大，欲界、色界、無色界是三界，色受想行識是五蘊。所謂不失，就是佛說法時，把這一切萬法，通過這些分類，自然收納進來，沒有遺漏。

成佛多劫

寶月，是佛成道以來，過六十億劫。

這一聽，我們真是短命啊！善德佛成道以來多長時間了？六十億劫。他的弟子壽命肯定至少也是四十億劫。

又其佛國，晝夜無異，但以此間閻浮提日月歲數，說彼劫壽。

這個無憂國的國土沒有白天晚上，沒有日月星辰，那怎麼說六十億劫呢？是以我們這個世界日月歲數來比較說明的。

佛光利益

其佛光明，常照世界。於一說法，令無量無邊千萬億阿僧祇眾生住無生法忍，倍此人數得住初忍、第二、第三忍。

善德佛一說法，就有無量無邊阿僧祇眾生得證無生法忍，比這更多、成倍的眾生得初忍、第二忍、第三忍。就這麼容易得無生法忍。在我們這裡說得再多，也很難得這個利益。跟這些他方淨土的眾生來比，我們就像智障學校的兒童一樣。釋迦牟尼佛是勇猛丈夫，來到這個世間，為五濁惡世眾生說此難信之法。為什麼？因為我們的腦袋太笨拙了，太不靈光了。他方佛土佛一說法，多少多少眾生得無生法忍，咱們這個地方聽了半天也不知道說什麼。如果要比較的話，諸位專修念佛法門，可能拿去跟十方淨土的眾生還有得一比，因為我們聽聞佛的名號，也是得了不退轉；雖然是凡夫地，沒有得到聖人地的不退轉，但好歹也是不退轉，這樣就是娑婆世界的優秀產品，可以拿出去比一比。不然怎麼比？跟他方國土沒法比。

寶月，其佛本願力故，若有他方眾生，於先佛所種諸善根，是佛但以光明觸身，即得無生法忍。

如果在別的佛那裡結了緣，種了善根，善德佛佛光一照到他，他馬上就開悟，得無生法忍。所謂生忍、法忍、無生法忍。「忍」是忍可，不是忍耐的意思。對於無生法，一切萬法本來無生的法，心中已經決定透達，沒有滯礙，這叫無生法忍。我們都不能夠安忍，「怎麼會無我呢？那怎麼可能？怎麼會無生呢？苗不是長了嗎，花不是開了嗎？阿羅漢講無生，那你不吃飯啊？你不是生了又死了嗎？」我們對無生法心中沒有真正認可，它跟我們的心是不相應的。所謂「無生法忍」，就是說一切萬法本來無生，這種真理的境界，這種萬法本來的狀態，內心完全相應，能如實修行相應，沒有任何疑惑、障礙，這叫無生法忍。如果真的透達無生法忍，那真是大菩薩，神通無礙，不是嘴上講講。

信者不退

寶月，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佛名能信受者，即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餘九佛事，皆亦如是。

聽到這尊善德佛的名號，你能信受的話，那就不退轉。其他九佛也一樣，看你跟哪一尊佛有緣。栴檀德佛，你聽到如果能信受，就不退轉；無量明佛，如果能信受，也不退轉。如果與十尊佛都有緣，那更厲害，都不退轉。

名號利益

今當解說諸佛名號及國土名號。

善德者：其德淳善，但有安樂，非如諸天龍神福德，惑惱眾生。

下面就簡單地解說一下。佛菩薩這種德、這種善，是淳厚、純淨、淳和的善，沒有任何惱害眾生的地方，只會給眾生帶來無量的安樂利益。不像一些諸天龍神，他們也有大福德，像龍宮那麼莊嚴漂亮，有些寶藏，但是這些諸天龍神的福德，有時候會惑惱眾生，給眾生帶來災害。有的是毒龍，牠一不高興，噴水就淹了你；如果發生海嘯，那就更不好了。諸天有時候也會惱害眾生。

世間也是一樣。有的大老闆很有錢，很有福德，但是他惑惱眾生。「惑」就是讓你起迷惑顛倒，「惱」就是給你惱害。有人看到人家的寶馬車，就拿小鐵釘劃它一下。他為什麼這樣？惑惱啊，心裡起苦惱：「你怎麼開這麼好的車，我就開不著？」心裡不平衡。「惑」就是不明事理，看到人家這樣，心裡起貪染心、嫉妒心，起煩惱，這不就是明顯的福德惑惱眾生嗎？生意做得好，有錢，這樣的福德並不能帶給眾生利益，反而讓人們心裡起競爭、鬥爭、不平、憤恨、仇視，這就是惑惱眾生。

(2)南方歡喜世界栴檀德佛

栴檀德者：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歡喜，佛號栴檀德，今現在說法。譬如栴檀，香而清涼，彼佛名稱遠聞，如香流布，滅除眾生三毒火熱，令得清涼。

這聽起來更舒服了。這名字一聽，好啊，歡喜世界！栴檀香是一切香裡面最好的，它香而清涼。這個香你聞到之後，不會被染污，而一般的香聞到之後會被染污。

供佛一定要用好香。不好的香，聞到之後讓人很濁染，很昏沉，心裡往下墮，這就不好。娑婆世界所有的香，都沒有能超過栴檀香的，「香而清涼」，讓你心裡很

透，就好像萬里晴空，就好像秋天清涼的風吹來一樣，心中清涼。

「彼佛名稱遠聞」，栴檀德佛的名聲傳播得非常遠，「如香流布」，像香氣一樣流通布滿。香氣，它的流布是什麼樣的狀態，你看不見，但是能聞得到，它不會影響你，瀰漫在你的周圍。佛的德，你也看不見，但是真實存在，你用心就能感受得到，就能聞得到，它就瀰漫在你的周圍，如香流布。

「滅除眾生三毒火熱」，聽到這尊佛的名號，貪瞋癡三毒的心當下就滅除了。比如我們很多人正在那裡著急，或者在那裡發脾氣，或者為什麼事在憂心，或者惱恨，這時候他怎麼辦？「你念佛吧。」「好，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念不到五分鐘，心慢慢就平復了。你看，這效果不是很明顯嗎？佛號如栴檀香，給你清涼。聞而清涼，把你的三毒火熱就滅除了。那你念別的能行嗎？不行。有很多人就因為這樣，開始念佛，喜歡念佛。不過也有人問題來了就開始念佛，念好了之後就不念了，這樣的也比較多。

佛有這樣的實德，沒有信心的話，你就感受不到；有信心的話，這話讀完之後，也不需要多深的理解，就是讀一遍，「譬如栴檀，香而清涼，彼佛名稱遠聞，如香流布，滅除眾生三毒火熱，令得清涼」，讀到這裡，心馬上就涼爽下來，不會那麼熱惱。

(3)西方善解世界無量明佛

無量明佛者：西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善解，佛號無量明，今現在說法。其佛身光及智慧明，照無量無邊。

「無量明」是指兩種：一是指佛本身的光明，這叫身光，就是色身的光明；二是指佛心中的智慧光明。身光、心光都是明。

(4)北方不可動世界相德佛

相德佛者：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不可動，佛名相德，今現在說法。其佛福德高顯，猶如幢相。

為什麼叫相德呢？這尊佛的福德非常高大顯赫，好像幢相高豎一樣。立幢是印度的一種風俗，顯示殊勝、高妙，就做一個高幢。在中國就是立牌坊，中國人要表揚某種德，就立個大牌坊。過去沒有高層建築，一個大牌坊一立，很高，一看，這是表揚誰的。在印度就立一個幢，幢相很高。

(5)東南方月明世界無憂德佛

無憂德者：東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月明，佛號無憂德，今現在說法。其佛神德，令諸天人無有憂愁。

跟在這尊佛後面，只有快樂，沒有憂愁，叫無憂德。「世界名月明」，你看這些世界都多好，一個個名字多好聽：「無憂」「歡喜」「善解」「不可動」「月明」。我們娑婆世界，不要說別的，就這名字聽起來夠難聽的：娑婆世界，堪忍世界，苦惱世界，五濁惡世，你們還願意在這裡待嗎？一晚上都不願意待了。

(6)西南方眾相世界寶施佛

寶施佛者：西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眾相，佛號寶施，今現在說法。其佛以諸無漏根、力、覺道等寶，常施眾生。

「過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佛說話，空間距離跨得非常遠，境界非常廣大。佛是此界他方無有不知，所謂「有世界名眾相」，其他宗教經典裡能翻出來嗎？其他宗教頂多說天上，天上有牛奶，遍地淌著，你隨便喝。當然，這是說明這種福德，這種物質生活或者精神生活，但沒有那麼豐富。你看佛所講的法，像這裡，一講起來到哪裡？過此西南方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

「佛號寶施」，「施」是施捨，「寶」是寶物，拿寶物給人家。怎麼施捨呢？「今現在說法」，「其佛以諸無漏根、力、覺道等寶，常施眾生」。我們眾生所修的一切善根福德，都是有漏的。無漏顯示它清淨、真實。「根」就是五根，「力」就是五力，「覺」就是七覺支（七菩提分），「道」就是八聖道分，合稱三十七道品。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簡稱根、力、覺、道。就是說，以佛法之寶，常施眾生。《無量壽經》裡阿彌陀佛怎麼說？「我於無量劫，不為大施主，普濟諸貧苦，誓不成等覺」，也是以佛法無漏根、力、覺、道等寶常施眾生，給我們眾生功德法財，而不僅僅是給我們世間的財寶。這裡的大施主，就是施給我們解脫成佛的利益。

阿彌陀佛不同方向的展現

這裡所講的，比如無憂德佛、無量明佛、善德佛、栴檀德佛所有這些功德，都包含在阿彌陀佛名號當中，它們都是阿彌陀佛功德裡的一部分，我們聽了都歡喜。好像一個玲瓏剔透的鑽石一樣，各個方向都會閃出不同的光，這些佛就好像阿彌陀佛這顆鑽石不同方向的光閃現一樣。我們聽到這裡，也就更加喜歡念阿彌陀佛。

(7)西北方眾音世界華德佛

華德佛者：西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眾音，佛號華德，今現在說法。其佛色身，猶如妙華，其德無量。

為什麼叫華德呢？「其佛色身，猶如妙華，其德無量」，他的色身非常美妙，就用花來比喻，用妙花來形容。

(8)東北方安隱世界三乘行佛

三乘行佛者：東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安隱，佛號三乘行，今現在說法。其佛常說聲聞行、辟支佛行、諸菩薩行。有人言，說上、中、下精進故，號為三乘行。

為什麼叫三乘行呢？「其佛常說聲聞行、辟支佛行、諸菩薩行」，這叫三乘行。「有人言，說上、中、下精進故，號為三乘行」，就是說有兩種解釋，還有種說法就是上精進、中精進、下精進，上精進就是菩薩，中精進就是辟支佛，下精進就是聲聞行。

(9)下方廣大世界明德佛

明德佛者：下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廣大，佛號明德，今現在說法。「明」名：身明、智慧明、寶樹光明。是三種明，常照世間。

這個「明」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身明、智慧明、寶樹光明。寶樹光明就是依報，寶樹寶地都放光；身明和智慧明就是正報，正報分為身和心這兩方面。這三種光明都常照世間，這也是阿彌陀佛的功德。

(10)上方眾月世界廣眾德佛

廣眾德者：上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眾月，佛號廣眾德，今現在說法。其佛弟子福德廣大故，號廣眾德。

為什麼叫「廣眾德」呢？「其佛弟子福德廣大故，號廣眾德」，弟子眾多，福德廣大。

稱名得不退

是十方佛，善德為初，廣眾德為後。若人一心稱其名號，即得不退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前面在介紹善德佛時，說「聞是佛名能信受者，即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裡又說稱名得不退。

如偈說：

若有人得聞，說是諸佛名，
即得無量德，如為寶月說。

這是總說，也是聞名得無量德。聞名、稱名，跟名號直接相關的。

我禮是諸佛，今現在十方，
其有稱名者，即得不退轉。

這裡也說稱名得不退。

東方無憂界，其佛號善德，
色相如金山，名聞無邊際，
若人聞名者，即得不退轉，
我今合掌禮，願悉除憂惱。

也說聞名得不退。

南方歡喜界，佛號栴檀德，
面淨如滿月，光明無有量，
能滅諸眾生，三毒之熱惱，
聞名得不退，是故稽首禮。

這裡也說到聞名得不退。

西方善世界，佛號無量明，
身光智慧明，所照無邊際，
其有聞名者，即得不退轉，
我今稽首禮，願盡生死際。
北方無動界，佛號為相德，
身具眾相好，而以自莊嚴，
摧破魔怨眾，善化諸天人，
聞名得不退，是故稽首禮。

這裡又說聞名得不退。有好多句子都說聞名不退、聞名無量德等等，大家可以列一下。

東南月明界，有佛號無憂，
光明逾日月，遇者滅憂惱，
常為眾說法，除諸內外苦，
十方佛稱讚，是故稽首禮。

眾生有內苦，有外苦。外苦或許別人幫忙還能解決，內苦就非常麻煩，很難解決的。外苦，比如天熱天冷，刀兵加害；內苦就是貪瞋癡，這就很麻煩，不能開解。「我對他就是恨，我恨死他了」，你說怎麼辦？恨就像箭一樣，拔都拔不出來，你把身體剖開了，拿也拿不出來——就要靠佛法。

西南眾相界，佛號為寶施，
常以諸法寶，廣施於一切，
諸天頭面禮，寶冠在足下，
我今以五體，歸命寶施尊。

我們現在流通法寶，用法寶施眾生，就跟寶施佛一樣，將來成佛也可以成為寶施佛。

西北眾音界，佛號為華德，
世界眾寶樹，演出妙法音，
常以七覺華，莊嚴於眾生，
白毫相如月，我今頭面禮。
東北安隱界，諸寶所合成，
佛號三乘行，無量相嚴身，
智慧光無量，能破無明闇，
眾生無憂惱，是故稽首禮。
上方眾月界，眾寶所莊嚴，
大德聲聞眾，菩薩無有量，
諸聖中師子，號曰廣眾德，
諸魔所怖畏，是故稽首禮。
下方廣世界，佛號為明德，
身相妙超絕，閻浮檀金山，
常以智慧日，開諸善根華，

寶土甚廣大，我遙稽首禮。

這些偈語讀起來都很優美。「常以智慧日，開諸善根華」，就好像太陽一升起來，蓮花池裡的蓮花都打開了；佛的光明智慧一照，我們心中善根的花就開敷了。我們在世間，如果沒有佛的光明照耀，善根花是很難開的。甚至還沒有開一點點，就退心了。為什麼？「我行善沒得好報，我今天扶了個老人，他訛了我一下」，可見你的善也是不清淨的。如果我們內心有佛法，就不一樣了，我們是為了幫助人家的，只要他歡喜就好。因為佛法在心中滋潤，善根之花自然開敷，而且清淨，有力量，不斷得到滋養。這個善是真正的善，很芳香的。

十方佛皆從海德佛發願

過去無數劫，有佛號海德，
是諸現在佛，皆從彼發願，
壽命無有量，光明照無極，
國土甚清淨，聞名定作佛，
今現在十方，具足成十力，
是故稽首禮，人天中最尊。

讚完十尊佛，後面又總結說，過去無數劫，有尊佛叫海德佛，現在這些佛都是在海德佛前發願的。海德佛就像阿彌陀佛一樣，壽命無量，光明也無量，所謂「壽命無有量，光明照無極」，國土非常清淨。

「聞名定作佛」，聽到海德佛的名字，一定會作佛，意思也是說聞名得不退轉。不退轉，就入必定；入必定，必定成佛。「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聞名定作佛」，也和前面「聞名得不退」「聞名得無量德」是一樣的，「聞是佛名能信受者，即得不退轉」。

阿彌陀佛的名號也一樣，聞名定作佛。只要聽到阿彌陀佛名號，能信受者，決定成佛。

這個決定成佛有兩種，一種就是今生就決定往生，現生決定不退，臨終決定往生淨土，到了淨土就速疾成佛。還有一種，就是隨便聽到，像從電視劇裡聽到濟公唱的那首歌，或者從念佛機裡聽到一句，或者到寺院裡看到牆上寫著「南無阿彌陀佛」，念了一句，這也「聞名定作佛」。當然，他未必今生就一定能往生，但是不管是三生以後，還是四生、五生、六生，若干生以後，他還是決定會成佛的。所以這句名號，你只要去跟別人講，碰到別人，喊他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別人電話一打

來，你就「阿彌陀佛」，這樣他就「將錯就錯，西方極樂」，他就能夠成佛。這不可思議啊，確實不可思議。

有人說：「這是你們自己想像的吧？」信佛的人遇到不信佛的人，那是有理說不清。這是兩個世界、兩種語言，他怎麼能相信呢？你說聽到阿彌陀佛就能成佛，就能出離三界六道輪迴，就能不退轉，就能往生淨土，他覺得像聽天書一樣。有人說：「怎麼可能？念佛就能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怎麼可能的事情？沒有行五戒十善，沒有修六度萬行，你們怎麼這樣說話？」碰到這樣的人，你還要跟他講嗎？他不明白，就讓他自己開悟去，沒有必要再跟他講；甚至因為這點起煩惱，跟他去爭論，沒有必要，因為他善根還沒有成熟。

「今現在十方，具足成十力」，「十力」，十力尊，十力無上尊，就是指佛。就是說現在十方的佛，都是跟著海德佛來成佛的。「是故稽首禮，人天中最尊」。

這一段就是「十方十佛章」，這是一個巧妙的鋪墊，下面進入「十方諸佛章」。

2. 十方諸佛章（花開蓮現，開權顯實）

這部《易行品》有兩重問答，第二重問答是比較。這人好像有點貪得無厭，他問怎樣得不退轉，告訴他念十佛即得不退轉，可他還不滿意，又說「但聞是十佛名號，執持在心，便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更有餘佛、餘菩薩名，得至阿惟越致耶？」又問了第二個問題。

這一章只有一節，總的說明十方諸佛。這一章是「花開蓮現，開權顯實」。

三個階段

「花開蓮現」和前面的「為蓮故花」相關聯，也和後面的「花落蓮成」相關聯，說明蓮花和蓮子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為蓮故花，為實施權」。為了收穫蓮子而生長這朵蓮花。蓮子包在蓮花裡，含而未出，比喻十方諸佛的易行，如同包裹蓮子的蓮花瓣，它要烘托、孕育、養護裡面的阿彌陀佛的易行。在前面的「十方十佛章」中，就沒有直接說到阿彌陀佛，如同蓮蓬隱藏在蓮花中一樣不能直接看到。

第二階段是「花開蓮現，開權顯實」。就是現在這一章——「十方諸佛章」，就把阿彌陀佛說出來了，但並不是單獨說，而是和十方諸佛一起說，「阿彌陀佛等諸佛」。諸佛就像蓮花瓣，阿彌陀佛就像裡面的蓮蓬。以阿彌陀佛作為代表，叫作能等，諸佛叫作所等，「阿彌陀佛等諸佛」。就像蓮花打開了一樣，花開蓮現，裡面的蓮子，也就是阿彌陀佛這個主角顯示出來。所以，「花」代表諸佛，「蓮」代表阿彌陀佛。在「十方諸佛章」中，蓮花打開，阿彌陀佛的名字就展現出來了，這叫「花

開蓮現」。

「開權顯實」，這是佛門裡經常講的名詞。「權」就是方便、權巧，權宜之計。十方十佛的易行、十方諸佛的易行，都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是一種方便過渡。如果總是權巧，蓮花不打開，那阿彌陀佛就顯示不出來。所以這裡叫「開權」，把本心、目的展示出來，顯示真實的意圖。

第三階段叫「花落蓮成，廢權立實」。

第二重問答

我們來看正文。

問曰：但聞是十佛名號，執持在心，便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是綜合前面「十方十佛章」得出的結論。只要聞到這十尊佛的名號，執持在心，就能不退轉。「但」是只。只有這些嗎？

為更有餘佛餘菩薩名，得至阿惟越致耶？

還有沒有其他的佛菩薩名號，執持在心，也能得到不退轉呢？這個問題問得有些蹊蹺，因為前面已經回答得很圓滿了。前面說「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接下來說，有十方十佛的易行，又說「若人一心稱其名號，即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貌三菩提」，說了很多。按理說這個回答是完整的，沒有必要再往下延續。這個問題問出來，顯得有些勉強，就像你需要的都已經給你了，可你還嫌不好，要去挑剔。

這說明他還有另外的意圖。首先，雖然講了十方十佛的易行，但未必契合他的機緣。如果這個人跟十方十佛有緣，他會去恭敬禮拜。但是他還感覺有所不足，沒有說到跟他最有緣的那尊佛。其次，如果到此為止，從問答來講雖然是成立的，但是阿彌陀佛沒有說出來，最主要的內容還沒有顯示出來。所以這裡是明知故問，以便把阿彌陀佛的「本願稱名」說出來。由此我們就知道，這一問是龍樹菩薩特別設立的，就是為了突出阿彌陀佛，可見這一問有特別的意涵。

從這裡往前推，第一問其實也是有意的，也可以說是有意作了一個問答，這都顯示龍樹菩薩自己的心理狀態。

答曰：阿彌陀等佛，及諸大菩薩，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轉。

回答比較善巧。他問還有沒有餘佛餘菩薩，那是有的，還有許多，先舉出阿彌陀佛，以阿彌陀佛作代表，所以「阿彌陀」三字特別標了出來。「稱名一心念，亦得

不退轉」。從偈語內容來看，語氣比較寬緩；最重要的是在下面一章，特別說出阿彌陀佛的易行。所以這裡僅把阿彌陀佛點出來，先用偈子說明，底下用長行來解釋。

更有阿彌陀等諸佛，亦應恭敬禮拜，稱其名號，今當具說。

「阿彌陀等諸佛」是哪些呢？就說了這些名，不過最後一句，語氣不一樣。我們把這些佛名念一遍。佛名有無量功德。

無量壽佛、世自在王佛、師子意佛、法意佛、梵相佛、世相佛、世妙佛、慈悲佛、世王佛、人王佛、月德佛、寶德佛、相德佛、大相佛、殊蓋佛、師子鬘佛、破無明佛、智華佛、多摩羅跋栴檀香佛、持大功德佛、雨七寶佛、超勇佛、離瞋恨佛、大莊嚴佛、無相佛、寶藏佛、德頂佛、多迦羅香佛、栴檀香佛、蓮華香佛、莊嚴道路佛、龍蓋佛、雨華佛、散華佛、華光明佛、日音聲佛、蔽日月佛、琉璃藏佛、梵音佛、淨明佛、金藏佛、須彌頂佛、山王佛、音聲自在佛、淨眼佛、月明佛、如須彌山佛、日月佛、得眾佛、華王佛、梵音說佛、世主佛、師子行佛、妙法意師子吼佛、珠寶蓋珊瑚色佛、破癡愛闇佛、水月佛、眾華佛、開智慧佛、持雜寶佛、菩提佛、華超出佛、真琉璃明佛、蔽日明佛、持大功德佛、得正慧佛、勇健佛、離諂曲佛、除惡根栽佛、大香佛、道歎佛、水光佛、海雲慧游佛、德頂華佛、華莊嚴佛、日音聲佛、月勝佛、琉璃佛、梵聲佛、光明佛、金藏佛、山頂佛、山王佛、音王佛、龍勝佛、無染佛、淨面佛、月面佛、如須彌佛、栴檀香佛、威勢佛、燃燈佛、難勝佛、寶德佛、喜音佛、光明佛、龍勝佛、離垢明佛、師子佛、王王佛、力勝佛、華園佛、無畏明佛、香頂佛、普賢佛、普華佛、寶相佛，是諸佛世尊，現在十方清淨世界，皆稱名憶念。

諸佛都在淨土，這些佛名都有無量功德，我們讀起來非常喜悅。佛的名號中往往都有「日、月、音、花、德、慈、善、山、獅子、龍、香」等字詞，顯示他們的功德。

讀到這裡，「皆稱名憶念」，是接著下一段的，從語法的角度來講，缺少賓語。「現在十方清淨世界，皆稱名憶念」，稱名憶念什麼呢？就是憶念下面的內容，皆稱名憶念「阿彌陀佛本願如是」，十方諸佛都在稱名憶念阿彌陀佛的本願，也就是稱名憶念阿彌陀佛。以此來說明：如果我們歸於十方諸佛的易行，最後十方諸佛還會引導我們過渡到阿彌陀佛的易行，因為十方諸佛都在稱名憶念「阿彌陀佛本願如是」。所以後來得出結論：「是故常應憶念」「是故我常念」。這樣就過渡到「西方一佛章」，這是最根本的，主角就顯示出來。

3. 西方一佛章（花落蓮成，廢權立實）

這一章很特別，叫作「彌陀章」。因為「十方十佛章」有十佛的名號，「十方諸佛章」也列舉了一百零七佛的名號，只有這一章獨有阿彌陀佛一佛，所以簡稱「彌陀章」。

這一章偈語共有 32 首，128 句，比較長，而且是單獨的一章，它的特殊就顯示在這裡。

蓮蓬喻

標題後面也有兩個詞，叫「花落蓮成，廢權立實」，跟前面是相關聯的。「花落蓮成」是說，在這一章當中，諸佛像蓮花瓣飄落了，「花落」，秋天的時候，都是蓮蓬孤零零地立在荷塘上，然後有一隻蜻蜓站在上面，往往畫家就畫這一筆敗荷。荷葉敗落了，蓮花飄散了，葉子也給霜打了，只剩下蓮蓬，獨立地站在那裡，這種景象叫「花落蓮成」，也就是最後真實的意圖顯示出來了。蓮葉、蓮瓣這些方便通通沒有了，都飄落了。所以這一章完全不談諸佛，只說阿彌陀佛一佛，就好像蓮子獨立、蓮花瓣飄落一樣，根本沒有障礙。

廢權立實

「廢權立實」的意思也是一樣。「權」是權宜的方法。權宜的方法一開始是需要用的，這叫「為實施權」。但如果光施權，不繼續深入，人們就不了解真實，所以要「開權顯實」，展開來顯示真實。如果權實並列在一起，人們還不能得到真實，還容易心有旁騖，所以這個時候就要「廢權立實」。方便權巧的作用已經達到了，那就把它放棄，然後「立實」，「立」就是獨立，顯示出來，確立下來。

就像我們上樓，必須有樓梯，通過樓梯上來之後，樓梯的作用就完成了，就不要管它了，我們就直接登堂入室。再比如我們坐船，往往都有一個過渡的小橋，你走上去，上了船，渡橋就留在岸上，船就走了，所以它就是一種方便，「廢權立實」的作用也是如此。

本願取意文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

這段話就是最有名的「本願取意文」，解釋阿彌陀佛的本願。

稱名、聞名之文

我們把前面的內容回顧一下。《易行品》當中跟稱名、聞名相關的文句一共有十六句。

a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

b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

c 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佛名能信受者，即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d 若人一心稱其名號，即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e 若有人得聞，說是諸佛名，即得無量德。

f 其有稱名者，即得不退轉。

g 若人聞名者，即得不退轉。

h 聞名得不退。

i 其有聞名者，即得不退轉。

j 聞名得不退。

k 聞名定作佛。

l 但聞是十佛名號，執持在心，便得不退。

m 阿彌陀等佛，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轉。

n 阿彌陀等諸佛，亦應恭敬禮拜，稱其名號。

o 是諸佛世尊，現在十方清淨世界，皆稱名憶念。

p 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把這十六句列出來，我們就會發現，龍樹菩薩對於稱名、聞名，對於這句名號非常重視，整部《易行品》就是以諸佛的名號作為易行之體，把這些列出來就看得非常清楚。

在這十六句中，稱名佔了八句，聞名也佔了八句。當然，聞名和稱名的關係其實是一體的，如同《無量壽經》裡講的「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有聞名才有稱名，稱名之前一定要有聞名，不聞名怎麼能稱名呢？所以聞本身就含有信和行，信行在其中，這叫「具足聞」。

在這十六句中，說到「不退」的有十二句，說到「定作佛」的有一句，說到「無量德」的有一句。可見聞名、稱名的利益非常大，用不退轉、定作佛、無量德來說明。其實這三者之間也是相關聯的，不退轉就是必定作佛，無量德也是成佛的一個自然具足的功能。

在這十六句中，信和行合說的有五句，比如「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轉」「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恭敬心」就是信，「稱名」就是行。單說信的有一句，「聞是佛名能信受者，即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單講行的有四句，如「其有稱名

者，即得不退轉」。

另外，從行的角度，稱和念在一起說的有四句，比如「稱名一心念」；單獨講稱名的有五句，比如「若人念我，稱名自歸」。

關於信和行的關係，有這麼幾句結合在一起講，我們把它們列在一起就很清楚了。比如「稱名一心念」，這是「一心」和「念」在一起；「執持在心」，這也講到心；「恭敬心，執持稱名號」，這也講到心；然後又說「一心稱名」：這四個地方講到「心」和「稱念」。其中講「一心」的有兩處，講「恭敬心」的有一處，然後又說「執持在心」。所以，很明顯地看出，所謂「執持在心」「恭敬心」「執持稱名號」「一心稱名」「一心念」，講的都是一件事情。龍樹菩薩對「一心」的解釋，就是「恭敬心」；「恭敬心」就是「一心」。所以後面說到「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這裡的「恭敬心」「一心」「信心清淨」都是同等的含義，並沒有解釋得那麼複雜、艱難（所謂「事一心，理一心」），只是很簡單的「稱名一心念」「一心稱名」「恭敬心，執持稱名號」，也就是兩種深信。

其中講到阿彌陀佛稱名的，有四句：「阿彌陀等佛，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轉」，「阿彌陀等諸佛，亦應恭敬禮拜，稱其名號」，「十方清淨世界，皆稱名憶念」，「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這四句都是和阿彌陀佛相關的。其他諸佛，一尊往往就是一句。「十方十佛章」中，十佛總說的有五句，別說的也有五句，把它們列出來，就可以看出重心在哪裡。

另外，我們看對行者的稱謂，「若人」，「若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其有稱名者」，「若有人得聞」，「若人念我」，最多的就是「若人」，顯示的是普通大眾，「你只要念佛就可以了」。這個「若人」跟「若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是同一個階位的。就是這樣的人，因為念佛的緣故，就稱為善男子、善女人；以他這樣得不退轉、願意求佛道，就稱為菩薩。雖然他本身的資格還是一個凡夫，甚至是造罪造業的凡夫，但是仍被稱為善男子、善女人。

這樣把龍樹菩薩這些文列在一起，就能看清應該怎樣解釋，因為他有不同的角度，這樣才可以明白他的真實意思。

也有人說，聞名、稱名在佛教當中是最淺的法門，只是跟佛結個緣，是功德最小、最沒有用的。如果抱有這樣的觀點，其實是在和龍樹菩薩叫板，唱對台戲。龍樹菩薩在《易行品》裡講稱念名號講了十六句，講了這麼多，而且說得都很肯定，沒有任何的含糊，而且龍樹菩薩說他自己「是故我常念」；他說只要稱念這些諸佛菩薩名號，不僅是阿彌陀佛一佛名號，乃至十方諸佛菩薩的名號，都可以得不退轉。難道這是假的嗎？難道都是與這些諸佛簡簡單單結個緣？不是這樣的。

這些說得很清楚，「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根本不是別時意，說結

個緣、多生之後，而是今生就得不退轉。

自力修行得不退轉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是難行道，是要「自度亦度彼，於彼二乘人，億倍應精進」，要比阿羅漢千萬億倍地精進，所以要勤行精進，修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它是非常困難的。

這種不退轉，只要稱名就可以達到，這是顯示易行道的殊勝。所以龍樹菩薩作這部《易行品》，他對諸佛菩薩的名號有一種強烈的信心，而且是完全歸投，毫無疑問。如果對諸佛菩薩的名號不能建立信心，就說明這個人是《無量壽經》裡講的「憍慢弊懈怠」。同時，他的智慧福德是不夠的，所以才把諸佛菩薩的名號小看了，以為跟世間一般的名號差不多，結個緣而已。這種人，他的善根還不夠成熟。有的人學問比較大，覺得自己會修行，智慧好像很高；但如果對諸佛菩薩的名號不能建立信心，無論如何說，他還是沒有智慧的。

信順佛名號

人在這個世間分三六九等，不是根據你學問有多大、智慧有多高、識多少字、寫多少書，而是根據你信願的對象。人的心就像電視頻道一樣，你的信願對著哪裡，你的頻道就在哪裡。有的人就信錢，就想發財，他的頻道就在那裡；有的人就信官，就想當官，他的頻道也很低劣；有的人就信名利，他的言語、動作、心思都在盤算這些，鑽營得毫無意義；有的人喜歡搞藝術，就想把一生的精力投入到藝術當中；有的人喜歡做學問等等：他的心是怎樣的信、怎樣的願，就決定了他的心的頻道在哪裡，會展開在哪一個層面。

那我們信什麼？我們信佛，我們願成佛。在信佛人當中又有不同，有的人信「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這句名號他不容易信得來。而我們不一樣，我們信佛的果地覺。所以，在所有信佛的人當中，有的人就信不來阿彌陀佛名號，認為「這句名號念一念就能管用嗎？」像我以前也是信不來的，覺得這句名號念得空空蕩蕩的，那個時候頻道沒調準。現在就不一樣了，剛才那麼多的佛名號，我以前肯定就把它們一帶而過，現在我一定要把它們讀一遍。

我又想到，拜萬佛懺也是有道理的。只要念一遍，諸佛菩薩的名號確實有不可思議的功德。就像前面講的栴檀香佛，「彼佛名稱遠聞，如香流布，滅除眾生三毒火熱」，佛的名號聽完之後就把你身上的三毒熱惱給滅除掉了，你聽了多舒服啊！但是你要有信心，如果沒有信心，就好像說這周圍非常香，但你得了鼻炎，怎麼香都沒辦法聞到。

我們各位能夠信順佛的名號，這個心跟最高的境界，跟佛的本體對應了，信和願就跟佛是一個頻道了。我們信受阿彌陀佛的名號，願生阿彌陀佛的淨土，自然就

是阿彌陀佛的人，也就跟阿彌陀佛是一個內容場，一個平面。

有位法師問我：「我們講法的時候，怎樣才能講得更圓滿，讓聽到的人，能夠證明他這樣念佛就一定能往生？」我說：「我做不到。」「十方如來舒舌證，專稱名號至西方」，十方諸佛都出廣長舌相證明專稱名號一定至西方，他還不相信，「讓我說得更圓滿，讓他相信」，誰有這本事啊！善導大師說「十方恆沙佛舒舌，證我凡夫生安樂」，這就是要我們相信。如果他的信心還沒有開花，他的心的頻道還沒有轉到能信順諸佛菩薩的名號，這個時候是很難勉強的，他就會到別的法門裡去種善根，精進修行，這也是可以的。一方面是自己驕慢，另一方面是沒有智慧。驕慢和沒有智慧幾乎是平等的，因為驕慢，所以沒有智慧；因為沒有智慧，所以驕慢。哪有有智慧的人去驕慢的？那是不存在的。在座各位能夠信順彌陀救度，是有大智慧的人。能夠專稱名號，相信這個法門，是大福德、大善根！能夠跟別人講這個法門，能夠宣揚這個法門，是大慈悲、大願力！

本願取意文綜合了淨土三經

我們接著看「本願取意文」。所謂「本願取意文」，就是把第十八願本身的內容、意義作一種解釋性的說明，而不是把第十八願背一遍。願文背一遍，或許我們不能了解它深入的內涵。菩薩、祖師把所理解的願文內涵，從另外一種角度進行闡釋、說明，讓我們更清楚，這叫「本願取意文」。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

這一段文，把《無量壽經》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第十八願成就文，還有《觀經》《阿彌陀經》，把這三部經的內容都綜合在一起了。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這句出自《無量壽經》四十八願。

「若人念我，稱名自歸」，「若人」就是解釋「十方眾生」。任何人都可以是「十方眾生」，所以講「若人」。「念」就是「乃至十念」的「念」，「我」就是「設我得佛」的「我」，「稱名」是對「念我」這個「念」作一個限定性的說明，不是開悟的悟念，也不是觀想的觀念，也不是實相念佛、無相念佛，就是稱名念佛。這個「稱名」，它是個楷定的內容。「自歸」就是解釋「至心信樂，欲生我國」，發自內心地歸命這尊佛，解釋得很簡略。「即入必定」，就是引用願成就文所說的「即得往生，住不退轉」，「住不退轉」就是「入必定」，這裡濃縮在一起，「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然「入必定」，就必定得佛。

由此看出，龍樹菩薩綜合了《觀經》，因為把「念我」的「念」解釋為稱名，最明顯的就是在《觀經》下品，「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諸罪消滅」，「於念念

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在《觀經》下品往生當中，就非常明確地說明是稱名，所以這也是綜合了《觀經》的內容。

淨土祖師的本願取意文

淨土宗的祖師，像曇鸞大師、道綽大師、善導大師，也都有「本願取意文」，可以說都是繼承了龍樹菩薩的精神和釋義風格。我們首先簡單地介紹一下曇鸞大師的「本願取意文」，在《往生論註》的最後：

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

前面引用了第十八願的願文，接下來加以解釋，解釋得很簡略。「緣佛願力故」，如果這樣稱佛的名號，就靠上了阿彌陀佛第十八願的大願業力，「十念念佛」就是靠佛的願力，這樣「便得往生」。他解釋得很簡略，這也是取意文。

道綽大師的取意文：

是故《大經》云：「若有眾生，縱令一生造惡，臨命終時，十念相續，稱我名字，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這裡雖然說《大經》，其實在取意的時候，是把《觀經》綜合在一起來解釋的，這樣才構成取意文，不然直接引用經文就好了。

「若有眾生」，就是講十方眾生的。

「縱令一生造惡，臨命終時，十念相續，稱我名字，若不生者，不取正覺」，「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是經文的原文，其他幾句話，都是以《觀經》下品下生來解釋的。「縱令一生造惡」，《無量壽經》裡並沒有這六個字，所以有人不認同。其實這六個字是依據《觀經》加進來的，因為《大經》所講的「十方眾生」，到底是怎樣的眾生，並沒有說得很明白，而《觀經》下品三生是一生造惡的罪惡凡夫。用「縱令」兩個字來說明，未必一定都是這樣，即使如此，就是舉下攝上、舉惡攝善的意思。如果以《無量壽經》來講，也沒有講到臨命終時，是講平時念佛，所謂「乃至十念」，上盡一形，下至十聲，所以這裡引用《觀經》所講「臨命終時」，因為《觀經》下三品都是臨命終才遇到這個法門。「十念相續」，大家看《觀經》下下品，說得很清楚，「令聲不絕」就是相續，「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所以「臨命終時，十念相續，稱我名字」，完全是《觀經》下品下生的場景、內容，然後把它跟《無量壽經》第十八願的「乃至十念」結合在一起，所以這也是取意文。

由於這樣的解釋，我們才能更加透達第十八願的「乃至十念」「至心信樂」是

什麼內涵，也知道阿彌陀佛所救度的根機是什麼根機，也就是《觀經》下下品眾生的根機。

《觀經》下下品，一般人是看不中的。其實要知道，淨土宗祖師的解釋，都是抓住下下品，然後跟第十八願結合在一起來解釋。像曇鸞大師的解釋，也是取自《觀經》下下品，跟第十八願結合在一起，這是淨土宗祖師解釋的立場、角度。

縱使一形造惡，但能繫意專精，常能念佛，一切諸障自然消除，定得往生。

「縱使一形造惡」也是一樣的，也是取這樣的眾生。

「但能繫意專精，常能念佛，一切諸障，自然消除」，這也是引用《觀經》的經文。因為《觀經》說念佛滅多少罪，多少億劫罪都滅掉了，在《無量壽經》裡這樣說的少。

「但能繫意專精」，這也是綜合了《無量壽經》和《觀經》。

「定得往生」就是說「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也是「即得往生，住不退轉」，這是結合在一起來說的。

再看善導大師的取意文：

言「弘願」者，如《大經》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

這也是取意，把「十方眾生」解釋為「一切善惡凡夫」，這「一切善惡凡夫」也是根據《觀經》九品有善有惡來說的，所以這樣取意。「得生」就是解釋「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不過是從果上直接說明「即得往生」「定得往生」。

「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這是講一個原理；它的方法就是「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也就是「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這是善導大師的取意文。

一心信樂，求願往生，上盡一形，下收十念，乘佛願力，莫不皆往。

「一心信樂，求願往生」，這是解釋「至心信樂，欲生我國」的，「一心」「至心」，就是信願念佛求往生。「一心信樂，求願往生」，沒有二心，沒有懷疑，很簡單，沒有解釋得很複雜。

「上盡一形，下收十念」，把「乃至十念」解釋為多到一生、少到臨終十句，這樣的念佛就是「乘佛願力」。

「莫不皆往」，也是說「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的果上功能。

這樣就很明確地知道，所謂「乘佛願力」，就是專稱佛名，「一心信樂，求願往

生」，這樣專稱佛名就是乘佛願力了。

我們就不多講了，大家可以參考慧淨上人編的《淨宗祖師解釋本願》，裡面有好多條的取意文。

引聖道入淨土

關於上一章「十方諸佛章」，補充說明一個問題，第一問之後有第二問，在第二問中突出阿彌陀佛的易行，那也可以在第一問的時候直接回答有阿彌陀佛不就完了嗎？何必再問第二問？

這樣當然也可以，但是這種說法在龍樹菩薩那個時代就不適宜。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時代因緣，不像現在這樣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已經非常盛行了，大家信仰都已經扎根了。那個時候大乘佛法初興，人們的心志都很高漲，講話也很開闊。而且《十住毗婆沙論》本來就是解釋《華嚴經．十地品》的，《華嚴經》的境界非常廣闊，如果直接把阿彌陀佛推出來，只有一尊佛，專修專念，講話的氣氛和場合都不對，所以要有過渡。如果直接回答，就不善巧，缺乏鋪墊，也缺少烘托。講這些諸佛菩薩的易行，有烘托、鋪墊、引導的作用，這樣就會善巧地把聖道門的修行者、大菩薩、發大心的人慢慢引導過來。那個時候大家心都很熱烈，很高漲，正在鼓勵發大菩提心，可是怎麼突然就直接到阿彌陀佛那裡去了？所以就展開十方諸佛，說明這一些，「你看十方諸佛都有易行」，就知道這個法門是個普遍的法門，並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不過在諸佛易行當中，有更殊勝的易行法門：用這樣的場面，就可以把大家收攝進來。而且，十方諸佛的易行，可以根據個人的因緣，取自己相應的佛菩薩名號。但龍樹菩薩本身說，「我是常念阿彌陀佛的」，這樣就比較善巧，也有一個鋪墊和烘托，這樣才可以調攝眾生的根機，把聖道門的人逐漸引導過來，由難行引導入易行，易行當中再引導到阿彌陀佛的易行。

偈讚分四類

「西方一佛章」的偈讚可以分為四個部分：攝法身德、攝眾生德、攝淨土德、發願迴向。

四十八願，隋代慧遠大師也把它分成三種：攝法身、攝眾生、攝淨土。四十八願有關淨土的功德，這三方面就概括了。法身就是阿彌陀佛的本身。阿彌陀佛本身的功德、利益眾生的功德、淨土本身的功德，前兩種是正報，第三種是依報。這種分類很合理。

「攝法身德」中有兩點，「明光明之體」和「明光明之用」，有體有用。

「攝眾生德」也大致分成兩部分，一個是「總顯往生德」，「若人命終時，得生

彼國者，即具無量德」，這是從總體上顯明往生的功德。接下來「別明無量德」，到底有哪些功德？又具足哪些利益？列了十條。

「攝淨土德」也有總讚和別歎，大家根據偈文好好看一下。

「發願迴向」又分為三點：願護念、願得信、願迴施。

「本願取意文」與「難易二道文」

「本願取意文」和「難易二道文」，是《易行品》的雙璧，就好像一對純淨、美妙、價值連城的璧玉。

也譬喻為《易行品》的雙珠，就好像海底的龍珠一樣。這兩條文是整部《易行品》的精華，是最重要的地方。

也稱為《易行品》的雙眼。由這兩條文，就能看出整部《易行品》的歸趣、核心要點在哪裡。由「難易二道判之文」指歸到易行，由「本願取意文」結歸到阿彌陀佛的本願。

也譬喻為《易行品》的目和足。通過「難易二道判」，我們就有了一雙明亮的眼睛，就走向易行道的稱名；由「本願取意文」，我們就有了一個踏實的行持方法。所謂「目足並運」，必到目的地。

這兩段文，既是《易行品》的雙璧、雙珠，也是整個淨土門的雙璧、雙珠。所以，這兩段文是《易行品》最重要的兩段文。

楷定淨土門教理行果

這兩段文在一起，有四重楷定。

任何法門都有這四個方面：教、理、行、果。教是它的教法，理是它的根本原理、道理，行是行業、行持、修行的方法，果是它修行所達到的成效、結果。

教，「難易二道判之文」楷定淨土宗之教是菩薩易行之教。淨土門是菩薩道、安樂門、易行道。它是菩薩道，不是小乘法門，是大乘菩薩道，直接成就佛果。在菩薩道當中，有難行道、易行道，我們屬於易行道，這是從「教」上來楷定、判別。

理，「本願取意文」所述為什麼是菩薩道？是易行之教？它的根本原理在哪裡？因為按照通途的教理，這很難理解：你說你是「無有大心」，「非是丈夫志幹之言」，菩薩都是發大心的，都是勇猛大丈夫，那何以見得你也是菩薩道呢？菩薩道難行能行，「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何以你這樣的怯弱下劣，也是菩薩道呢？也是達到不退轉呢？原因何在？道理何在？就在「阿彌陀佛本願如是」，因為仰仗阿彌陀佛的本願，它才有資格稱為菩薩道，才有這樣易行的功效。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在道理上是講不通的。所以，這裡說的「阿彌陀佛本願如是」，就把這個道理和盤托出。因為有阿彌陀佛的本願，所以使得沒有大心的人也可以發起大心。這是他力菩提心，

這是理。

行，也是這段文，楷定易行道的行法究竟是什麼，就是「念我，稱名自歸」，也就是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這是行。

果，就是「即入必定」，這個果有兩重，現生、近一重的果就是「現生得不退轉」，來果就是「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下面說兩個果：「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兩段文合在一起來看，整個淨土門的教、理、行、果非常完整，整體呈現在我們面前。

「本願取意文」，是對阿彌陀佛的本願——第十八願的解釋。第十八願，有人就有不同的理解，比如關於「乃至十念」，有人解釋得就很複雜。如果以龍樹菩薩這裡的解釋，「乃至十念」的「念」就是稱名。從龍樹菩薩開始，就作這樣的解釋。曇鸞大師、道綽大師、善導大師都繼承了龍樹菩薩的解釋。所以，解釋為「稱我名號，下至十聲」，這不是善導大師的獨家見解，不是他自己的發明創造，他是有傳承的，這個傳承就是源自龍樹菩薩這裡的「本願取意文」。

所謂「楷定」，就是標準。本願「乃至十念」，龍樹菩薩就這麼解釋，當然他也是依據《觀經》，這是「行」方面的楷定。

「果」上的楷定，有的人講，稱名就是別時意，結個緣，功德最小。可龍樹菩薩在這裡說「即入必定」，這是根據本願的成就文「即得往生，住不退轉」。

這裡的「即入必定」，「即」，在佛門裡有兩種，一種叫同時即，一種叫異時即。

異時即，就是文字表達雖然用「即」這個字，這個「即」不是當下的，不是即時，它是過一段時間。比如「乘船即得過海」，它還有一個過程，「你是可以過海的，你現在乘上船，但你還沒有過海」，這個「即」叫異時即。

這裡的「稱名自歸，即入必定」是同時即，當下的，並不是說要多生多劫之後，也不是說現在稱名，到臨終才即入必定。「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無量壽經》成就文說「乃至一念，即得往生，住不退轉」，所以古德也講「一念相應一念佛」，這是當下的。《阿彌陀經》裡說「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這都是講即時不退。

這兩段文如果再濃縮的話，那就縮在「本願取意文」當中。因為如果有了「本願取意文」，難易二道判的菩薩易行之教，自然就含在這裡面。所以，「本願取意文」是精華中的精華。

「本願取意文」配合前面的易行道特色「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來看，所謂「信」，就是指「如是」，「阿彌陀佛本願如是」。每部經開頭就說「如是我聞」，

「如是」標信，內心對這件事如實地領納，阿彌陀佛的本願就是如此的，是法爾自然的——「就這樣」，所以叫「如是」，「如是」就是「信」。

「信方便」，本願就是方便，信方便。但是，這裡的方便，不是指和真實相對的方便，這裡是指究竟方便，是指一種手法、手段、善巧方便，是一種方便的法門。

比如說我們要過海，沒有方便不行啊，如果要過海的話，船就是方便。要渡過生死海，必須乘彌陀大願船，那麼本願船就是方便。所謂「本願如是」，「本願」就是「方便」，「稱名」就是「易行」，「即入必定」就是「疾至不退轉地」，對應關係非常清楚。

再對照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及願成就文來看，本願當中也說明了「信、方便、易行、疾至不退」，這些都有了，「至心信樂，欲生我國」，這就是「信」；「乃至十念」就是「方便、易行」，名號就是方便之體，稱名就是易行的方法；「即得往生，住不退轉」就是「疾至阿惟越致」。

所以，「本願取意文」有多方面的意義，對整個淨土門非常重要，大家要會背誦，能夠深入理解。

《讚彌陀偈》

下面我們看讚阿彌陀佛的偈子，共有 32 首偈 128 句。

(1)攝法身德

結合科判表來看，「攝法身德」有兩首偈。第一首：

無量光明慧，身如真金山，
我今身口意，合掌稽首禮。

這首偈語標的是「顯光明體」，在攝法身德當中，都是讚歎無量光；無量壽沒有讚歎。讚歎光明之體就說「身如真金山」，「身」就是阿彌陀佛的法身、報身，光明是依這個身所顯發出來的，所以這裡以「光明慧」「身如真金山」說明阿彌陀佛體性的存在。

金色妙光明，普流諸世界，
隨物示其色，是故稽首禮。

這是講光明的用途。因為光明是以佛的智慧為體，這樣真金山一樣的光明智慧，有什麼樣利益眾生的作用？「金色妙光明」，這裡用「金色」，佛的光明是金色的，是微妙的光明。

「普流諸世界，隨物示其色」，「物」是指眾生。隨著眾生的心，隨著眾生信心

的深淺、根機的不同，感受到彌陀的光明也是不一樣的，顯示是不一樣的。這說明阿彌陀佛隨機示現，度化眾生。

比如佛的這句名號，我們專修念佛的人，聽起來就特別相應，就覺得這金色光明特別明亮，心裡溫暖，往生決定，這是一種色彩，這是心理上的一種覺受；有的人聽到之後，就認為「這是保佑我平安的」，這也是一種顏色；也有人覺得這是讓他來生可以生天，求得世間富貴等等；還有人看到，漠然處之，只是種一個善根：這叫「隨物示其色」。

(2)攝眾生德

從第三首偈子開始，就是「攝眾生德」。這樣的法身是要利益眾生的。分兩部分，一是「總顯往生德」，二是「別名無量德」，別名無量德當中列了十條。

1總顯往生德

什麼叫「總顯往生德」呢？就是說，這所有的功德，是以往生作為根本，先有這個根本的德，然後展現為十條具體個別的德目，所以下面叫「別明無量德」。關於這無量德，歸納為十個方面，都是從往生這條功德展開出來的；如果離開了往生，這些就好像樹沒有根一樣，也就生發不了。這裡的次第關係，都非常明了。

我們看這裡，特別重要，說到：

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
即具無量德，是故我歸命。

本來《易行品》所解決的問題，並沒有說到往生，在諸佛菩薩易行當中都沒說到往生。因為《易行品》是要說如何在此土達到不退轉地，「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可是來到「彌陀章」當中，這個色調就不一樣了，龍樹菩薩在這裡就特別說到「命終時得生彼國」。本來《易行品》只說現生不退，「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所以也就不談命終，這是為什麼呢？順應了通途大乘法門。因為通途大乘法門是不講往生的，它是講在此土成就佛果。成就佛果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得不退轉；在得不退轉當中，就有難行和易行。然後有人說：「難行太難，我做不到，你看有沒有易行？」好，就跟他講易行。但是龍樹菩薩的本心，並不在於說此土不退，所以他在「彌陀章」中就把命終往生寫在這裡，納在這個地方，而且以此作為根本之德，總顯往生德，把這個作為第一，作為攝眾生德當中的根本利益。剩下的一切利益，都是從這一條生發出來的。

這樣很善巧。因為易行道的現生不退，和聖道門難行道的現生不退，有一個對

接關係，這樣大家共同認可，然後通過這一點，很善巧地引導到命終往生，這能顯示出菩薩的慈悲、智慧。如果有人命終得生阿彌陀佛國，就具無量德，「即具無量德」也就是成佛的意思。

這裡就有三個階梯。第一個就是現生不退，這是近期的目標；遠期的目標就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為了成佛才講現生不退的。現生不退固然是近期目標，接下來就說什麼呢？命終往生。命終往生之後就達到「即具無量德」，不僅是疾至不退，也是快速成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和「即具無量德」是同等的概念。這樣，我們就看出有三個說法：現生不退、命終往生、即得成佛。這就很善巧地在「現生不退」和「即得成佛」之間把「命終往生」嵌入進去了。

2 別明無量德

別明無量德當中，列了十個細條目。

第一，即入必定。

如果我們今生沒有即入必定，那就不能保證不退轉，也不能保證必定往生，那麼後面這些也就失去了根。所以在這十個德目當中，即入必定是一個來源、根本之處。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
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這裡說「無量力功德」，上面說「即具無量德」，用詞差不多；這裡說「人」，「人」就是「若人」的意思。阿彌陀佛具有無量的力和無量的功德，不管任何人，如果能稱念這句彌陀名號，這句名號當中就具足了救度眾生的無量的力量、無量的功德，這樣就能保證我們即時入必定、不退轉，「所以我龍樹就經常念阿彌陀佛」。

這裡的「無量力功德」，也就是指這句彌陀名號的本身。前面那一句，「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無量德是從哪裡得到的？從這句名號，也就是從阿彌陀佛本身的無量力功德得到的。所謂：

其有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一念，
當知此人為得大利，則是具足無上功德。

這一段意義也是一樣的。不過上文「即具無量德」沒有講到「力」，這個「力」是歸於阿彌陀佛救度的。當然，有無量德，也就有無量的力量去救度眾生了。這裡說到來源之處。

第二，不更惡趣。

彼國人命終，設應受諸苦，
不墮惡地獄，是故歸命禮。

這就是講往生之後了，「彼國人命終」。這個「彼國人」有兩種概念：

一種，已經往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當然都是無量壽的，那還談什麼命終呢？這個「命終」就是隨其本願，他要去他方世界度化眾生，才有所謂命終，不然就沒有命終。

「彼國人命終，設應受諸苦」，假設他應該受種種苦惱。為什麼要作這種假設呢？也就是他原來在娑婆世界，或者原來在他方穢土造罪造業，按照一般的因果報應觀念，他本來就應該是受苦的，但是到了極樂世界，那就免了，「不墮惡地獄」，不會墮落的，所以歸命禮。

另一種，就是指雖然在此界，但是必定往生極樂淨土的人，也稱為阿彌陀佛國的人。比如說《觀經》下下品，講的就是這件事情。下下品說什麼呢？「如此愚人，以惡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這是個愚癡造罪的人，他應該墮落地獄的，受無窮盡的苦，受無量大劫的苦，這不是「彼國人命終，設應受諸苦」嗎？他本來就應該受這些苦惱的。但是，「不墮惡地獄」。你看《觀經》下下品那個人，本來應該下地獄，可是他沒下地獄，他往生極樂淨土去了，所以這裡也有第二種含義。

這後面講的「是故歸命禮」「是故稽首禮」「我今歸命禮」，這所有的禮，不是禮前面的「彼國人」，而是禮阿彌陀佛的，他是以偈稱讚。這三十二首偈子，都是讚歎阿彌陀佛的，所以禮拜的對象都是阿彌陀佛。

下面是第六首偈：

若人生彼國，終不墮三趣，
及與阿修羅，我今歸命禮。

往生到阿彌陀佛淨土的人，絕對不會墮落三惡道，也不會成為阿修羅。

這兩條其實就是《無量壽經》的第一願和第二願。也顯示本願救度是以下劣根機為根本，不然就不要提「彼國人命終，設應受諸苦」「若人生彼國，終不墮三趣」這些話了。

第三，無有好醜，身皆金色。

接下來是《無量壽經》第三願和第四願。

人天身相同，猶如金山頂，

諸勝所歸處，是故頭面禮。

「人天身相同」，這就是「無有好醜願」；「猶如金山頂」，這就是「身皆金色願」。「諸勝所歸處」，就是一切殊勝功德所集中的地方。

第四，六通具足。

接下來第八、九、十這三首偈子，說明六通具足。

其有生彼國，具天眼耳通，
十方普無礙，稽首聖中尊。
其國諸眾生，神變及心通，
亦具宿命智，是故歸命禮。
生彼國土者，無我無我所，
不生彼此心，是故稽首禮。

「其有生彼國」，又講到生彼國。在這三十二首偈子當中，說到生彼國的偈子有四首。之前就是「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若人生彼國，終不墮三趣」。

這裡說「具天眼耳通」「神變及心通，亦具宿命智」，這就是五通了。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也叫神變，他心通也叫心通，宿命通也叫宿命智：這是五通。

第十首說的是漏盡通，「無我無我所，不生彼此心」，往生到阿彌陀佛淨土的人，前面五通倒並不可貴，這一通才最可貴。有了這一通，前面五通也就變得可貴起來。什麼叫「無我無我所」？就是到極樂淨土的眾生，沒有人我的彼此分別。我們在這個世界，有「我」和「我所」，「我所」就是「我的」。我和我所，這是我們生命的全部。我的身體，不是「我所」嗎？我的思想，我的著作，我的名譽，我的家人，我的財產……我們在這個世間說話，能離開我和我所嗎？能離開彼此心嗎？都是有彼有此。人真是，太可憐了，可憐也很可笑。

極樂世界的眾生沒有這些，沒有彼此之心，也沒有「我」和「我所」這些概念，就是徹底證入無生法忍，這叫漏盡通。沒有煩惱，徹證諸法空性、諸法本來的狀態。一切萬法本來無我，「我」是我們這種執著顛倒的眾生妄加的一個概念。一切萬法本來如此，有什麼「我」啊？這張紙，它會講「我」嗎？它沒什麼我不我；這張桌子也沒有什麼我不我的，就形成這樣了。一切萬法本來就這樣，只是我們給它加了一個「我」。

而且我們對萬法也作了限定。比如這張桌子，就給了它一個名稱，有了這個名稱之後，就把它限制住了：「你是什麼樣的造型，這樣才是桌子，不然就不是」，等

於我們在賦予它生命的同時，又判了它死刑，就是把它限制住了。這就是名稱概念的落後。名稱概念，對事實的本體來說，總是要落後。因為有限思維的眾生，為了捕捉或者表達某個事情，需要用很多名相概念來說明，但是這個說明跟事實的本體是有很大差別的。

你打碎了一隻杯子，這個「杯子」既是你造出來的，又是你打碎的，杯子本身也無所謂破不破，它也沒有「杯子」的概念。把玻璃給它一吹，吹成這個樣子，你說「這就是杯子」，玻璃本身也不會講。然後說「哎喲！這麼好的杯子，是乾隆皇上用過的杯子，好幾個億哦！打碎掉了！」它自己也不知道它打碎了，也沒有打碎的概念，碎了就是成了幾片而已；它也沒說皇上用過的就值好幾個億，是什麼古董。這都是我們人造出來的。真是無事找事，找了很多的事情，賦予它種種的顛倒妄想，然後在裡面做種種的學問，毫無意義。

第五，聲聞無量。

超出三界獄，目如蓮華葉，
聲聞眾無量，是故稽首禮。

既然無漏，六種神通具足，自然是超出了三界的牢獄，所以說「超出三界獄」。我們往生到極樂淨土，不僅是超出三界獄，而且是畢竟成佛道。

「目如蓮華葉」，這個比喻好像有點奇怪，眼睛像蓮花的葉子，好看嗎？為什麼這樣比喻？這個「蓮花葉」其實不是指綠色的荷葉，應該是指蓮花瓣，花瓣的形狀跟眼睛還是有點像。蓮花瓣有種種光澤，柔軟清淨，所以這樣來形容。

「聲聞眾無量」，前面說到難行道有「墮聲聞、辟支佛地」，「是名菩薩死」的危險。請問各位，這裡的聲聞，是不是「菩薩死」呢？那當然就不是了。這裡的聲聞眾是外現聲聞，內懷菩薩之德，從本身來講都是大菩薩。這在天親菩薩《往生論》裡已經有說明了，曇鸞大師的解釋中也有說明，所以這裡的聲聞是大菩薩，「但順他方故列名」，才稱作聲聞。《無量壽經》裡也說「其諸聲聞、菩薩、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達，咸同一類，形無異狀；但因順餘方，故有天人之名」。

第六，自然行善。

彼國諸眾生，其性皆柔和，
自然行十善，稽首眾聖主。

這裡的「十善」，跟娑婆世界理解的十善不一樣。雖然用了「十善」這個名詞，

但是比這更殊勝，意義更加深遠。在阿彌陀佛的淨土，「其性」，它的秉性都非常柔和、柔軟。心地柔軟、柔和是非常難得的，這種調柔就是隨順真理、隨順佛法、隨順三寶的功德，這叫柔和。我們的心就很剛硬，難以調化，這是娑婆世界眾生的特點，所謂剛強難化。讓剛強難化的人行十善，他會自然嗎？他不自然。剛硬的人，好不容易做點善事，還非常痛苦糾結，種種不自然的造作，還沒行完善事就開始說「你怎麼不感謝我？」這自然嗎？錢還沒拿出去就開始說「錢給了你，你造罪怎麼辦？」還沒布施給人家呢，就有種種的擔心、疑惑；布施之後，等待人家感恩，「過了好幾年，你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我對你恩重如山啊！」這都是行善很不自然。所謂自然，就是無我、無我所，像自己的事情一樣，根本不覺得自己在行善。如果認為自己在行善，哪裡叫自然呢？自然是沒有感覺的。

從善生淨明，無量無邊數，

二足中第一，是故我歸命。

這個善，它的功效與功能，是生出清淨和光明。淨土雖然有無量德，其實「淨」和「明」這兩個字已經概括得非常清楚了。像《觀經》裡講的「是諸佛土雖復清淨，皆有光明，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所以，清淨和光明就足以說明淨土的狀況。「從善生淨明」，如果一個人心行善法，形成習慣，他的心就會逐漸趨向清淨，趨向光明。世間人如果行善事，他走的時候就會善終，就往善處而生，能夠生天、見到光明，「從善生淨明」。如果作惡，那毫無疑問，生的就是染污、染穢和黑暗，讓我們的心墮落。所以，如果你需要一顆清淨的心、光明的心，那就要行善。身口意三業，心中常念善，口中常說善，行為常行善。沒事常帶微笑，心中正面思維，你不就清淨光明了嗎？整天想「人家冤枉我，人家得罪我，人家嫉妒我，人家對我不好」，這樣想來想去，就不能清淨，就沒有光明。

這個心，就像是心上有手，想什麼就把什麼抓來了。你出去撿一個易拉罐，出去撿一塊破抹布，撿一個染污的東西，把這些都拿到你房間，房間怎麼能乾淨呢？老是想別人不好，等於把髒東西抓到自己心裡，一定會得癌症的。心裡得癌症就麻煩了。所以，不要負面思維，要正面思維，要常懺悔，把這些惡的東西拋出去，從窗戶扔出去。

當然，我們這個娑婆世界講的善，其實都是相對的，也是顛倒的、虛偽的，不是真正的善，是有所不足的，是「不實功德」。而極樂世界眾生所行的善，能生出清淨光明，是絕對性的。這種淨和明，非娑婆世界所能比較。娑婆世界的善，其實從本體與本性來講，還是雜染與黑暗的，因為無明的眾生都還沒有斷除貪瞋癡三毒。這裡所講「從善生淨明」的境界是很高的，而且這個「淨」和「明」是「無量無邊

數」，達到了極限。

「二足中第一」，這也是在讚歎阿彌陀佛。他是福慧兩足尊，同時讓我們眾生也可得到福慧雙足。「善」就是福德，「淨明」就是智慧，所以這是二足。

第七，應念現身。

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
應時為現身，是故我歸命。

這首偈子也很美。如果有人想作佛，心裡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會怎樣？「應時為現身」，「應時」，都不會等到第二念。「應」是答應、感應，就好像敲鐘一樣，錘敲下去，當下就有聲音出來，這聲音就應這一錘。我們念阿彌陀佛，應時佛就現身。

這也是《觀經》裡說的「無量壽佛化身無數，與觀世音及大勢至，常來至此行人之所」。這在善導大師解釋的親緣、近緣、增上緣當中，就屬於近緣。

第八，菩薩供養。

菩薩供養，有第十五、十六、十七三首偈子。

彼佛本願力，十方諸菩薩，
來供養聽法，是故我稽首。
彼土諸菩薩，具足諸相好，
以自莊嚴身，我今歸命禮。
彼諸大菩薩，日日於三時，
供養十方佛，是故稽首禮。

這是對他方諸菩薩的本願力加持，講的就是第二十二願的成就。這裡說到「本願力」，可知其他每首偈子所說的，也都是阿彌陀佛的本願力成就。靠本願力，生彼國土才能「具天眼耳通，十方普無礙」；靠本願力，生彼國土才能「無我無我所，不生彼此心」；也因為本願力，生彼國土眾生「其性皆柔和，自然行十善」。所以，「本願力」可以放在每一首偈子前面，這樣來念就顯得特別透達。

為什麼在這裡加上本願力？當然其他每首偈子也可以這樣加。菩薩造句，都有他的智慧表達方法。這裡說到：即使是十方淨土的諸大菩薩，來到阿彌陀佛淨土供養、聞法，甚至彼土諸大菩薩供養十方佛，都是靠阿彌陀佛的本願力，那何況我們凡夫呢？

《讚彌陀偈》講到本願力，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在往生彼土時，舉了最下的

例子，「彼國人命終，設應受諸苦，不墮惡地獄」，本來應該墮落地獄、受苦無窮的眾生，他都能往生，何況比這更上的，就通通可以往生，這是「舉下攝上」。這裡舉這個本願力，這是舉最高的大菩薩「供養十方佛」，這樣的大菩薩尚且靠彌陀本願力，那何況等而下之，更要靠彌陀本願力。這種表達非常善巧。

第九，信疑得失。

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
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

這首偈子非常美，我很喜歡，也經常背誦。

「若人種善根」，就是念佛願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名號是一切善的根本。

當然，對善根有不同的解釋。一個就是宿善在我們心中紮了根，我們過去世修過佛法，今生佛法的種子就像根苗一樣發芽，我們順著過去宿善的種子，順著這個根，今生繼續修行佛法。也就是說，過去的宿善成為善根，這是一種表達。另一種就是「善的根本」，也就是指阿彌陀佛的名號。總之，「若人種善根」就是在佛道中修行，行善、念佛願生淨土等等。

「疑則華不開」，如果你懷疑，蓮花就不能開了。

「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如果你信心清淨，花開就見佛。

這段話其實是對《無量壽經》的註解，《無量壽經》在講到胎生、化生時說：

爾時慈氏菩薩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彼國人民胎生、化生？」

佛告慈氏：「若有眾生，以疑惑心修諸功德，願生彼國，不了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稱智、大乘廣智、無等無倫最上勝智，於此諸智疑惑不信。」

這不叫疑嗎？

然猶信罪福，修習善本，願生其國。

這就是「若人種善根」。「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這後面就講花不開了：

此諸眾生，生彼宮殿，壽五百歲；常不見佛，不聞經法，不見菩薩、聲聞聖眾。是故於彼國土，謂之胎生。

這個胎生，就是在蓮花胎裡，不能打開。我們看胎生的狀態：

佛告彌勒：「此諸眾生亦復如是。以疑惑佛智故，生彼七寶宮殿，無有刑罰乃至一念惡事，但於五百歲中不見三寶，不得供養、修諸善本，以此為苦。雖有餘樂，猶不樂彼處。若此眾生識其本罪，深自悔責，求離彼處，即得如意，往詣無量壽佛

所，恭敬供養；亦得遍至無量無數諸餘佛所，修諸功德。彌勒當知，其有菩薩生疑惑者，為失大利，是故應當明信諸佛無上智慧。」

這是講胎生的損失，就是在蓮花胎當中出不來，五百歲不見諸佛，鎖住了。

我們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是什麼狀態。

若有眾生，明信佛智乃至勝智，作諸功德，信心迴向。

「明信佛智」，這就是「信心清淨」。「明」就是淨，「明信」就是信心清淨。

「作諸功德，信心迴向」，「諸功德」，慧淨上人解釋的就是指阿彌陀佛名號，這句名號總攝一切功德。當然，並不是說只念名號，不做別的善事，別的善事是以名號為體。「信心迴向」，就是在信心當中，求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也就是「明信佛智」。

此諸眾生，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跏趺而坐。須臾之頃，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諸菩薩具足成就。

「此諸眾生」，你看，「信心清淨者」怎麼樣？「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這不是「華開則見佛」了嗎？

這兩段經文如果詳細解釋的話，是要費一些語言的。要知道，所謂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稱智、大乘廣智、無等無倫最上勝智，就是指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尤其指第十八大願——稱名必得往生願。這是阿彌陀佛智慧的結晶，是無可超越的，是普度一切的，是不可思議的，是稱說不盡的。這樣的智慧，如果你不能相信，說：「這樣念佛就能往生嗎？」那你就不了佛智，是在作可思議的分別。「要這樣那樣才能往生」，那就是可稱，就不是不可稱，就不是大乘廣，就只能度極少數人，怎麼可以廣度一切眾生呢？那也就不是無等無倫最上勝智了，而是有等有倫有上智。這樣就不是阿彌陀佛的智慧。所以善導大師就說：「彌陀智願海，深廣無涯底。」

彌陀的智慧就是他的本願救度，以這句名號為體。彼佛智慧也就是彼佛光明，彼佛光明也就是彼佛名號。所以，名號、光明、智慧，其實就是一件事情。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如果我們念佛，這就是大智慧，也就被彌陀的智慧光明所攝取。

信心即清淨心

這裡需要討論一個題目，就是「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以信心為清淨。

我們往往在悲嘆：「我沒有清淨心啊，要怎樣才能達到清淨心？」以凡夫來說，只有信心是清淨的，其他都是沒有清淨可言的。一般都誤解說「我這樣打坐，坐得

好清淨哦！」其實那都是染污的、不清淨的，他不認識什麼叫清淨。信佛了，信受彌陀救度的心就是清淨心，所以叫「信心清淨」。

關於「信」，在佛門裡有專門的定義，唯識學的定義是這樣的：

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為性，對治不信，樂善為業。

所謂「信」，並不是要抓住什麼。這裡的「信」，其實跟世間講的「信」不一樣。世間講的「信」是信用，要遵守諾言。佛門講的「信」，內涵非常豐富，有特別的指向。

「於實德能，深忍樂欲」，「於」就是對於，「實」是真實的，「德」是具足功德的，「能」就是能夠給我們利益的，能夠救度我們的，能夠讓我們心生希望的，能夠讓我們有所期盼、可以達到的。這個真理、真實的功德，能讓我們也可以契入，內心對這些深深地歸命、信仰、順從、認可、好樂。你如果覺得達不到，那麼你的好樂心就發不起來；如果對方不是真實的，是虛幻的，當然好樂心也發不起來。要追求真理；有的人追求的是染污法，那是煩惱。這裡講的「信」，就是這幾方面，尤其指三寶的功德。

三寶所展現的，就是真實、真理。這種真實、真理，具足無上功德，這叫「德」。它能救度我們，施以我們大的利益，這叫「能」。而這種「能」，在我們心中能夠生起希望。比如念佛往生，念佛往生是不是真實的？是真實的。它有沒有救度我們的功德？有。能不能救度我們？能！我們能肯定。我們肯定之後，說：「我就是一信到底，絕不動搖！」這叫「深忍樂欲」，這種信心非常深固。

「忍」是忍可、決定，沒有任何人可以破壞，這就是無生法忍，因為這是阿彌陀佛的境界，極樂淨土就是無生界，這句名號也是無生界，那我們信仰這句名號，對這句名號的實、德、能，完全認可，「深忍樂欲」，這就是無生法忍，這就是現生不退轉。

「樂」就是好樂、歡喜，由樂而生出這種清淨的願望。

「欲」就是一定要獲得，一定要往生，一定要成佛。

所以，這些詞都是形容對實、德、能的一種盼望。

「心淨為性」，對三寶、對彌陀名號所具足的真理性、功德和救度的能力產生信心，這種信就能讓我們的心清淨，這叫「心淨為性」。有這種作用和功能，使得我們的心趨向清淨，這是「信」本身的作用。

「樂善為業」，在這種信心的狀態下，就願意去行持善法。有人說「信了彌陀救度會造罪」，這怎麼可能呢？「樂善為業，心淨為性」，怎麼會喜歡染污呢？從定義上是講不通的。

給大家布置一個作業，大家回去進一步思維，為什麼這個信心能稱為清淨心？

要好好想，好好思維，在心中體會它。信心這種清淨是怎樣的清淨，染污又是怎麼回事。

聞法要思維。很多人沒有「信心清淨」這種概念，就不知道什麼叫染污，什麼叫清淨。希望大家細細思維。

如果對彌陀的救度有所感悟，一定知道什麼是清淨，而這種清淨和我們心的本性是非常相應的。就好像一個人在麻將館裡，熏染得已經習慣了，但是把窗戶一打開，他就馬上覺得外面的空氣很清新。如果沒有打開窗戶，他固然不知道，可是一打開，立刻就知道了。我們的心，既然呼吸到了極樂淨土的新鮮空氣，呼吸到了名號的清淨功德，那當然知道什麼是不淨的，馬上就有一個對照，知道「信」為什麼清淨，其他為什麼不清淨。

這種清淨，跟所謂的禪定、伏住妄念相比，那是不一樣的。在體性上是不一樣的，在階位上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就知道什麼是尊貴，什麼是下劣。如果不了解這一點，那些沒有信心的人，往往就會去追求那些東西，而那些對我們來說，沒什麼可貴的。

「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前面兩句是說胎生，疑惑佛智，到極樂淨土五百歲不見諸佛；後面兩句是說化生，明信佛智，「須臾之頃，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諸菩薩具足成就」。

「信心清淨」，我們為什麼對這裡特別多加筆墨呢？因為有很多人都在擔心「我雖然念佛，可是心不清淨」，也有人在教導說「你念佛沒有清淨心，是不能往生的」，這樣心中就起疑慮，對於到底什麼是清淨心不了解。

龍樹菩薩在這裡說得就特別清楚：信心就是清淨心。怎麼理解呢？有人說「我信佛了，可我還是妄想很多，感到不清淨」，這裡需要說清楚，如果說不清楚，或者我們不能正確理解，那就可能把「信願」置之不顧，然後去追求一種功夫，可是又做不到，這就危險了，走錯路了。所以，這個地方有必要把它辨析得清楚明白一些。

信心稱為清淨心，主要的原理就是因為我們所信的對象是清淨的。所信的對象清淨，決定了能信的信心也是清淨的，這是根本的原理。如果所信是染污的，當然能信也是染污的。

「信」，本來是以所信作為它的本質內容。好像這個房間一樣，裡面是清新的空氣，它當然就是清淨的；裡面是濁染的空氣，它當然就是濁染的。因為信心是以所信的對象、內容，成為它本身的內容。你信什麼，信心所包含的就是什麼。我們信的對象——三寶是清淨的，當然我們的信心就是清淨的。

所謂「信心」，一方面是倚靠、倚仗、依賴，就是說「我倚賴對方，我就信他」；另一方面，它有個功能，就是把對方拿來為我所用，所以叫信任、信用，「我相信

你，就用了你。你講的話，你怎麼說，我怎麼依；你的思想，你的行為，我用了你，我自己是空的，我完全信你。那麼，你的就是我的，就把你的拿來給我」：信有這種神奇的作用。

我們信佛，無條件地信佛，心空空蕩蕩來信佛，等於是把佛拿到我們心中來。佛是清淨的，拿過來我們就清淨了；如果拿過來的是黑的、染污、墮落的，當然也就不清淨了：根本原理在這裡。

同時，「信心清淨」也有體和相兩方面。體就是它的本質、體性，這裡講「信心清淨」，就是講它的本性是清淨的，它的性質是清淨的。至於說「現在我還有妄想雜念」，這是一個「相」。「相」上未必有那麼清淨，但是體性清淨是最根本的。

這需要打個比喻。比如一團由灰塵構成的泥土，它的體性是染污的，裡裡外外都是灰塵。現在我們把它捏在一塊兒，甚至把它壓縮得很結實，這不就乾淨了嗎？也沒有灰塵了。但是，它的體不淨，雖然相上很淨。你看，捏得很緊，也不灰塵遍布的，甚至可以做一個紫砂壺，不是很乾淨嗎？但它的體性是不淨的。

再看黃金，黃金的體性本來是清淨的，明亮、純淨、不染，可是黃金成了碎片、粉末，即使化為粉末，它仍然每一粒每一粒都是金燦燦的，都是很乾淨的。

這個比喻說明什麼呢？就像我們這種人，有很多妄想雜念，妄想雜念是因為貪瞋癡三毒本性，現在通過禪定克伏它、遮障它，用強力把它凝聚，讓它不要浮動，那就好像把塵埃凝成團，做成紫砂壺一樣。但是貪瞋癡三毒的體性沒有改變，所以它仍然是染污的，它的體性是染污的；相上，「我最近妄念比較少一些，不那麼塵土飛揚」，相上你感覺有一分清淨，但這不是真實的清淨，這是「相」。

在體性方面，我們信阿彌陀佛，雖然相上是妄想紛飛，這個事，那個事，好像粉末一樣，但都在信心當中，都沾染了阿彌陀佛信心的色彩，以這個信心在生活中處理一切，它本身就是清淨的。

希望這樣的譬喻，能夠讓大家理解到底什麼是清淨。

前面也說到佛教唯識學對「信心」的定義：「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為性，對治不信，樂善為業。」也稍微解釋了一下。信心的功能、作用、趨向就是清淨的，這是它的體性所決定的。如果我們細心檢點的話，對於三寶，對於阿彌陀佛真實救度功德的信心，所謂「實、德、能」，我們能夠蒙受彌陀的救度，所謂「信心歡喜」，這樣的信心，我們說它是清淨的。我列了五點，跟大家分享：

第一，信是不疑，不疑故清淨。你想想，如果你心裡懷疑，疑神疑鬼，這個心清淨嗎？疑心是一個典型的煩惱。在唯識學的名相當中，疑，不信，是一個大煩惱，根本煩惱，因為它是有遮障性的，是染污的，是隔礙的，是模糊的。懷疑一件事情的時候，心裡是明朗的嗎？是很模糊的，「是這樣嗎？不是這樣嗎？」心裡是隔障

的。懷疑一個人，你的心跟他能相通嗎？你懷疑時，心裡一定是七上八下的，這都很染污。夫妻之間也好，交朋友也好，就拿世間淺顯的例子來比喻，疑心一起，馬上是不舒服的，很負面，很染污。如果你非常有信心，彼此信任無礙，這樣心裡就透亮，就舒服。這是從淺顯的事來看信的作用和體性。那何況我們信仰的三寶，如果跟三寶之間有隔障，擋住了，甚至懷疑、排拒，這當然就是染污。反過來講，如果信順無疑，這就是清淨。

第二，信是透明，故清淨。信怎麼透明呢？能信和所信之間沒有隔障，就像透明的玻璃一樣。我們信阿彌陀佛，信佛所說。佛說有三世因果，我們就相信；佛說有極樂世界，我們就相信。這樣，我們跟佛之間完全像透明的窗戶一樣，看過去是沒有障礙的。佛說有三世因果，你說：「這個，還沒證明；極樂世界，望遠鏡還沒望著，到底有沒有？」你的心跟佛之間肯定是擋住了。如果不完全否定，那等於就是一塊毛玻璃，看外面隱隱約約似乎有點光，但什麼東西看不清，這就是一般的狀況，這就是染污。如果完全不相信，「這是你們自己編出來的神話！」那等於就是一面牆，全部擋住了。

所以，信，就是透明。「明信佛智」，「生淨明」，信心就是透明，這就是清淨。窗戶的玻璃上有很多髒物擋住了，灰塵沾滿了，這乾淨嗎？不乾淨。擦得透明了，它就乾淨了。我們的信心也是一樣，如果疑惑的話，就不乾淨，染污。

第三，透達，故清淨。透明，是我們用眼睛看；透達，不光看出去無障礙，而且是凡心跟佛心之間直接透過、通達，達到佛心那裡。我們凡心跟佛心怎麼能結合？你走去嗎？寫信？沒辦法達到。但是通過信心，凡夫的心就可以入佛的心。唯有信，是我們跟佛之間溝通的橋樑、頻道。我們信阿彌陀佛，就跟他的心交融了，光波的振動頻率是一樣的，就在一個頻道上了。

信，就是透達，凡心直契佛心。凡心就像濁水，我們的心雖然是濁染的，濁染的水進了清淨的大海，會怎麼樣？就變得清淨了，被大海水蕩淨了。我們的心雖然是濁染的，可是通過信心，能透達到佛心，這樣就變得清淨。

第四點，用淨摩尼珠的譬喻來說明。這個譬喻出自《往生論註》。一方面我們信佛，是凡心入佛心；同時，「信心為手」，是把佛心拿到我們心裡來，也是佛心入凡心。我們信了佛，佛所有的一切，就成為我們所擁有的，「我信了你講的話，你講什麼就是什麼，你的意見就成為我的意見，那我就完全聽你的。你錯了，我也錯了；你對了，我也對了」。我們信佛也一樣，我們信了佛，佛心入了我們的心，他的語言、道路、所有功德，他的全部就是我們的，這就是「信心為手」，非常善巧，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去修行功德。

告訴你，你修行功德是白費、沒用。等一下我會作個譬喻，讓你知道，你修行

簡直沒有用，絲毫沒有用；不是可能有點用，是百分之百沒有用。

阿彌陀佛的名號，阿彌陀佛的功德，就好像一顆淨摩尼寶珠一樣。淨摩尼珠如果放在水中，無量生死罪濁之水自然就清淨了。因為摩尼寶珠有這種功能，能夠淨化，放在水裡什麼毒都能消掉，什麼染污都全部清淨。現在發明了酵素，有人向湖裡倒酵素，藍藻都沒有了。為什麼？它有這個作用。酵素都這樣了，何況淨摩尼寶珠？這顆寶珠往裡一放，大海都清淨了。我們的心雖然有無量罪垢，但是我們信了六字名號，自然地，心就清淨。

第五點，信心讓我們產生希望，有光明喜樂，生死無懼，故清淨。這不是清淨的自然體相表現嗎？你有了信心，心裡是光明的，心生希望。「哎呀！這次生死真了了，到極樂世界有分，能夠成佛！」

為什麼你能相信？為什麼他不能相信？信了就信了，心裡就非常光明，是一片光明景象，有歡喜，有喜樂，這樣都是與清淨相應的，生死沒有恐懼。他不信，疑惑，擔心，「哎呀，我到底怎麼辦？我要輪迴，我要墮落」，這些都讓他的心是絕望、黑暗的，是憂愁、恐懼的，這都是染污的。反過來，信就如光破暗，如同光明破除黑暗一樣，就有清淨。

所以說淨土就用兩個詞來形容：「清淨」，「光明」。光明也就是清淨，清淨也就是光明。

總之，信心就是清淨。剛才說過了，清淨有體有相，以六字名號為我們的信，這是體性清淨；在日常生活當中，如果我們多念佛，就會少些妄念，這樣在相上也能進一步清淨。這是兩層。如果比較的話，一般的用功，所謂遮伏妄念、深入禪定，這還不是真的清淨，頂多叫「一分相似清淨」。人的心一旦沉澱下來，跟佛性的一些內涵就比較相通，就能感受到一份寂靜和安寧。但究竟來講，凡夫這種禪定是通外道的，在達到無漏境界之前，都是貪瞋癡煩惱具足，這樣的話，就不能稱為真的清淨。

可是六字名號不一樣，「不斷煩惱得涅槃分」。我們信佛念佛，雖然從表相來看是凡夫，東想西忙，吃喝拉撒，但是不一樣，是清淨人；清淨就不受罪染，信心是清淨的。因為無論如何深入禪定，無論如何克伏妄念，如果沒達到無漏，還是貪瞋癡三毒具足，再怎樣都不出三界；既然不出三界，三界之內完全都是染污，都是黑暗，都是顛倒。三界是顛倒法、虛偽法、染污法，在這當中，從本體來講，就沒有真正的清淨可言。

就剛才打的比喻，有「一分相似清淨」，把塵埃暫時收在一起，用一種禪定力把它壓縮，但是並沒有把它斷除。就像一缸水一樣，慢慢沉澱，不斷沉澱下來，好像水乾淨了，但泥還在下面，一攪和馬上就混了，必須把泥拿走。

聖道修行首先是要伏煩惱，然後斷煩惱、滅煩惱。先要把煩惱的塵埃伏住，讓它不湧現，然後再把它洗乾淨，拋除掉，斷滅，沒有任何貪瞋癡，這個時候你才清淨。

清淨本身跟禪定幾乎沒什麼關係，禪定或許是聖道法門走向清淨的一個手段、方法，但它本身不代表清淨，它是一個方法問題，它本體不是清淨的。在三界裡你就是染污的，沒辦法。處在三界當中，就好像入了黃河之水，你跳進黃河，到處都是染污的，你是洗不清的。你左邊右邊、前面後面都是黃河水，都洗不清；水面不行就一個猛子紮下去，到哪裡都不行；「這裡不行，我到下游」，下游更黃，這都不行。

在三界當中，不管在哪一道，都是不清淨的。「我使勁拱到天上」，還是不清淨；「那紮下面」，也不清淨；這輩子、下輩子，在上游、中游、下游，都是不清淨的。

又好像入了伊蘭林，伊蘭林是佛經裡經常說的，也叫臭樹林。這種臭樹的林子，大象走進去都要狂掉，人鼻子一聞馬上就瘋了，臭得不得了，濁氣熏天。你到了這樣一個臭的林子裡，還想呼吸到新鮮空氣嗎？那是不可能的，怎麼聞都是臭氣。我們在三界當中，不管怎麼樣，都是沒有真實的清淨可言。

所以曇鸞大師就說有兩種功德：一者不實功德，一者真實功德。真實功德就能出離三界，是諸佛菩薩所修。

凡夫的心怎樣才能得到清淨？念佛！念佛就是清淨心了。信願、信心、信阿彌陀佛，這個心就是清淨心。就好像房間濁染了，要怎樣才能清淨？打開窗戶，風一吹，房間裡煙氣不就沒有了？如果現在空氣不乾淨，我們肺裡都是濁氣，那怎樣才可以清淨？到樹林裡呼吸新鮮空氣，對不對？「哎呀，真透，真舒服！」如果不到外面，不借助外力，不讓外面清新的空氣進到胸腔裡，它自己會乾淨嗎？不可能。房間裡如果濁染了，你拿扇子使勁扇，不打開窗戶，沒用，仍然是濁染的。如果水流濁染了，怎麼能清淨？要有源頭的活水流進來，濁染的水就會自然乾淨。

大家可能缺乏這樣的經驗，我小時候在農村玩水、玩泥，就有這個經驗。牛，或者小孩子在水裡攪，水渾得不得了，就像米湯一樣。心想：「這水肯定沒辦法乾淨了。」第二天早上去看，它乾淨了，所有泥漿都沉澱下來，很細很細的那種，沉下去了。那是為什麼呢？因為昨天攪得很髒的時候，它底下有個泉眼，這個泉眼雖然很細，只是一股水，像煙一樣，因為它是清淨的，慢慢流出來，第二天早上來看，整個一潭水都乾淨了，泥沙自然就沉澱下來了。有源頭活水過來，這潭水自然會清淨；如果沒有這個泉眼，過好幾天來看，還是渾水。

我們內心是染污的，一定要有外面清淨的東西加進來，把它替換掉，它才可以乾淨。凡夫在三界當中，所思、所想、所見、所聞，這一切都是染污的，靠自己在三界裡面淘出個清淨，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借助外面真正清淨的本體進來把它替換掉，這就是所謂信心。讓佛心入我心，讓佛的名號功德進入我們心中。

佛怎麼能進來？佛怎麼到你家裡來？就是信。佛本來就在你家門口敲門，他說：「我要進去，我要進去。」你一信就打開門了。如果你在裡面把門關得很緊，他就進不來。所以信心就是打開門，你一信佛，佛就進來。就像光線本來就在窗戶外面，不要把窗簾拉得緊緊的，把門關得緊緊的，只要一打開，光線自然就進來了。阿彌陀佛遍十方界，就在你門口，就在你心門上，你只要信心門一打開，佛就進來了，這樣心就清淨了。

關於這些，我們再引用兩句祖師的話作為引證。第一句是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中所說的：

譬如淨摩尼珠，置之濁水，水即清淨。若人雖有無量生死之罪濁，聞彼阿彌陀如來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名號，投之濁心，念念之中，罪滅心淨，即得往生。

「淨摩尼珠」就是阿彌陀佛名號，「濁水」就是凡夫三毒染污的心，心水混濁。

「置之濁水，水即清淨」，這是摩尼寶珠的作用、功能。

「若人雖有無量生死之罪濁」，罪業是濁染的，有罪，心就濁染。

「聞彼阿彌陀如來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名號，投之濁心」，把阿彌陀佛寶珠名號放在我們濁染的心中，怎麼「投之濁心」？就是信！信，投入進來。

「念念之中，罪滅心淨，即得往生」，這就是清淨心。所以，清淨心就是信心。信心寶貴不寶貴啊？信心清淨不清淨啊？信心清淨！不要認錯了爹娘，不要認錯了寶物；把寶珠當作魚眼睛扔掉，把魚眼睛當作寶珠留下來。什麼遮伏妄想、深入禪定、克伏妄念，那是魚眼，不要魚目混珠。真正的寶珠就是信心。

有的人念佛，不在信心上做文章，不在信願方面下功夫，把信願擱在一邊，「怎麼伏住妄念……」，去修那些，這太可惜了！這叫魚目混珠，以珠換目，拿一個寶珠換了一個魚眼睛。換了之後還炫耀呢，「你看，這下我真有所得，非常寶貴。」拿一個魚眼睛來炫耀，結果另一個人看到了：「哎呀，你得到魚眼睛了！」把自己的寶珠也丟掉，向他學習，也去貪求這些——沒有必要！大家要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寶物。

善導大師《觀經疏》說：

言中間「白道」四五寸者，即喻眾生貪瞋煩惱中，能生清淨願往生心也。

「貪瞋煩惱」，就是無量生死罪濁之心。

「清淨願往生心」，就是中間的白道，白道就是六字名號。所以很顯然，這個「清淨願往生心」，也就是信佛念佛願往生心，以信念阿彌陀佛為本體，特別加了兩個字——「清淨」。貪瞋是罪濁、染污、不淨的，而願往生心是清淨的。這裡信心、願心，本質是一樣的，或者講信，或者講願，都一樣的，所以用了「清淨」，龍

樹菩薩說「信心清淨者」。

所以，大家不要錯認，要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清淨。

第十，諸佛歎德。

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
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

這是諸佛歎德。

(3)攝淨土德

接下來從第二十偈開始，是「攝淨土德」。

1 總讚

第二十偈是總讚淨土之德：

其土具嚴飾，殊彼諸天宮，
功德甚深厚，是故禮佛足。

阿彌陀佛的淨土具足莊嚴寶飾，超勝一切，比天上更加殊勝、超越。

「功德甚深厚，是故禮佛足」，這是佛的清淨無漏功德所感，當然非種種天界所可比擬，這就說明極樂世界是報土。

2 別歎

從第二十一偈開始是別歎，先歎主功德。在淨土當中，既有依報，也有正報。依報就是剛才講的，總的說明一下；正報有佛，也有眷屬菩薩。先歎佛：

佛足千輻輪，柔軟蓮華色，
見者皆歡喜，頭面禮佛足。

這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佛的腳下有千輻輪相，凡夫當然沒有這個相。佛的腳是非常柔軟的，代表他的慈悲，是蓮花一樣的寶色，代表清淨，出污泥而不染。

第二十二偈：

眉間白毫光，猶如清淨月，
增益面光色，頭面禮佛足。

阿彌陀佛眉間的白毫，好像清淨的滿月一樣。月亮發出光輝，能夠明照周圍。佛的面相本來就非常清淨、圓滿，這樣清淨白毫的光輝更增加了佛面貌的光輝，這叫「增益面光色」。

本求佛道時，行諸奇妙事，
如諸經所說，頭面稽首禮。

佛為什麼從腳下到頭上都跟別人不一樣，有這樣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有這樣殊勝微妙的相好功德呢？是因為他求道的時候，有種種殊勝的功德修行。

第二十四、二十五偈說口業：

彼佛所言說，破除諸罪根，
美言多所益，我今稽首禮。
以此美言說，救諸著樂病，
已度今猶度，是故稽首禮。

「美言說」，一是阿彌陀佛的聲音美，一是所說的內容殊勝。種種美善言說，能滅除我們的貪瞋邪毒，讓我們的心得到清涼、柔軟、自在。惡毒的話，甚如刀劍。講的話不好聽，那很傷人，而佛所說的話都是美妙無比的。

「救諸著樂病」，眾生執著種種欲樂，這其實是病，佛所說的話能夠救拔我們的病苦。

「已度今猶度」，已度了無量無邊眾生到極樂世界，現在還在度眾生，他是一尊常住在世的佛。

接下來講眷屬功德，眷屬就是佛的弟子。

人天中最尊，諸天頭面禮，
七寶冠摩尼，是故我歸命。
一切賢聖眾，及諸人天眾，
咸皆共歸命，是故我亦禮。

這是講極樂世界的法眷，菩薩、天人、聲聞等，都歸命、讚歎、依靠阿彌陀佛。

第二十八偈，這首偈子也特別重要。

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
自度亦度彼，我禮自在者。

「乘彼八道船」，「乘」，能乘的人是哪些人呢？就是前面「一切賢聖眾，及諸人

天眾」;「彼」，就是指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八道船，「八道」是八正道，「八道船」也就是六字名號。

《易行品》說「水道乘船則樂」，這稱為易行道。易行道乘船的比喻，在前面說了「難易二道判」，在後面諸佛、諸大菩薩的易行中，特別就說在阿彌陀佛這裡，「乘彼八道船」，那就充分說明易行道的根本、實質、聚焦點，就在阿彌陀佛的易行。

前面說為什麼是難行道，「何況於菩薩，自度亦度彼，於此二乘人，億倍應精進」，難行道之所以是難行道，因為他要自度，還要度別人，這個任務非常艱巨，很難做到，要比阿羅漢億倍精進，所以就稱為難行道。

現在好了，有解決辦法了，「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自度亦度彼」，這不就容易了嗎？本來很難，現在乘了八道船，就不難了，能度過廣闊無邊的生死大海，「能度難度海」，而且是「自度亦度彼」。

我們翻到《淨土宗聖教集》第 188 頁，「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水道乘船是安樂門。「水道乘船則樂」的易行道，到底體現在哪裡？如何「則樂」？第二十八偈說「乘彼八道船」，你看，水上乘船。「能度難度海」，這不是水上乘船嗎？「自度亦度彼」，前面是個目標，而在這裡就完全得到了實現。所以很顯然，易行道的歸趣、核心、焦點在這裡。

「我禮自在者」，這裡用了「自在者」，這就有特別的意涵。就說阿彌陀佛要度眾生，「自度亦度彼」，他是很自在的，沒有任何的局限和障礙。

如果我們去做的話，那就不自在，就有障礙，就可能墮落，「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我們不是自在者。

我們依靠阿彌陀佛，乘上他的八道船，阿彌陀佛自在度眾生，我們也可以「自度亦度彼」，也能達到這些。

所謂「乘彼八道船」，能乘的人就是一般的人天、賢聖、凡夫眾生，所乘的就是阿彌陀佛大願船。它的功效，對自己來講，「能度難度海」，這是自度；同時還可以度別人，「自度亦度彼」，這才是大自在的境界，所以說「我禮自在者」。我們自己本身，也可以這樣自在地度眾生。功德利益的殊勝，很明顯地體現在這裡。

接下來第二十九偈：

諸佛無量劫，讚揚其功德，

猶尚不能盡，歸命清淨人。

這裡說「清淨人」，這也有道理，跟上下文聯繫在一起。「清淨」，上下文講了三次，上面說「信心清淨者」，這裡說「歸命清淨人」，下面第三十一偈說「心常得清淨」。「心常得清淨」，從哪裡得清淨？「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歸命清淨人」，

信投、依靠、歸命清淨的人，心就能清淨，這叫「信心清淨」，所以這三句話列在一起，看得很清楚。

這就是「攝淨土德」。

(4)迴向發願

最後是「迴向發願」。迴向發願也有三首。

1願護念

我今亦如是，稱讚無量德，
以是福因緣，願佛常念我。

這是第一種願，「願護念」，願得到佛的護念。

2願得信

我於今先世，福德若大小，
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

這也是迴向，第二種願，「願得信」。因為信心就是清淨，所以「心常得清淨」就是願得信。

這裡講「得信」，其實和「願」是一體的。「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佛所」有兩重意思：第一，「願我於佛」，就是前面那句「歸命清淨人」；第二，「願我於佛所」，「佛所」就是佛的淨土，他所住的地方，於佛所心得清淨，就是願生西方極樂世界，發這個願心，「清淨願往生心」。

我們各位願生西方極樂世界，對阿彌陀佛的佛所，有沒有「心常得清淨」啊？如果雖然願生西方極樂世界，但是懷疑說「我真的能往生嗎？我看我這樣子也不行」，這個心沒有得清淨。「我往生一定！這樣就能往生，太歡喜了！阿彌陀佛決定救度！」這就是「於佛所，心常得清淨」，這就是清淨，這個願生心就是清淨的。

善導大師解釋說：「迴向發願願生者，必須決定真實心中迴向願，作得生想。」沒有任何的擔心、疑慮，這就是信心清淨。「心常得清淨」，龍樹菩薩也這樣說，我們當然要依循菩薩、祖師的教導。

3願迴施

第三十二首偈：

以此福因緣，所獲上妙德，

願諸眾生類，皆亦悉當得。

不僅「願佛常念我」,「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也願一切眾生都跟我一樣，都能得到佛常護念、心常清淨，能獲無上妙德，通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是龍樹菩薩的心願。

所以有三方面：願護念，願得信，願迴施一切眾生。

這三十二首讚佛偈，意義、內涵非常深，非常好。

天親菩薩《往生論》的讚佛偈，曇鸞大師的讚佛偈，善導大師的讚佛偈，都非常美妙，大家可以經常誦讀，增加我們的喜悅和信心。

何以沒讚無量壽

這裡有兩個需要追蹤的問題：

第一，一般讚阿彌陀佛，一定會讚無量光，也會讚無量壽，可是本讚佛偈裡沒有提到無量壽，這是為什麼？

當然，可以讚，也可以不讚，但是略掉了，我想是有道理的。因為《易行品》要解決的問題，是要「疾至阿惟越致」，是要今生快速地達到不退轉，在這種前提下，如果說阿彌陀佛是無量壽，到極樂世界無量壽，是不是隱含著說要無量壽的時間才可以達到不退轉呢？如果這樣的話，就會降低對疾至不退轉這個目標的說服力。當然，站在佛的角度來講，無量壽就是恆常住世地度眾生，但是依我們往生極樂世界來講，並不需要無量壽才可得到不退轉，我們在今生就可以得到不退轉。而且，到極樂世界，「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是故我歸命」，當下獲得阿彌陀佛無量功德，所以這裡無量壽就略而不談。

依四十八願造偈

第二，這三十二首偈撰作的依據，主要是依據《無量壽經》，尤其是四十八願，當然也綜合了《觀經》《阿彌陀經》的內容。我們來看：

第四偈「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這一首其實就是第十八願成就文，也含攝了第十一願「必至滅度」的意思。「即時入必定」也就是「即得往生，住不退轉」。「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也就是阿彌陀佛的名號，這首偈子就包含了第十一願和第十八願的意思。

第五偈「彼國人命終，設應受諸苦」，第六偈「若人生彼國，終不墮三趣」，這是第一願和第二願。

第七偈「人天身相同，猶如金山頂，諸勝所歸處，是故頭面禮」，這是第三「無

有好醜願」、第四「身皆金色願」。

第八、九、十偈，講的就是第五願到第十願，就是六通具足，這是很明確的，次序都一樣。

第十一願，前面第四偈已有了。第十二願，第一偈「無量光明慧」，第二偈「金色妙光明」，就是第十二願。第十三願「壽命無量願」，略而不談，因為是講「即得不退轉」的，同時也說「即具無量德」，說明往生證果之快。接下來，第十四願是「聲聞無數」，這裡也是有的，第十一偈「聲聞眾無量」就是第十四願。第十二偈「自然行十善」，其實是第十六願，彼國不聞一切惡名，自然行諸善法。第十八偈「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講到第十八、十九、二十願，糅合在一起。第十五、十六、十七偈講的是第二十二願。

我們這樣看起來，就知道龍樹菩薩主要是依據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來說明的。

意猶未盡

到這裡主要內容都講完了，但是還意猶未盡，不能戛然而止，還要有一個平穩的收場。因為前面「十方諸佛章」說：

> **問曰：但聞是十佛名號，執持在心，便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更有餘佛、餘菩薩名，得至阿惟越致耶？**
>
> **答曰：**
>
> **阿彌陀等佛，及諸大菩薩，**
>
> **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轉。**

既然講「等佛，及諸大菩薩」，那「彌陀章」這一章說完之後，就把其他「等佛」也列出來，所以下面就接著講，順前面的問答，講了「過未八佛章」「東方八佛章」「三世諸佛章」以及「諸大菩薩章」。

4. 過未八佛章

> **又亦應念毗婆屍佛、屍棄佛、毗首婆佛、拘樓珊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及未來世彌勒佛，皆應憶念禮拜，以偈稱讚：**
>
> **毗婆屍世尊，無憂道樹下，**
>
> **成就一切智，微妙諸功德，**
>
> **正觀於世間，其心得解脫，**
>
> **我今以五體，歸命無上尊。**

屍棄佛世尊，在於芬陀利，
道場樹下坐，成就於菩提，
身色無有比，如燃紫金山，
我今自歸命，三界無上尊。
毗首婆世尊，坐娑羅樹下，
自然得通達，一切妙智慧，
於諸人天中，第一無有上，
是故我歸命，一切最勝尊。
迦求村大佛，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尸利沙樹下，
成就大智慧，永脫於生死，
我今歸命禮，第一無比尊。
迦那含牟尼，大聖無上尊，
優曇鉢樹下，成就得佛道，
通達一切法，無量無有邊，
是故我歸命，第一無上尊。
迦葉佛世尊，眼如雙蓮華，
尼拘樓陀樹，於下成佛道，
三界無所畏，行步如象王，
我今自歸命，稽首無極尊。
釋迦牟尼佛，阿輸陀樹下，
降伏魔怨敵，成就無上道，
面貌如滿月，清淨無瑕塵，
我今稽首禮，勇猛第一尊。
當來彌勒佛，那伽樹下坐，
成就曠大心，自然得佛道，
功德甚堅牢，莫能有勝者，
是故我自歸，無比妙法王。

5.東方八佛章

復有德勝佛、普明佛、勝敵佛、王相佛、相王佛、無量功德明自在王佛、藥王無礙佛、寶遊行佛、寶華佛、安住佛、山王佛，亦應憶念，恭敬禮拜。以偈稱

讚：

無勝世界中，有佛號德勝，
我今稽首禮，及法寶僧寶。
隨意喜世界，有佛號普明，
我今自歸命，及法寶僧寶。
普賢世界中，有佛號勝敵，
我今歸命禮，及法寶僧寶。
善淨集世界，佛號王幢相，
我今稽首禮，及法寶僧寶。
離垢集世界，無量功德明，
自在於十方，是故稽首禮。
不誑世界中，無礙藥王佛，
我今頭面禮，及法寶僧寶。
金集世界中，佛號寶遊行，
我今頭面禮，及法寶僧寶。
美音界寶華，安立山王佛，
我今頭面禮，及法寶僧寶。
今是諸如來，住在東方界，
我以恭敬心，稱揚歸命禮。
唯願諸如來，深加以慈愍，
現身在我前，皆令自得見。

6.三世諸佛章

復次，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盡應總念，恭敬禮拜。以偈稱讚：

過去世諸佛，降伏眾魔怨，
以大智慧力，廣利於眾生；
彼時諸眾生，盡心皆供養，
恭敬而稱揚，是故頭面禮。
現在十方界，不可計諸佛，
其數過恆沙，無量無有邊；
慈愍諸眾生，常轉妙法輪，
是故我恭敬，歸命稽首禮。

未來世諸佛，身色如金山，
光明無有量，眾相自莊嚴；
出世度眾生，當入於涅槃，
如是諸世尊，我今頭面禮。

7. 諸大菩薩章

總共列了 143 位，這是最後一章。

復應憶念諸大菩薩：善意菩薩、善眼菩薩、聞月菩薩、屍毗王菩薩、一切勝菩薩、知大地菩薩、大藥菩薩、鳩捨菩薩、阿離念彌菩薩、頂生王菩薩、喜見菩薩、郁多羅菩薩、和和檀菩薩、長壽王菩薩、羼提菩薩、韋藍菩薩、睒菩薩、月蓋菩薩、明首菩薩、法首菩薩、法利菩薩、彌勒菩薩，復有金剛藏菩薩、金剛首菩薩、無垢藏菩薩、無垢稱菩薩、除疑菩薩、無垢德菩薩、網明菩薩、無量明菩薩、大明菩薩、無盡意菩薩、意王菩薩、無邊意菩薩、日音菩薩、月音菩薩、美音菩薩、美音聲菩薩、大音聲菩薩、堅精進菩薩、常堅菩薩、堅發菩薩、堅莊菩薩、常悲菩薩、常不輕菩薩、法上菩薩、法意菩薩、法喜菩薩、法首菩薩、法積菩薩、發精進菩薩、智慧菩薩、淨威德菩薩、那羅延菩薩、善思惟菩薩、法思惟菩薩、跋陀婆羅菩薩、法益菩薩、高德菩薩、師子遊行菩薩、喜根菩薩、上寶月菩薩、不虛德菩薩、龍德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妙音菩薩、雲音菩薩、勝意菩薩、照明菩薩、勇眾菩薩、勝眾菩薩、威儀菩薩、師子意菩薩、上意菩薩、益意菩薩、增益菩薩、寶明菩薩、慧頂菩薩、樂說頂菩薩、有德菩薩、觀世自在王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大自在王菩薩、無憂德菩薩、不虛見菩薩、離惡道菩薩、一切勇健菩薩、破闇菩薩、功德寶菩薩、華威德菩薩、金瓔珞明德菩薩、離諸陰蓋菩薩、心無閡菩薩、一切行淨菩薩、等見菩薩、不等見菩薩、三昧遊戲菩薩、法自在菩薩、法相菩薩、明莊嚴菩薩、大莊嚴菩薩、寶頂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常喜菩薩、喜王菩薩、得辯才音聲菩薩、虛空雷音菩薩、持寶炬菩薩、勇施菩薩、帝網菩薩、馬光菩薩、空無閡菩薩、寶勝菩薩、天王菩薩、破魔菩薩、電德菩薩、自在菩薩、頂相菩薩、出過菩薩、師子吼菩薩、雲蔭菩薩、能勝菩薩、山相幢王菩薩、香象菩薩、大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華莊嚴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水王菩薩、山王菩薩、帝網菩薩、寶施菩薩、破魔菩薩、莊嚴國土菩薩、金髻菩薩、珠髻菩薩。如是等諸大菩薩，皆應憶念，恭敬禮拜，求阿惟越致也。

伍、總結回顧

《易行品》文句我們學了一遍。通過這樣的學習，大家能夠熟悉《易行品》的基本內容和次第關係。下面總結回顧一下，重點性地作一些歸納、提示。

一、《易行品》之組織結構

首先我們來回顧一下《易行品》的框架和組織結構。

大家應該能回憶起《易行品》的組織框架表。總分兩大部分，一是序說，二是正說。

（一）序說

所謂「序說」，就是鋪墊的部分、起頭的部分，還沒開始正式宣說易行的內容。

序說又分為兩節，一是「舉難請易」，二是「呵問許說」。

《易行品》是《十住毗婆沙論》的第九品。所謂「舉難請易」，是接著前面第六《發菩提心品》、第七《調伏心品》、第八《阿惟越致相品》，這三品難行道的內容，接下來「舉難請易」，說這個很難。這個「難」說了三方面：「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這叫「諸、久、墮」。這樣是「大衰患」，「是名菩薩死」。墮地獄還不恐怖，這個會「大怖畏」，「如人貪壽者，斬首則大畏」，這樣就很恐怖。底下就請問說：「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這就叫「舉難請易」。

這個難，難到什麼程度呢？「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對於這樣的請問，龍樹菩薩並沒有直接回答，沒有說「你問得很好，我馬上回答你」，而是採取了一個逆向的方式，先「呵問」，然後「許說」。先呵斥他：「發菩提心，求菩薩道，這是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要精進勇猛，如救頭燃，要不惜身命，你怎麼這樣不發大心啊？怎麼這樣膽小啊？怎麼這樣沒有丈夫志幹之言啊？像你這樣，怎麼可以啊？」這種呵斥還不只一次，是一而再，一次呵斥不夠，還再次呵斥。

然後說：「發菩提心、求菩薩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應當精進勇猛，你這樣是不發大心。」表面看是批評、呵斥，但是「呵問」之後，接下來就「許說」了。話鋒一轉，「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這叫「呵問許說」。

「呵問」的目的，就是要成就對方的機深信，「你是不是真的來問？你是不是真的體會到自己是一個無有大心、非是志幹、不能精進勇猛修行的凡夫？如果老老實實體認到自己是這樣的根機，就會寶貴這樣的法，『必欲聞之』，等你的心達到一定要聽聞易行道，我就跟你說。」如果還沒到這個時候，「我可聞可不聞，哪有那回

事？那麼容易嗎？」還沒到時候。所以龍樹菩薩這種「呵問許說」非常慈悲善巧，很有智慧。

這是序說的部分。

（二）正說

「今當說之」下面的內容叫「正說」，就是很規範、很正式地來說明易行道的內容，但是也分了兩個階梯、兩個步驟。

先是總判難易二道——「總判二道」，接下來「別明易行」。

1. 總判二道

雖然說「今當說之」，可是直接來說不善巧，很唐突，對方也不容易接受，所以龍樹菩薩先舉了一個比喻，總判二道，以近喻遠，以淺見深。就舉世間的比喻說：「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這是一個大家眼見的事實，接下來就說「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這就是難行道；「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通過這樣的譬喻，對一代佛法作了難易二道大致的分判，而且從眼睛可見的淺顯事實，契入深遠微妙的佛理，讓求問的人心中有個明確的方向，對易行道能夠相信。

易行道是很難相信的，如果沒有這樣的鋪墊，難以相信。雖然舉了難易二道，但難行道的內容在前面說過了，本品所要講的是易行道，所謂「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就用這幾個詞來形容、限定易行道的內容。同時也知道，這個易行道是和難行道相番對的。

難行道是「行諸難行」，那易行道一定是不必行諸難行的。

難行道是「勤行精進」，那易行道一定是不必勤行精進的，不堪勤行精進的人也可以做到。

難行道是「久乃可得」，久遠的時節，那易行道一定是快速的。

難行道會墮落，那易行道一定是沒有墮落的危險的。

難行道是大衰患，易行道一定有大利益。

這樣番對可知易行道的內容。

2. 別明易行

判完難易二道之後，接下來就要講易行道了，這時候龍樹菩薩仍然沒有直接講到阿彌陀佛的易行。因為寶中之寶不是馬上就拿出來，首先要鋪墊、宣傳說怎麼怎麼好，「你很想要了，我拿給你看吧」，拿出來結果是個盒子，還沒打開。別著急，

好的寶物裝在好的盒子裡，然後先用了「十方十佛章」的盒子，講善德佛，「淨土怎麼怎麼好，善德佛怎樣怎樣的功德」。這樣講「十方十佛章」，「為蓮故花，為實施權」，等於一個無上價值的明珠，要用一個好的盒子裝起來。「十方十佛章」等於端上一個寶盒，但是盒子沒打開，還不知道裡面藏的什麼寶物，這時阿彌陀佛的名字還沒顯示出來。這就是「十方十佛章」的內容。

接下來打開盒子，第二章「十方諸佛章」，「阿彌陀等佛，及諸大菩薩，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轉」。第二章又設了一問，本來是兩重問答，第一問「有沒有易行道？」第二問，「十方十佛章」講完之後，「但聞是十佛名號，執持在心，便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更有餘佛、餘菩薩名，得至阿惟越致耶？」本來都已經告知了十方十佛的易行，為什麼還要問呢？

這有幾重含義：一是契機的問題，不契他的機；二是代其他眾生來問，尤其是代我們來發問。因為如果到此為止的話，彌陀的易行就顯示不出來，也不能顯示彌陀的殊勝，所以這是明知故問。

引到第二步，這個問題就展開了，「十方諸佛章」就打開。這時打開還沒有單獨拿出來，寶珠還在盒子當中，但是打開了，放光了，金光一現，寶物出來了。

到了下一章，第三章「西方一佛章」，這一章是專門說明阿彌陀佛的，前面有一個鋪墊，「是諸佛世尊，現在十方清淨世界」，都在十方的清淨世界，「皆稱名憶念：阿彌陀佛本願如是」，阿彌陀佛本願什麼樣？是這樣的：「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以偈稱讚」。底下列了 32 首、128 句的讚偈，可見「彌陀章」的內容非常豐富，是重點、核心。就好像把盒子打開後，見到寶珠，寶珠拿出來，放在手上了，這叫「花落蓮成」，也叫「廢權立實」，其他內容在這一章當中都不談了，這是「彌陀章」。

「彌陀章」接下來是「過未八佛章」「東方八佛章」，是順著前面「阿彌陀等佛，及諸大菩薩」，順帶而說，看文詞很簡單，沒有詳細解釋，只是列一列。後面「三世諸佛章」「諸大菩薩章」也是為了跟《十住毗婆沙論》下一品《除業品》內容相銜接，又過渡到聖道門普通的解釋。

《易行品》的框架就是這樣，大家學完，思路會清晰。

二、《易行品》之歸趣

接下來討論《易行品》的核心，或者說《易行品》的歸趣。

菩薩道中有難易二道，捨難歸易；易行道中有通有別，從通入別，最終歸於彌陀之易行（見慧淨法師《易行品概說》）。

因為《易行品》講的內容確實很廣泛，共有七章，「西方一佛章」僅僅是其中的一章而已，除了彌陀的易行，還有諸佛的易行，所以有人認為「阿彌陀佛的易行跟諸佛易行是平等的，也沒有什麼特別」。這樣的話，它的核心就不明了，所以我們要詳細討論《易行品》龍樹菩薩的本意到底在哪裡。

捨難歸易，從通入別

我們看《易行品》，有兩個階位的升進：首先是難易二道的分判，菩薩道當中有難行道和易行道，分判的目的在哪裡呢？捨難歸易。接下來在易行道當中，有諸佛易行和彌陀易行，諸佛易行是共通的，是在一起合講的，十方十佛捏在一起，十方諸佛也捏在一起，過未八佛、三世諸佛、諸大菩薩都放在一起，這叫「通」。說的內容也都差不多，沒有講到他們的本願。阿彌陀佛這一佛是特別的，單獨列一章，這叫「別」。總之，在易行當中有通有別，諸佛菩薩的易行稱為「通」，阿彌陀佛的易行稱為「別」，從通入別，從通途的易行，進入特別的阿彌陀佛易行。

在阿彌陀佛的易行當中，不僅講到現生不退、稱名易行，還講到了彌陀的本願，然後講到往生。本來《易行品》本身是講現生得不退的，可是在阿彌陀佛這一章當中，好幾句都提到了往生極樂世界：這裡就有從聖道門過渡到淨土門的意思。所以它的歸趣，是在阿彌陀佛的易行。

橫向比較彌陀易行與諸佛易行

關於這一點，慧淨上人《易行品概說》說得非常清楚，我來把這點邊讀邊和大家學習。

它分為兩方面：橫向和縱向觀察，來說明《易行品》的歸趣和核心是在彌陀一佛。先看橫向觀察，也就是阿彌陀佛和諸佛的比較，有什麼不同。你這一比較，就知道龍樹菩薩的核心、重點，確實在阿彌陀佛一佛。不是我們一廂情願，自己說給自己聽。

古來大德釋此易行之通局，或舉出六異，或舉出八異，乃至十六異，在此融會歸納為十二異，以明《易行品》乃是以彌陀之易行為其宗旨。

「通」是共通，「局」是局限。這個「局」是特局於阿彌陀佛。

「或舉出六異，或舉出八異，乃至十六異」，有的人列出六點不同，有的人舉出八點不同，有的人舉出十六點不同。諸佛易行和彌陀易行，比較起來有很多不同點。共通點都是稱名易行，都是不退，這是共通的。但是這當中有區別，有區別才知道龍樹菩薩的重點在哪裡。龍樹菩薩說諸佛易行都很好，都很殊勝，稱名皆得不退轉；重點在哪裡？這你要會聽，「鑼鼓聽聲，說話聽音」。

「在此融會歸納為十二異」，有十二點差異，這十二點列出來，就看得很清楚。

「以明《易行品》乃是以彌陀之易行為其宗旨」，能顯明這一點。

第一，總讚別讚之異

從《易行品》文面來看，讚歎其他諸佛是將其綜合併列在一起而總讚之；然而讚歎阿彌陀佛時，則特別設立一章，此章唯一專門讚歎阿彌陀佛一佛，無有別佛。

「從《易行品》文面來看，讚歎其他諸佛，是將其綜合併列在一起而讚歎之」，剛才我們說過了，比如十方十佛，捏在一起，統一一道，共同出面；十方諸佛、三世諸佛、東方八佛、過未八佛都一樣。

「然而讚歎阿彌陀佛時，則特別設立一章，此章唯一專門讚歎阿彌陀佛一佛，無有別佛」，他的用意在哪裡很清楚。讚歎別的說一大堆，名字一報，諸大菩薩，「你們都要念一下！」十方諸佛也是，十方十佛也是，「這些諸佛念了都得不退轉」，都是平鋪直敘、並列的。阿彌陀佛單獨列一章，不講其餘。看書要看出眼目，要看出味道，不然就一看而過了，我們不容易看到。

這是總讚、別讚之異。

第二，詳讚略讚之異

讚歎其他諸佛，以偈數而言，僅不過一二偈，然而讚歎阿彌陀一佛，則多達三十二偈，一百二十八句之讚歌。又，「十佛章」之善德佛雖比其他諸佛有較多且具體之讚歎，然將其偈頌與長行合而計之，共四百一十字，而「彌陀章」則有六百七十六字之多，可知詳略之異。

讚歎其他的佛，用偈數來說，不過一兩首偈子而已。

「然而讚歎阿彌陀一佛，則多達三十二偈、一百二十八句之讚歌」，這麼多，這就有詳略的差別。

「又，『十佛章』之善德佛，雖然比其他諸佛有較多而且具體之讚歎，然將其偈頌與長行合而計之，共四百一十字」，講得都很具體，把字數拿來比，善德佛是開篇的第一佛，內容多數都在講他依報的莊嚴，加在一起最多了，四百一十字。

「而彌陀章則有六百七十六字之多，可知詳略之異」，哪個詳細，哪個簡略，不是很清楚了嗎？

同時，在第一章裡講善德佛，他是所讚的第一尊佛。鋪墊時第一尊出現的佛，當然要多說一下；說在這一章，有些方面，阿彌陀佛那一章就可以略掉不說了，其他諸佛也可以略掉不說了。所以，雖然說了四百一十字，其實是諸佛公用的，只是他在開頭，第一尊佛就說到善德佛而已，不代表專門、特別加以更多的說明，看文句就能清楚。阿彌陀佛就不一樣了。

第三，能讚所讚之異

彌陀是所讚，諸佛是能讚，並非等同。「諸佛章」結文及「彌陀章」偈頌言：是諸佛世尊，現在十方清淨世界，皆稱名憶念（阿彌陀佛）。

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
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
諸佛無量劫，讚揚其功德，
猶尚不能盡，歸命清淨人。

依此明知，阿彌陀佛為所讚所歸之佛。

什麼叫能讚？能讚歎的佛，這是講諸佛。所讚歎的佛，就是被讚歎的佛，就是諸佛共同讚歎的阿彌陀佛。

作為佛弟子，諸佛都要讚歎；但是佛和佛之間，阿彌陀佛是被讚歎的佛，十方諸佛都來讚歎阿彌陀佛。所以，十方諸佛稱為能讚，阿彌陀佛稱為所讚。

「彌陀是所讚，諸佛是能讚，並非等同。『諸佛章』結文及『彌陀章』偈頌言」，「諸佛章」結文是這樣說的。

「是諸佛世尊，現在十方清淨世界，皆稱名憶念（阿彌陀佛）」，他們稱名憶念誰啊？皆稱名憶念阿彌陀佛。這是依據《無量壽經》四十八願當中的第十七願而來的。

「彌陀章」偈頌裡舉了兩首偈子，一是在「攝眾生德」的最後，一是在「攝淨土德」。

「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十方諸佛讚歎阿彌陀佛的功德。

「諸佛無量劫，讚揚其功德，猶尚不能盡，歸命清淨人」，諸佛用無量劫的時間，也讚歎不完阿彌陀佛的功德。

這樣，地位就完全不一樣了，被讚歎和來讚歎的，那是不一樣的。

「依此明知，阿彌陀佛為所讚、所歸之佛」，被諸佛所讚歎的，也是我們所歸趣的。即使我們稱揚諸佛名號，可是諸佛指引的方向是向阿彌陀佛，最後還是歸到阿彌陀佛，非常明顯。

第四，能等所等之異

讀此《品》之「諸佛章」或其次的《除業品》，出現「阿彌陀等諸佛」之句，故知以彌陀為能等（代表佛格），諸佛為所等（被代表佛格）。

這都很細微，不容易看到。

這一段是什麼意思呢？阿彌陀佛是諸佛的總代表，就說「阿彌陀等諸佛」，其他諸佛是被彌陀所代表的。比如我們出去一個代表團，首先要報團長的名字，這叫「能等所等」，這都很細微，不注意就一看而過。

龍樹菩薩是不會隨便寫的。其實我們自己落筆就知道了，如果你要寫文章，就會理解人家怎麼寫。主次、前後，誰等誰，都是有講究的。

第五，本願有無之異

亦即稱名本願有無之異。易行之文，雖通諸佛，意在彌陀，以稱名念佛，是彌陀本願故。「彌陀章」開頭說：

(憶念)阿彌陀佛本願如是。

接著舉出第十八願（取意）說：

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更以偈頌舉出成就文（取意）：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
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因願有「念我稱名」，且偈頌之成就文亦舉出念佛而言「(念)無量力功德（名號)」，而其直接之利益是「即時入必定」，且歸結為「是故我常念」。

易行道之行體即是稱念佛名，然而餘佛菩薩之易行中，沒有稱名之本願，唯「彌陀章」有，可知《易行品》之目的在於獨顯彌陀之易行，在於導入彌陀本願之稱名。

「本願有無之異，亦即稱名本願有無之異」，講了諸佛稱名，但有沒有本願呢？那是不一樣的。因為諸佛名號都有無量功德，這是自然所形成的。「有無本願」，只要成佛了，他的德號跟普通的名字是不一樣的。這個名，只要你稱念，就能增福，就能滅罪除障。這一點，諸佛菩薩是共通的。但如果有本願加持，本願攝受，那就更不一樣。這些諸佛菩薩的名號，雖然也說到都有特殊的功德，「稱名得不退」，但是沒說到他們的本願。雖然名號有它的功德，如果有本願特別的設定，內容就更加豐富，更加堅實，我們來聽聞也就更加踏實。

「易行之文，雖通諸佛，意在彌陀」，為什麼？

「以稱名念佛，是彌陀本願故」，「彌陀章」開頭就說，憶念「阿彌陀佛本願如是」，接著舉出第十八願取意說「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這是取意第十

八願而造的句，十八願取意文。

「更以偈頌舉出成就文」，偈頌其實是十一願和十八願合在一起來解釋的。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這是解釋第十八願及成就文的。

所以，「本願有無」，也能說明龍樹菩薩的心傾向於哪一尊佛。別的佛都沒談到本願，唯獨阿彌陀佛談到了。

「因願有『念我稱名』，且偈頌之成就文亦舉出念佛而言『(念)無量力功德』」，「無量力功德」是阿彌陀佛名號。

「而其直接利益是『即時入必定』，且歸結為『是故我常念』」，充分表達龍樹菩薩的心。為什麼常念？因為是阿彌陀佛本願。本願有什麼利益？「即時入必定」。

在因中叫「本願，念我稱名」，在果上就是念「無量力功德」。「願以成力，力以就願；願不徒然，力不虛設；力願相符，畢竟不差」，所以到果上就成為「無量力功德」。

「易行道之行體，即是稱念佛名」，易行道到底以什麼為體呢？以這裡的「念我稱名」，「恭敬心執持稱名號」——名號。

「然而餘佛菩薩之易行中，沒有稱名之本願，唯『彌陀章』有，可知《易行品》之目的，在於獨顯彌陀之易行，在於導入彌陀本願之稱名」，由此我們能看出本願有無之異。

第六，常念有無之異

十佛易行、諸佛易行等，自歸勸他，皆無「常念」之言，獨有「彌陀章」言之，此是顯示龍樹菩薩一心歸命彌陀，願生極樂淨土，長時繫念無間，專在彌陀一佛。如「彌陀章」第四偈言：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
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此常念之文，意義深重，生佛不相捨離故。

更願佛之常恆憶念，如「彌陀章」第三十偈言：

我今亦如是，稱讚無量德，
以是福因緣，願佛常念我。

不止自行，亦勸他使長時無間而言：

常應憶念。

明知難易廢立之正意，自行化他之本懷，唯在彌陀之本願稱名。

諸佛雖也講稱名易行，但不講常念；阿彌陀佛的易行就講到常念。剛才說到「是故我常念」，「常」就是恆常、相續，念念不捨，形成習慣。

「十佛易行、諸佛易行等，自歸勸他」，也說歸命，眾生也要歸命禮，有自歸，有勸他。

「皆無『常念』之言，獨有『彌陀章』言之。此是顯示龍樹菩薩一心歸命彌陀，願生極樂淨土，長時繫念無間，專在彌陀一佛」，因為菩薩要普遍恭敬、禮拜、稱揚十方諸佛，那都是菩薩的法式，但是他內心信仰的歸宿，專門所繫念的，是彌陀一佛。

「如『彌陀章』第四偈言『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此『常念』之文，意義深重，生佛不相捨離故」，這也是淨土宗一個很重要的文點，它的意義非常深遠，非常重大。因為如果常念，「生佛不相捨離」。善導大師在《觀經疏》裡就說到「親緣、近緣、增上緣」。「親緣」就說：「眾生起行，口常稱佛，佛即聞之；身常禮敬佛，佛即見之；心常念佛，佛即知之。眾生憶念佛者，佛亦憶念眾生，彼此三業不相捨離，故名親緣也。」這裡的「常念」，也被善導大師所繼承，開為身口意三業的常稱、常禮和常念。

「更願佛之常恆憶念」，不僅自己常念佛，龍樹菩薩也願阿彌陀佛恆常憶念自己。怎麼說？「如『彌陀章』第三十偈言『我今亦如是，稱讚無量德，以是福因緣，願佛常念我』」，你看，這就是生佛不離。我常念佛，佛常念我。雖然談到諸佛菩薩的易行，像這樣的文句，這樣殷重的表達，唯獨在彌陀一佛。「我現在也這樣，諸佛都在稱揚阿彌陀佛無量德，我也稱揚阿彌陀佛無量德，以此所積累的善根福德因緣，願佛攝受我，常憶念我，不捨離我」，佛本來就「念佛眾生攝取不捨」的，這是龍樹菩薩表達他的信仰和歸命。

「不止自行如此」，自行常念佛，願佛常念我。

「亦勸他使長時無間而言」，在「彌陀章」一開頭，「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接下來六個字，「是故常應憶念」，這六個字包含龍樹菩薩本人及他勸，「所有聽聞的，大家都要這樣」，因為這是彌陀的本願。這樣看，層次非常分明，自修勸他，佛常念我，我常念佛，都聚焦在阿彌陀佛一佛。

「明知難易廢立之正意，自行化他之本懷，唯在彌陀之本願稱名」，這樣把文句列在一起，仔細去思維，很顯然，意義非常明了。

第七，往生有無之異

其他各章只說不退的利益，但「彌陀章」除了不退的利益之外還說往生的利益。

如「彌陀章」第三偈言：

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
即具無量德，是故我歸命。

此偈總讚往生極樂之德，不論何人，但生極樂，不假功行，自然具足佛之無量功德。龍樹菩薩自行化他，勸導往生極樂之情，於此偈表露無遺。

此偈亦在於顯示捨此往彼（捨娑婆生極樂）之淨土宗宗旨。

本來《易行品》近期的目標就是現生不退，所以在諸佛易行當中，就講了稱名不退。可是在「彌陀章」中不一樣，不僅有不退的利益，更有往生彼土的利益，這是非常關鍵的地方。這個關鍵，就從聖道門轉入淨土門，同時也顯示阿彌陀佛易行的殊勝、超越，利益的廣大，也顯明龍樹菩薩本人有願生極樂淨土的願心。

龍樹菩薩講到願生的偈子還不止一首，至少有四首。我們看第三首偈，「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是故我歸命」，這裡說「得生彼國者」。再看第六首偈，「若人生彼國，終不墮三趣」，這也講到「生彼國」。再看第八首偈，「其有生彼國，具天眼耳通」，又講到往生彼國。第十首偈，「生彼國土者，無我無我所」。明顯的文句，就有四首偈子來讚歎、說明往生阿彌陀佛的淨土，這樣的文句是不可以隨便含糊略過的。

在諸佛菩薩易行當中，沒有說到「往生彼國」；在「彌陀章」當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反覆不斷地說。很多句子裡都有這樣的意涵，比如「信疑得失」這首偈，其實也是講到往生的，往生到淨土之後，才有所謂「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這是往生的胎生和化生。最後龍樹菩薩本人歸命的偈子，也說到他往生的意願，這些都說明了龍樹菩薩的本心所在。

「『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是故我歸命』，此偈總讚往生極樂之德。不論何人，但生極樂，不假功行，自然具足佛之無量功德。龍樹菩薩自行化他，勸導往生極樂之情，於此偈表露無遺」，只要往生極樂世界，即具無量德，不光是現生不退轉的問題了，自自然然當下具足阿彌陀佛的無量功德。「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這是此土的利益。從此土不退到淨土無量德，然後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關係、節奏非常明顯。

「此偈亦在於顯示捨此往彼（捨娑婆生極樂）之淨土宗宗旨」，所以這首偈子很重要。

第八，願生有無之異

「彌陀章」第三十一偈言：

我於今先世，福德若大小，

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

此是龍樹菩薩表露願生之心。「佛所」者，指極樂淨土，故「於佛所心常得清淨」，即顯示願生極樂淨土之旨趣。

在諸佛易行當中，沒有說到願生，而「彌陀章」第三十一偈言「我於今先世，福德若大小，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

「我於今先世」，就是「我今生今世，還有過去無量生、無量世」。

「福德若大小」，所有修的世善、出世善，若大若小的一切福德善事。

「願我於佛所」，「於佛所」就是於佛以及佛的淨土，佛與佛所。

「心常得清淨」，有兩種：第一種，於佛「心常得清淨」，是什麼呢？就是前面說的「歸命清淨人」。佛是清淨的，「清淨人」；我們歸命佛，也就是心得清淨，所信清淨，能信的心也就清淨，這是「於佛得清淨」。「於佛得清淨」就是信受彌陀救度，阿彌陀佛救度清淨人、自在人，救度我們，那我們於佛得清淨，就是信受彌陀救度。如果懷疑彌陀救度，那你在佛那裡得清淨了嗎？沒有。第二種，於佛所——佛的淨土得清淨，就是願生彌陀淨土。如果說極樂世界非常好，但是你不願往生，或者雖然願往生，可是往生不能決定，這些就沒有清淨。

龍樹菩薩說「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心中沒有任何懷疑，沒有認為不確定，他信受彌陀救度，願生彌陀淨土，欣喜往生一定，這叫「於佛所，心常得清淨」。

「此是龍樹菩薩表露願生之心。『佛所』者，指極樂淨土，故『於佛所心常得清淨』，即顯示願生極樂淨土之旨趣」，這裡是兩句，「於佛得清淨」就是信受彌陀救度，「於佛所得清淨」就是願生彌陀淨土。

在諸佛菩薩的稱名易行當中，就沒有談到願生。

「是故我常念」，願我「心常得清淨」，這裡用了兩個「常」字；「願佛常念我」，第三個「常」字；「是故常應憶念」，第四個「常」字。四個「常」加起來就顯示龍樹菩薩的心多麼懇切，常應念佛，恆常信順，不懷疑，不間斷。

第九，信疑有無之異

「彌陀章」第十八偈言：

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

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

說明易行之內容時，有「信方便易行」之信心說明，則唯有「彌陀章」，此外別無。

故知：可謂之「信方便易行」的，即在於「彌陀章」。

在諸佛稱名易行當中，沒談到信和疑的關係，得失利益的分判也沒說到，因為重心不在那裡。如果重心在那裡，一定會說：「你不能懷疑，懷疑就不行！」很顯然，重心在阿彌陀佛這裡。

比如我們為別人指路，「這條路可以走，那條路也可以走」，但是主要推薦的那條路，那就要專門介紹，「這條路不要搞錯了！」別的路可選可不選，不是主要推薦的。

龍樹菩薩主要推薦什麼呢？通過「信疑得失」，很明顯就知道。

「『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說明易行之內容時，有『信方便易行』之信心說明」，講到易行的內容，前面說「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這跟他所問的，就突出在一個「信」的不同。「信」是易行道的一個特點。「信」的特點，在其他諸佛章就沒有說到，沒有加以詳細解釋，可是在「彌陀章」當中，就加以特別說明，「則唯有『彌陀章』，此外別無」。

「故知：可謂之『信方便易行』的，即在於「彌陀章」，這種總結很到位，像點穴位一樣，點得很準。看書，類似這些地方給我們很多啟發。

第十，乘船有無之異

「彌陀章」第二十八偈言：

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
自度亦度彼，我禮自在者。

《易行品》開頭總判難易二道之處，以乘船譬喻易行；然始自「十佛章」，以至各章，均無此譬喻。唯「彌陀章」有「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之譬喻。

於此明知，易行之所以為易行，在於「彌陀章」。

《易行品》開篇有「水道乘船則樂」的譬喻，但在各章展開的時候，除了「彌陀章」，都沒說到這個譬喻。

「唯『彌陀章』有『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之譬喻。於此明知，易行之所以為易行，在於『彌陀章』」，乘船，乘什麼船？阿彌陀佛大願船。前面說「自度亦度彼」，怎麼度？在這裡就完成了。「能度難度海，自度亦度彼，我禮自在者」。很顯然，信心也說在彌陀這一章，乘船也說在彌陀這一章。

第十一，迴向有無之異

只有「彌陀章」在偈頌之結語有迴向之文而言：

以此福因緣，所獲上妙德，

願諸眾生類，皆亦悉當得。

其他諸佛菩薩章沒有迴向句；此是龍樹菩薩表明自己願生彌陀淨土，其自行化他即在此彌陀之易行。

雖然諸佛也講到稱名不退，但是諸佛章當中沒講到迴向，龍樹菩薩作這三十二首偈子，最後三首偈都是回願，說明他的願心是很殷重、很懇切的。有三個願：一是「願護念」,「願佛常念我」；二是「願得信」,「心常得清淨」；三是「願迴施」,「願諸眾生類，皆亦悉當得」。

「只有『彌陀章』在偈頌之結語，有迴向之文而言『以此福因緣，所獲上妙德，願諸眾生類，皆亦悉當得』，其他諸佛菩薩章沒有迴向句；此是龍樹菩薩表明自己願生彌陀淨土，其自行化他即在此彌陀之易行」，願眾生跟我一樣，「願諸眾生類，皆亦悉當得」，這就顯示他的重心所在。

第十二，懸記有無之異

世尊在《入楞伽經》卷九，即已懸記龍樹菩薩以證得初地之聖位往生彌陀極樂淨土，而言：

於南天國中，有大德比丘，

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

為人說我乘，大乘無上法，

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雖然說到諸佛菩薩的易行，但都沒有這樣的懸記，唯有彌陀淨土有這樣的懸記，記別、授記龍樹菩薩往生極樂世界。

顯示龍樹菩薩於十方諸佛十方淨土之中，獨選彌陀易行及極樂淨土為其歸趣，則《易行品》以彌陀易行為其所宗，不言可知；亦知往生彌陀之極樂淨土，不只易行，而且殊勝。

綜觀上述諸異，明知龍樹菩薩撰述《易行品》，目的在於顯明彌陀之易行，並吐露自己之歸趣；而同時並列諸佛菩薩之易行，意在彼此對照，以突顯彌陀易行乃是所有易行中之至極易行，使後之淨土行者有所遵循，並以此引導聖道諸機進入彌陀易行。

龍樹菩薩自己往生極樂世界，講這些易行，肯定要歸到這裡。

「而同時並列諸佛菩薩之易行」，他為什麼要這樣講？並列在一起，「意在彼此對照，以突顯彌陀易行乃是所有易行中之至極易行」，本願故，十方諸佛稱讚故，

與我等眾生特別有緣，這樣的緣故。

「使後來之淨土行者有所遵循，並以此引導聖道諸機進入彌陀易行」，這樣就很善巧，眾生機緣各不一樣，所以先廣泛展開，讓大家都有所選擇，不會顯得很武斷，好像只有一個選擇；有很多，羅列出來，大家都可以選，然後來比較。龍樹菩薩說：「我是怎麼選定的，我的重心、歸趣在哪裡，給大家作一個參照。」同時能夠突顯彌陀這一行的尊貴、殊勝。

這是講到十二點區別。我們再把標題讀一下，我邊讀，大家就邊回憶。彌陀易行跟諸佛菩薩的易行，有十二點不同：

第一，總讚別讚之異；

第二，詳讚略讚之異；

第三，能讚所讚之異；

第四，能等所等之異；

第五，本願有無之異；

第六，常念有無之異；

第七，往生有無之異；

第八，願生有無之異；

第九，信疑有無之異；

第十，乘船有無之異；

第十一，迴向有無之異；

第十二，懸記有無之異。

以上十二點彌陀易行和諸佛易行的相異之處，是橫向比較，就是拿諸佛易行和彌陀易行作一個並列的比較。

豎向觀察《易行品》的組織次第

現在從《易行品》的組織次第，豎向地來觀察它是怎麼展開的。

《易行品》可分為七章：十方十佛章（十佛章），十方諸佛章（諸佛章），西方一佛章（彌陀章），過未八佛章，東方八佛章，三世諸佛章，諸大菩薩章。其中，前之三章有「施、開、廢」三義，即「為蓮故花、花開蓮現、花落蓮成」，亦即「為實施權、開權顯實、廢權立實」。

此《十住論》在於註解《華嚴經》之《十地品》，故以聖道門「此土入聖」之三學六度萬行之難行道為其行因，以此立場而註釋之；然其目的在於引導群機趨入彌陀之易行，故其解說採取逐步引導、漸進開顯的方式，猶如《法華經》「施、開、廢」之過程，這從整部《易行品》行文次第之組織，乃至前後品之接續上，便可看

出。

《十住毗婆沙論》主要是解釋聖道門的經典和修行方法，它的立場是「此土入聖」，在這個娑婆世界證得聖果，乃至成佛，所以是聖道門的「此土入聖」，「三學六度萬行之難行道為其行因」，總的來講，它是這麼一個基調，「依此立場而註釋之」。

「然其目的在於引導群機趨入彌陀之易行」，這也像釋迦牟尼佛出世說法一樣，雖然說了種種大乘經典，目的是導歸在淨土。龍樹菩薩也一樣，解釋《十地品》，目的是引導進入彌陀易行。由此緣故，他不是直接宣揚這個法門，為了引導「此土入聖」的根機，所以開顯的方式就不一樣。

「故其解說採取逐步引導、漸進開顯的方式」，因為他本來就是針對聖道門的根機，所以「逐步引導、漸進開顯」。

「猶如《法華經》『施、開、廢』之過程」，《法華經》是釋迦牟尼佛對整個一代佛法作了一個總結，然後說明他的本懷。過去雖然說三乘法門，但那不是本懷，所以有「為實施權」「開權顯實」，到最後「廢權立實」，三乘導入一佛乘，這是釋迦牟尼佛親自所說。釋迦牟尼佛這樣的思想，必然貫穿在他的一生當中。像龍樹菩薩這樣的大菩薩，了解佛智，他的解說也是這樣的。

「這從整部《易行品》行文次第之組織，乃至前後品之接續上，便可看出」。

下面就來說它的行文組織。

一、「十方十佛章」：未出彌陀名，似蓮實包於花中，如「為蓮故花」之貌，有「為實施權」之意。

「未出彌陀名」，在這一章當中，阿彌陀佛的名號沒有點出來，就像蓮蓬包在蓮花當中看不見。

二、「十方諸佛章」：出彌陀之名，並為諸佛之代表，就如同「花開蓮現」之貌，有「開權顯實」之意。

三、「西方一佛章」：「彌陀章」不言諸佛之事之德，唯讚彌陀一佛，如「花落蓮成」之貌，有「廢權立實」之意。

四、「過未八佛章」：此後四章，是承上啟下，為與以下之《除業品》相連繫故。

下面四章，就是「過未八佛章」等，是承上啟下，為下面的第十品《除業品》作一個過渡連接。

這就是從縱向來觀察。

這部《易行品》，從橫向的比較到縱向的觀察，能夠明了龍樹菩薩的本意是在引導聖道門的根機進入彌陀的易行。

感恩古德以及慧淨上人作了詳細的分析、歸納，讓我們明了。

三、《易行品》之表現手法

接下來討論《易行品》的表現手法。

前面慧淨上人的文章裡也說到，就是循序漸進，逐漸開演。《易行品》的表現手法是比較特別的，這裡列了六點。

（一）欲揚故抑，死而後生

「欲揚故抑，死而後生」，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一開始的「呵問許說」。龍樹菩薩要宣揚淨土法門，宣揚這個易行道的法門，他的目的是這樣，但是他是採取一個逆向的方式，這是很特別的。

「欲揚故抑」，揚之前，先把他貶一貶，在世間也會用這樣的手法；「死而後生」，目的是什麼呢？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讓我們建立起機深信，對我們本身「無有大心，怯弱下劣」這樣的根機要自肯，要死心塌地地認定。善導大師講得更加明了，「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那就是認定了。只有這樣認識到自己的根機，才成為一個淨土易行道成熟的根機。「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這是一種手法。

（二）抽絲剝繭，層層深入

接下來採取的是「抽絲剝繭，層層深入」的方法，不是上來就直接講易行道。就好像「抽絲剝繭」這個成語所講的，把絲抽出來，把繭一層層地剝開。春天到了，我們會吃小竹筍，筍衣是一層層的，剝開，裡邊的筍子才出來。這個筍子代表什麼呢？就是阿彌陀佛的本願稱名。但不是一下子就拿出來，而是包裹著，一層一層地剝。我們看有幾層。

第一層，首先講佛法，這是個總的，端上來了。佛法，如果總的來講，包含五乘教法。五乘教法當中，人天乘當然是還沒達到解脫，那麼剝開，剩下三乘佛法；三乘佛法當中的「二乘」，就是聲聞乘、緣覺乘，它們不是佛的本懷，所以雖然佛法有無量門，但是從中抽出菩薩道，如果墮入二乘，「是名菩薩死」，所以就把二乘這一層像皮一樣剝掉，然後抽出菩薩道。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在菩薩道當中，又有難行道和易行道。難行道「諸、久、墮」——「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要勤行精進，很難達到，很冒險；易行道是「信、方便、易行疾至」。這樣把難行道也作為一個包裹層剝開，把易行道突出出來。這是第二層。

第三層，在易行道當中，又有諸佛易行和彌陀易行，而諸佛易行是附帶的、輔助的、陪襯的、過渡的，所以從諸佛易行進入彌陀易行。彌陀易行是主體，是本質，

是核心，是重點強調的地方。所以剝到這裡，就像花生米，上面還有一層皮，這個也放旁邊。這是第三層。就是通過諸佛易行，包著彌陀易行，是要突出彌陀易行。

第四層，彌陀易行有三重利益，一是「現生不退」，二是「命終往生」，三是「得證菩提」。「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命終往生淨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有三個層次。這三個層次，都是「阿彌陀佛本願如是」，前面的長行文說：「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入必定」就是現生不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總之包括現生的利益以及當來的利益。這中間有個過渡環節，在哪裡呢？就是「現生不退」之後有個「命終往生」，命終往生是彌陀本願所賦予的必然內涵，彌陀本願既保證現生不退，它的根本趣向是命終往生，到彼土成佛。這樣，就把「命終往生」銜接、嵌插在三十二首讚佛偈當中。我們也舉出至少四首偈子，第三、第六、第八、第十偈，都明確地說到了「生彼國土」。這三點都歸入「阿彌陀佛本願如是」。

所以很顯然，有這四層：佛法，總的一層，剝開二乘，進入菩薩道；菩薩道有難行、易行，剝掉難行，進入易行；易行當中有諸佛易行為通，彌陀易行為別，又從這個剝離，進入彌陀易行；彌陀易行當中，現生不退是現生的利益，而要趨向根本成佛的話，那就是從現生不退跳到命終往生阿彌陀佛淨土。這是非常清楚的。

（三）蓮花三喻，顯施開廢

「蓮花三喻，顯施開廢」，剛才我們說過了，行文組織上是這樣的。

（四）前後過渡，如橋兩端

「前後過渡，如橋兩端」，「前後過渡」指哪裡？就是指「彌陀章」。「彌陀章」前面有「十方十佛章」「十方諸佛章」，這就好像長江大橋，要過大橋的話，不是說在江邊對直就過去了，老遠就要有一個引橋，車開好半天才上了正橋；過了江以後，還沒下橋呢，還要下去。它是大橋嘛！小橋哪有引橋？小獨木橋，跨幾步就過去了，大橋一定要有很長的引橋。

阿彌陀佛的救度是一座大橋，那當然要引導啊！一開始用「十方十佛」來引導；還不夠，接著用「十方諸佛」，好，上橋了；「西方一佛章」這是正橋，過去；過完之後，還要下橋，還有「過未八佛章」「東方八佛章」「三世諸佛章」「諸大菩薩章」，從佛到菩薩，順便很和緩地就下來了：這是過渡。

（五）委婉含蓄，引聖入淨

「委婉含蓄，引聖入淨」，這樣的方法是比較委婉的，是比較含蓄的，不是直接

就說。這和天親菩薩的《往生論》就不一樣。天親菩薩《往生論》的標題就非常清楚——《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在標題當中直接說出他就是願生的。《往生論》的一開頭就不一樣：「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而龍樹菩薩這裡是很委婉、很含蓄的，因為他的任務是引導聖道門進入淨土門，所以他這種方法不一樣。天親菩薩比龍樹菩薩晚兩百年，龍樹菩薩在前面把這些道路已經開通得很鮮明了，所以天親菩薩是就淨土門直接來闡發的，這是時代的因緣。

（六）時代因緣，開法次第

由於時代因緣，開法的次第不同。像我們今天，我們也去搭引橋嗎？那我們還要回到將近兩千年之前去啊？那倒用不著了。因為龍樹、天親等歷代菩薩、祖師都已經開到這個地方了，所以我們現在等於已經到了這個口兒了。到了末法時代，我們就標顯這個旗幟。那就看眾生的根機了，整個時代是這樣的。但是也有部分人還沒到這個時代，他的根機還沒完全成熟。

四、《易行品》在淨土門之地位

有三個名詞，一是「第一」，二是「基礎」，三是「根源」。這三個詞意義是一樣的，但是角度不同。

「第一」，代表它是最開始的，接下來才有第二、第三，這是從時間的序列、開法的次第來講的。

「基礎」，就像建房子一樣，它是地基。房子要從地基往上建，離開這個基礎，房子是建不了的。

「根源」，就像樹的根本、水的源頭。

我們從以下九點來說明。

（一）第一部淨土祖典

《易行品》是第一部相承的祖師論典。淨土法門，當然毫無疑問，釋迦牟尼佛所說淨土三部經，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是根本來源的地方，但這是從佛的角度來說的。祖師的開顯，第一部相承的祖師論典就是《易行品》，接下來是天親菩薩的《往生論》。這是《易行品》的地位。

（二）第一次淨土教判

在這部論典當中，龍樹菩薩第一次作了淨土的教判，也就是「難易二道判」，

這是開天闢地之作，前無古人。

（三）第一次說易行道

在淨土教判當中，第一次說到淨土門是易行道。這易行道的內容是很廣泛的，首先它是菩薩道，「菩薩道亦如是」；這種菩薩是什麼？是「怯弱下劣凡夫」，凡夫菩薩格；同時也是安樂道，「水上乘船則樂」；同時也是他力道，是他力、乘船的法門；同時也是速疾道，是快速道，「疾至阿惟越致」；也是方便道，究竟方便。所以，易行道的內涵是很廣大、很豐富的，這是龍樹菩薩第一次說明。

我們現在講淨土法門是易行道、易行法門，根源從哪裡來？就從龍樹菩薩。他說了，我們後面都跟著講易行道。

（四）第一次舉乘船的比喻

我們講「阿彌陀佛大願船」「六字名號大願船」，「臨行贈汝無多子，一句彌陀作大舟」。從古到今，淨土門的典章著作裡，說到乘船法門的特別多，鼻祖是誰呢？第一個說這個比喻的就是龍樹菩薩，他說得很簡單，「水上乘船則樂」。

（五）第一次明彌陀他力本願

在乘船的比喻當中，也隱示了「他力」，所以第一次顯明彌陀他力本願。「他力」，乘船就是他力；「本願」，說得很清楚，「阿彌陀佛本願如是」。天親菩薩接下來說得就更明了了：

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
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就是本願力。「他力本願」，或合在一起說。

曇鸞大師說：

凡是生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

明顯說到「他力本願」。

所以，龍樹菩薩的淨土教理思想，對於天親菩薩、曇鸞大師、道綽大師、善導大師的影響是根本性的。

（六）第一次作本願取意文

龍樹菩薩《易行品》第一次作了「本願取意文」。後來的菩薩、祖師，像天親、

曇鸞、道綽、善導，也都步其後塵，也都有各自的「本願取意文」。「本願取意文」特別重要，後面我們還會說明。

（七）第一次提出本願稱名

「本願稱名」，這是慧淨上人總結淨土宗特色四句當中的第一句，「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生不退」。「本願稱名」的來源，就在龍樹菩薩的「本願取意文」當中。

（八）第一次明現生不退

第一次說明「現生不退」：「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淨土法門「彼土不退」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一般人往往認為限定在往生之後才不退，不了解現生就得不退。這一點，古代有些大德在宣揚，但是沒有成為主流。在本門當中，龍樹菩薩早就說明現生不退。

（九）後人皆步其塵

由此得出一個結論，龍樹菩薩是第一，後人皆步其塵，跟隨龍樹菩薩的足跡。如果離開龍樹菩薩所講的易行、安樂、乘船、他力、本願、稱名、現生不退，可知皆非正確。

龍樹菩薩《易行品》是發源的地方，是源頭。如果把淨土法門講得很難，不容易，很苦，不安樂，不是乘船的法門，不是他力的法門，要靠自己這樣修那樣修，要這樣觀想念佛，要那樣無相念佛，要如何實相念佛，那肯定就錯了，本願「乃至十念」就是稱名；如果「現生不退，平生業成」都不能認同，當然就不是龍樹菩薩的思想，這些都不正確。

五、《易行品》之功績

接下來說明《易行品》的功績。我曾經寫過一篇講稿，在這裡說明一下。

《易行品》作為淨土門尊崇的第一部祖典，對淨土門教理的貢獻是根本性、方向性的。

這就說明它的重要，它不是枝末細節的，它是根本的，而且是大根大本，是方向性的。方向錯了，就麻煩了。你車開得再好，得方向正確啊！

主要體現在兩點：

第一，「難易二道判」，這是淨土門教判的基礎。

第二，「本願取意文」，這是淨土門相承的核心。

相承的教理，我們的行持、行業、安心起行，核心在哪裡？就在「本願取意文」。

若將佛說淨土三部經用一句來總攬，龍樹菩薩摘出第十八願。

用一句話把三部經全部收攝，就是第十八願。當然，《易行品》的內涵涉及淨土三部經，可是龍樹菩薩並沒有展開三部經，他直接說「阿彌陀佛本願如是」。天親菩薩所造的《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雖然只標出《無量壽經》，但曇鸞大師解釋說：這是淨土三部經。所以，天親菩薩的《往生論》更加組織化，也更加開闊，總攝三經。而龍樹菩薩在這裡是點到穴位，他是把三經直接點出「阿彌陀佛本願」。所以，如果以一句總攬三經，龍樹菩薩摘出第十八願，因為三經的根本也就歸於本願——第十八願，這是四十八願的根本，也是淨土三部經的根本。

如果將淨土一大法門的教理縮為一句來開示的話，龍樹菩薩舉出了「本願取意文」。

展開比較容易，濃縮是不容易的，這就是智慧。三部經，淨土一大法門的教理，把它縮成一句話來說明，龍樹菩薩就舉出了「本願取意文」。所以，如果以後我們出去跟別人講淨土法門，時間很短，講「本願取意文」就可以了，全部縮進來了；再短，就像上人一樣，「本願稱名，凡夫入報」，把四句話一念，下台了。上人真乾脆，真有智慧。

龍樹菩薩在《易行品》當中，讚彌陀偈雖然有 32 偈、128 句，但這些都是對「本願取意文」的展開，如果要縮的話，就是「本願取意文」。

可知龍樹菩薩的淨土教，一言以蔽之，相承第十八願而解釋之。

他的淨土教法就是對第十八願加以解釋。

釋文雖短，意蘊無盡，教理邏輯縝密，言言皆是標準。略如下。

釋文很短，只有幾十個字，但是別小看這幾十個字，意涵非常豐富。而且在教理上，邏輯非常嚴密，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是標準。我們可以從六個方面來說明。

（一）「本願取意文」確立了淨土法門是「易行道」。「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就是易行道。所以把淨土法門根本的特質，根據「本願取意文」拈出來。千秋萬代之後，它的宗旨，它的特色，它的標準，就定下來了。這句話是非常有力量的。

（二）此易行由何因？它為什麼易行？諸佛易行當中就沒有說到，而「彌陀章」說到了「阿彌陀佛本願如是」，它之所以易行，是因為阿彌陀佛的本願，把背後的原理交代清楚。

（三）此本願何所指？本願是指哪一願的願文呢？「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根據行文，顯然就是第十八願。讓我們很明白：我們弘揚彌陀的救度，以

彌陀本願——第十八願作為根本宗旨的來源，那就從龍樹菩薩開始。

（四）第十八願在說什麼？從行法來講，說的是稱名。這個稱名，是相對於觀想、觀像、無相、實相念佛或者三學六度來說的。第十八願沒有講六度萬行，它講的就是稱名，「乃至十念」，以名號作為易行之體；「至心信樂，欲生我國」當然也是以名號作為易行之體。所以，第十八願在說什麼？在說稱名。

（五）此稱名有何利益？現生不退，往生成佛，所以說「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這樣的利益。

（六）這樣的利益是給誰的呢？是不是上根利智的人？是不是大菩薩？不是，是不簡任何眾生，「若人念我」，只要你是人，只要你學這個法門就可以了，尤其是把怯弱下劣的凡夫作為正機，這樣把它拈出來。《易行品》的教理是非常圓滿的，它的攝機，它的行法，它的利益，它的根本原理，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簡言之，即「本願稱名，現生不退」。「本願」是教，「稱名」是行，不退、成佛，現當二益。淨土法門之教、行、果關係歷然分明；而以稱名為因，成佛為果，更是凸顯了「念佛成佛」一因一果的關係。則此易行道，不單是易行，也是絕對性的殊勝之道。

簡單來講，「本願稱名，現生不退」，「本願」就是教，教理來源的地方，我們是依彌陀本願之教。「稱名」就是行法，依教起行。彌陀本願所規定的行法，就是「稱念我的名號」，這是龍樹菩薩解釋的。不然的話，光看「乃至十念」，有的人就不清楚，有的人就作別的解釋。

「不退、成佛」，這是現當二益，現生不退，當來究竟成佛。這是兩重利益。

所以，在這簡單的「本願取意文」當中，「淨土法門之『教、行、果』關係歷然分明」。「教、行、果」，任何法門都有這三方面，依教起行，依行證果。這三方面在「本願取意文」交代得非常清楚：「阿彌陀佛本願如是」，這是教；「念我，稱名自歸」，這是行；「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果。你看多麼清楚！

而且這個果，有現益和當益，特別清楚明了。

「而以稱名為因，成佛為果，更是凸顯了『念佛成佛，一因一果』的關係」，淨土法門非常直白，一因一果。聖道法門是多因一果，六度萬行，種種修行。淨土法門就是「念佛為因，成佛為果」，「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那就是成佛了；講六度萬行了嗎？沒有。聖道法門一定要講六度萬行，所謂「行諸難行，久乃可得」，它是多因一果，而且是長時間修行。淨土法門很直白。龍樹菩薩是點對點的，是你和我的關係，是從這一點到那一點，稱名為因，成佛為果，「念佛成佛是真宗」（註：法照大師語），龍樹菩薩交代得很清楚。

「則此易行道，不單是易行，也是絕對性的殊勝之道」，光稱名是很易行，而且也是絕對的殊勝之道，因為一因一果，而且究竟以成佛為目標。

反過來說，若非稱名，即非本願；若非本願，即非易行；若不易行，即非淨土法門。

反過來說，如果不是稱名的話，那就不是本願，這是可以逆推的。如果不是本願的話，那就不是易行。為什麼易行？因為彌陀本願所保證的緣故。如果不是易行，那就不是淨土法門。所講的如果離開了本願，離開了稱名，離開了易行，當然就不純正、不正確。

故此「本願取意文」總括淨土一大法門，為淨土法門之核心、精髓、根本相承，等同淨土法門的遺傳因子。

龍樹菩薩把「本願取意文」拎出來，把整個淨土法門含攝其中，使之成為淨土法門的核心、精髓和根本相承，等同於淨土法門的遺傳基因，這是非常重要的。

淨土法門就像一個人一樣，要得到遺傳基因。一個物種，得到遺傳基因了，所有的內容就包含在內了；如果基因變質了，現在講轉基因，轉了，那就變了。

弘揚淨土法門，龍樹菩薩的「本願取意文」如果不掌握、不理解，就是轉基因。轉基因食品吃了到底有什麼危險我們不知道，但是大家都很緊張，都怕有問題。淨土法門不能轉基因，要純粹，龍樹菩薩的解釋是原生態的，是絕對的標準。我們的法身慧命裡面，到底有沒有龍樹菩薩的基因，就看我們有沒有對「本願取意文」正確理解。如果正確理解了，就是龍樹菩薩的子孫，就有龍樹菩薩的基因，就跟他一樣；如果沒有，那就危險了。

當然，龍樹菩薩的基因是從哪裡來的？從釋迦牟尼佛那裡遺傳的。釋迦牟尼佛念佛，他又是從阿彌陀佛第十七願遺傳的，都一樣。

自龍樹菩薩始，「本願」（第十八願）即成為淨土門教理的根本立場，「稱名」成為淨土門的根本行法。後繼之天親菩薩、曇鸞大師、道綽大師、善導大師無不圍繞「本願稱名」而展開宗義，大弘法化。

龍樹菩薩解釋淨土門彌陀易行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說到其他任何法門，直接就是「阿彌陀佛本願如是」，這是我們的根本立場。如果要濃縮的話，就是這句話，就奠定基礎了，稱名就成為淨土門的根本行法，他沒講更多的。彌陀本願是什麼樣的？「念我稱名」；「念我」怎麼念？「稱名自歸」。很簡單，很明了，根本就沒有歧義，這是我們的根本行法。

後來的天親菩薩、曇鸞大師、道綽大師、善導大師，無不圍繞著「本願稱名」而展開宗義，大弘法化。我們今天當然仍然如此。

以龍樹菩薩現身證得初地之資格，又親蒙世尊懸記往生安樂，無異於世尊心傳欽定之淨土法門傳人，故此「本願取意文」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性。舉凡後世之弘淨土者，如果偏離龍樹菩薩的「本願取意文」，可知即非純正的淨土法門。故龍樹菩

薩之恩，不可言喻。

淨土法門的傳人，釋迦牟尼佛在這個世間指到誰？龍樹菩薩，「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毫無疑問。

「故此『本願取意文』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性」，至於其他的，比如後來這些祖師大德，畢竟在佛的經典當中沒有懸記。龍樹菩薩不一樣，釋迦牟尼佛在經典裡親自懸記。所以這種解釋是不可動搖的，是有權威性的，離開了就不正確。

「舉凡後世之弘淨土者，如果偏離龍樹菩薩的『本願取意文』，可知即非純正的淨土法門」，這是毫無疑問的。

「故龍樹菩薩之恩，不可言喻」，龍樹菩薩對我們的恩德是不言而喻的，非常深重。

曇鸞大師深具法眼，深識其恩，故於《讚阿彌陀佛偈》中極讚而言，「本師龍樹摩訶薩，……是閻浮提一切眼」「南無慈悲龍樹尊，至心歸命頭面禮。」傾心之誠，視同佛陀，也道出了我等心底之聲。

為什麼說曇鸞大師「深具法眼」？他的《往生論註》開篇第一句就說：

謹案龍樹菩薩《十住毗婆沙》云，「菩薩求阿毗跋致，有二種道：一者難行道，二者易行道。」

曇鸞大師眼睛特別明亮，一下就看出這是精華的部分，拿來為我所用，所以叫「深具法眼」。

「深識其恩」，他對龍樹菩薩這種恩德特別崇仰，深入骨髓。

「故於《讚阿彌陀佛偈》中，極讚而言『本師龍樹摩訶薩，……是閻浮提一切眼』『南無慈悲龍樹尊，至心歸命頭面禮』」，本來《讚阿彌陀佛偈》是讚歎阿彌陀佛的，總共五十首偈子，到第四十七、四十八偈的時候，專門讚歎龍樹菩薩。這裡我列了幾句，大家也可以看《聖教集》。

「傾心之誠，視同佛陀」，他對龍樹菩薩這種皈依、歸命、敬仰的心情，就跟對佛一模一樣。

「南無慈悲龍樹尊」，用了「南無」;「本師龍樹摩訶薩」，用了「本師」，而且說他「是閻浮提一切眼」。「閻浮提」就是我們這個世界，一切眾生的眼目，讚歎得跟佛都一樣啊！「至心歸命頭面禮」，沒有任何的懷疑，完全感恩戴德，頂禮歸命。所以，「也道出了我等心底之聲」。

六、《易行品》之目標

《易行品》這部作品的目標是什麼？《易行品》的目標就是現生不退，這是近

期目標；遠期目標，「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目標就是讓我們怎樣達到不退。為什麼以達到不退為目標呢？因為不退就可以成佛。「不退」，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道亦如是」，菩薩的目標是什麼？菩薩道是以成佛為目標。成佛，這個目標非常遠大，非常高尚，一步夠不著，那就先達到現生不退，這就是《易行品》的目標。

《易行品》的方法呢？「恭敬心，執持稱名號」，也就是稱名。這是方法。

《易行品》的歸趣在哪裡？講了那麼多易行，歸在什麼地方？歸在阿彌陀佛的易行。有十二點的橫向比較，還有「施、開、廢」的縱向觀察。

七、《易行品》之雙壁、雙珠、目足

《易行品》的雙璧，也叫雙珠，也叫目足，有兩條文。哪一個是目？哪一個是足？「難易二道判」是目，「本願取意文」是足，也是船，「水道乘船則樂」，「本願取意文」就是船。龍樹菩薩已經把「本願取意文」、本願船給我們介紹得很清楚了，「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船在這裡；怎麼上去？「念我，稱名自歸」，上去了；上去以後怎麼樣？「即入必定」；最後到達涅槃彼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龍樹菩薩是導遊高手，幾句話就給我們解釋得很清楚。

八、有關《易行品》之疑問

下面有關《易行品》提一些疑問，這些疑問也都解釋過，我稍微提一提，有些要展開解釋。

（一）為什麼要採取「呵問許說」的方式？

他要顯說易行道，卻先呵斥一下。大家去思考，回答過。

（二）為什麼在十方十佛易行之後，還要再問餘佛菩薩的易行？

已經回答什麼是易行了，為什麼還要再問呢？這叫「借問說法」，明知故問。借這一問，把彌陀的易行講出來，就是明知故問。

（三）如何知道彌陀易行是《易行品》的核心？

就是橫向觀察十二個異點，縱向觀察「施、開、廢」的展開。

（四）為什麼彌陀易行之外，要說到諸佛菩薩的易行？

這就是為了方便，為了鋪墊、陪襯、過渡，為了引聖入淨，為了次第展開等等。

（五）《易行品》當中的「現生不退」和「往生不退」，「此土不退」和「彼土不退」的關係。

為什麼提這個問題呢？因為《易行品》講的是現生此土不退，而淨土門的宗旨

是往生彼土不退。為什麼沒有直接說到往生彼土不退？為什麼在這裡這麼著力？這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如果寫論文，能寫一大篇。

曇鸞大師引用龍樹菩薩的「難易二道判」，但是他最後直接就跳轉到往生彼土：

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

這是曇鸞大師對於《易行品》精神的理解，跳轉到「往生彼土」。

（六）淨土門以往生彼土不退為目標，《易行品》為何從此土不退入手？又是如何過渡到往生彼土不退？

1.先說菩薩道，此為大乘人共所許可。

2.既是菩薩道，以成佛為目標，必須避免墮入二乘，故先以不退為前提，人所共許。

3.欲入不退，如世間道，有難易二道，以淺喻深，眾亦共許。

4.易行道疾至不退，人所趣向。既然求菩薩道，恐墮二乘，生大怖畏，情理共許。

5.易行稱名不退乃諸佛通法，非僅一二佛，又眾能生信，心不驚怪，可各擇有緣。

6.於其中間，彌陀易行最是重點核心。十方諸佛皆稱名憶念阿彌陀佛本願如是……既是十方諸佛如是推舉讚歎，是入諸佛易行，仍歸彌陀一佛易行，指向顯然。

7.彌陀易行殊勝在其本願。

8.彌陀本願在稱名往生，其益有二：現生不退，命終往生。

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成佛為根本目標，提出命終往生成佛。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先說命終往生成佛，次說現生不退，階段性目標。

是故我常念——舉個人為證。何故常念？因能入必定；必定者必定成佛，成佛在彼土。

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自度亦度彼——乘名號大願船，度無邊生死海，自信教人信，自念教人念，自生淨土教人生淨土，充分滿足大乘菩薩道之志願。

為什麼從此土不退入手？我們學過了，因為他是站在《十住論》解釋《華嚴經．十地品》的立場，而《華嚴經．十地品》就是此土入聖的一部經典，他是兼顧聖道法門此土得證聖果的立場，所以就從此土不退入手；既然在此土，就從此土談，先不講往生彼土。

講話，要有共同的立場，聖道門是此土得證，你如果一定讓他求生淨土，「那

不行！」「好，我就依你的立場，你說此土，我們就談此土，我先不談彼土。你是不是要得菩薩道？」聖道門的人肯定要點頭：「是！我要得菩薩道。」「你是不是要成佛？」「要成佛。」

他有幾個層次。

第一，先說大乘菩薩道，「這一點我們共同認可吧？」所以，不管辯論，還是傳法，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基礎。龍樹菩薩就是一步一步地來。「好，是不是要求大乘菩薩道？」「是。」這樣大家共同許可。

第二，「好，我們沒有爭論。大乘菩薩道，那你是不是以成佛為目標？」肯定以成佛為目標。

「既然以成佛為目標，是不是要防止墮落二乘？」「那肯定啊，既然以成佛為目標，就怕墮於二乘。」因為菩薩若墮二乘者，「是名菩薩死」，菩薩就死掉了，種子就爛了。

「好，要防止墮入二乘，首先要得到不退轉的資格，達到不退轉之前，都是有可能墮入二乘的，對不對？」這個道理很明顯，這個目標也是共同所許可的。

第三，「達到不退轉，就不會墮入二乘。好，那就談不退轉。想入不退轉，那就像世間道一樣，有難有易。世間道有難有易的道理，你能許可嗎？」「是的。」「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以淺喻深，大家都能認可。

第四，「既然你認可了有難有易，那易行道的特點是什麼呢？它是易行的，快速、容易地到達不退轉，這叫『信方便，易行疾至不退轉』。你既然求菩薩道，如果是難行道，有可能墮落，而且長時間修諸難行。在這種情況下，你到底取難行還是易行呢？」一個真正求菩薩道的人，肯定願意取易行。就像我們開車上路一樣，想到達目的地，兩條道任你選：這一條高速路，直達，時間只要半小時，而且免費；另外一條道，對不起，是難行道，坑坑窪窪，還有一條河過不去，要找人把車扛過去，開到目的地可能得八小時以上，盤山道還有可能翻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司機，往哪條道開啊？現在開車上路，導航儀拿出來一導，「高速優先」，肯定是找好道走，又安全，又快速，又平順。

所以，針對成佛這一目標來講，任何人都希望快速成佛，平安、快樂、順暢地成佛。如果沒有易行道，那當然沒有辦法，那就算了；如果有易行道，那誰還走難行道呢？李白詩中寫道，「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過去沒有黃河大橋，那沒辦法；現在有大橋了，沒關係。

沒有易行道，那只好走難行道；如果有了易行道，當然要走易行道。

第五，易行稱名不退是諸佛通法，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不是一佛兩佛，三世諸佛、諸大菩薩都有稱名不退。諸佛菩薩的名號具有無量德能，你要信順，不要以

為「哪有那麼簡單？怎麼就一尊佛講易行啊？這是假的吧？不可能吧？」諸佛菩薩都有這種稱名不退，就不會起驚怪，所以可以選擇有緣的佛菩薩。諸佛易行，也很順合聖道法門行人的心理：諸佛普遍地恭敬供養，禮拜歸命，稱名得不退。這當中，龍樹菩薩才把阿彌陀佛的易行，特別重要、殊勝、超越的地方，把它說出來，這樣就很自然地過渡到彌陀易行。

這裡有很多過渡：

首先，佛法，菩薩道，好，可以；

菩薩道是不是要不退？是，不退；

不退裡面有難行易行，好，易行；

易行裡面有諸佛易行，一看，心裡很平安了，大家都有了，因為人要跟風，只有一個易行恐怕不行，諸佛菩薩都有易行，感到很安全，東看看西看看，都可以；

這裡面有好的，有更好的，有最好的，歸到阿彌陀佛了；

歸到阿彌陀佛之後，「阿彌陀佛本願如是」，不僅是現生不退，還有命終往生，在這裡才說到彼土不退，所以很善巧。

在諸佛稱名易行當中，彌陀易行是重點、核心，十方諸佛皆稱名憶念「阿彌陀佛本願如是」，所以，即使選擇了十方諸佛的易行，到後來還要歸到彌陀本願，因為十方諸佛都這樣，稱名憶念阿彌陀佛本願。既然十方諸佛如是推舉讚歎，所以入了諸佛易行，仍然歸在彌陀一佛易行，指向很顯然。

阿彌陀佛的易行殊勝在哪裡？在他的本願。而彌陀的本願是在稱名往生，它有兩種利益：一是現生不退，二是命終往生。有很多偈子說明：「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所以提出了命終往生成佛，這是兼顧到聖道門的立場，是以成佛為目標的；成佛目標在哪裡？「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

總結

龍樹菩薩《易行品》是如何從此土不退引入到阿彌陀佛彼土往生，聽起來有點纏繞。我們再來總結一遍，它有這麼幾個過程。

首先，在一切佛法當中，以二乘為墮落，「是名菩薩死」，這樣就抉出菩薩道。

在菩薩道當中，既然以成佛為目標，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不退轉，因為一旦達到不退轉，決定可以成佛。所以從菩薩道當中就舉出不退轉，以現生不退作為目標。

菩薩道有易行道，有難行道。以不退轉為目標，如果是易行道，就可現生不退；如果是難行道，就要「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這樣就有難易

的對比，就歸入易行道。

在易行道當中，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易行道廣大的一面，一個是易行道精深的一面。廣大的一面，就說到諸佛菩薩的易行，羅列了很多，顯示它的普遍性；精深的一面，就突出了阿彌陀佛的易行，這是以阿彌陀佛的本願來突出的，這樣就從普遍的易行道導入彌陀殊勝的易行道，歸入彌陀一佛。

阿彌陀佛的易行道，是本願所保證的，而彌陀的本願，不退和往生是一體的關係，這樣自然而然就從現生不退導入彼土往生，所以第十八願的願文說「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願成就文說「即得往生，住不退轉」。

根據願成就文，往生和不退是一體兩面，「即得往生，住不退轉」，不退轉和往生是本願同時給予的利益。只要依止阿彌陀佛的易行，以現生不退為目標，自然就得到命終往生。所以在三十二首偈子當中，就把命終往生嵌進去，這樣很自然地就引導聖道門的行人從難行菩薩道到易行菩薩道，從諸佛易行道到彌陀易行道，然後從現生不退到命終往生，過渡過來，這就比較清楚了。

曇鸞大師讚龍樹菩薩

曇鸞大師對龍樹菩薩非常景仰，在他的《讚阿彌陀佛偈》中，談到龍樹菩薩的總共五首偈子，最後是迴向。第 47 首、48 首，我們來讀一下。

本師龍樹摩訶薩，誕形像始理頹綱。

關閉邪扇開正轍，是閻浮提一切眼。

伏承尊語歡喜地，歸阿彌陀生安樂。

曇鸞大師的偈子特別優美，讀起來很舒服。曇鸞大師非常景仰龍樹菩薩，稱之為「本師」。曇鸞大師在專修淨土之前，是四論的學者，專門研究龍樹菩薩的作品、思想。四論就是《中論》《大智度論》《十二門論》《百論》。《百論》是龍樹菩薩的弟子提婆所作的。

「誕形像始理頹綱」，龍樹菩薩是在像法開始的時候誕生的。這個時候，正法已過，佛法顯示出衰頹的景象。龍樹菩薩出世，整理整個一代佛教，把衰頹的形勢扶正過來。

「關閉邪扇開正轍」，當時有一些外道，還有一些小乘不究竟的學說，稱為「邪扇」，邪風扇起。這個時候如果沒有大菩薩出世，這些很難破斥，很難阻擋。「龍樹摩訶薩」，就是大菩薩。而龍樹菩薩出世，就把這些邪風邪扇關閉了，開出了大乘正確的道路，「開正轍」。

「是閻浮提一切眼」，是所有閻浮提眾生的眼目，給我們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伏承尊語歡喜地」,「伏」是仰伏、拜伏,「承」是承受,「尊語」就是世尊的授記之語。他「現生證得歡喜地」,這就是《入楞伽經》中的懸記之文。

「歸阿彌陀生安樂」,極樂世界是他最後的趨向。

譬如龍動雲必隨,閻浮提放百卉舒。

南無慈悲龍樹尊,至心歸命頭面禮。

「譬如龍動雲必隨,閻浮提放百卉舒」,這兩句話也特別優美,龍樹菩薩名號中有「龍」字,曇鸞大師打了個比喻。龍如果運動的話,雲彩一定跟在後面。龍樹菩薩來到閻浮提的時候,像太陽一般的光輝,照耀在閻浮提當中,所以百花齊放。「南無慈悲龍樹尊,至心歸命頭面禮」。

附　錄

《易行品》概說

慧淨法師　撰

壹、前 言

一、《入楞伽經》懸記之文

龍樹菩薩被大乘佛教尊為八宗共祖，然其本意，唯在淨土宗，不在別宗。此若熟思其《易行品》與《十二禮偈》，便可頷首；尤其「楞伽懸記」之聖讖，更是不容置疑。《入楞伽經》卷九釋尊懸記之文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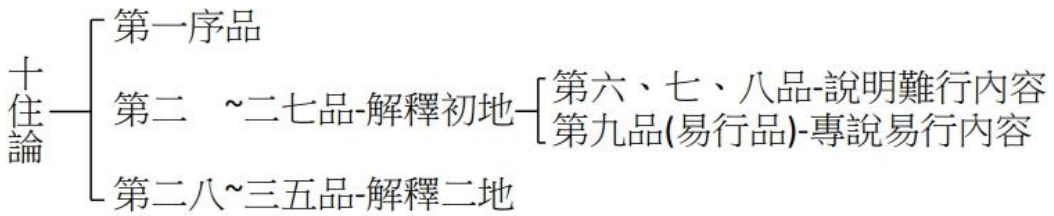
於南天國中，有大德比丘，
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
為人說我乘，大乘無上法，
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二、《易行品》別冊刊行

《易行品》為龍樹菩薩所撰述《十住毘婆沙論》(daśa bhūmi vibhāśa śāstra）之第九品，鳩摩羅什三藏法師翻譯，收錄於《大正藏》第二十六冊。

《十住毘婆沙論》是解釋《華嚴經· 十地品》的註書，份量應該相當龐大，但現存的只有註釋《十地品》中之初地與二地的十七卷三十五品而已。

三十五品中，第一品是《序品》；從第二之《入初地品》到第二十七之《略行品》是解釋「初地」；從第二十八之《分別二地業道品》以下到第三十五之《戒報品》等八品是解釋「二地」。解釋「初地」中之《易行品》前面之三品——《發菩提心品》《調伏心品》《阿惟越致相品》在於說明難行的內容；接著於第九《易行品》則專說易行之內容。



古來對《十住論》並不看重，但卻特別重視其中之《易行品》。在古印度時，《易行品》已從《十住論》中抽出別冊刊行。梁朝天監年中（五〇二~五一九）僧佑法

師所著《出三藏記集》卷四有「《初發意菩薩易行法》一卷，出《十住論· 易行品》」的記載。可知在我國六朝時代亦將《易行品》別冊刊行，則此《品》之受重視可見一斑。

三、《易行品》科判

- 《易行品》科判
  - 初、序說
    - 一、舉難請易
    - 二、呵問許說
  - 次、正說
    - 三、總判二道
    - 四、別明易行
      - 1十方十佛章（十佛章）
      - 2十方諸佛章（諸佛章）
      - 3西方一佛章（彌陀章）
      - 4過未八佛章
      - 5東方八佛章
      - 6三世諸佛章
      - 7諸大菩薩章

四、《易行品》第一

有三個名詞：第一、基礎、根源。角度雖異，其意本同。《易行品》於淨土宗之教理有此第一、基礎、根源的不磨地位，十點以明。

（一）第一部淨土宗祖典

（二）第一次淨土宗教判

（三）第一次判定易行道

（四）第一次形容安樂道

（五）第一次比喻如乘船

（六）第一次顯易行疾至

（七）第一次本願取意文

（八）第一次舉彌陀本願

（九）第一次釋本願稱名

（十）第一次明現生不退

五、《易行品》宗趣

《易行品》將佛陀一代教法判為二道，即「難行道」與「易行道」。《易行品》既是「判教」，更是宣說「易行」之道，並且力勸捨難歸易，專修易行道；而易行之

中，則以彌陀「本願稱名」之「易行」為宗，現生不退、往生成佛為趣。故此易行道，不單是易行，也是絕對性的殊勝之道。

此判教既開後來各宗判教的先河，也是淨土宗判教的嚆矢，更為淨土宗之「易行」與「殊勝」一錘定音，使淨土宗在大小顯密各宗之中，永居登峰造極、獨一無二、無與倫比的地位。可知，《易行品》雖然文字不長，然其涵義甚廣，影響甚鉅。

六、初地之重要

《易行品》之目的，主要在於將一代佛教，總判而為「難易二道」，令儜弱怯劣之人並及一切眾生「捨難歸易」；而易之中則在於歸彌陀一佛之易行，以彌陀易行是易行之至極、無上之殊勝故。彌陀救度的對象極低——儜弱怯劣凡夫，而給予的功德極高——不退轉地之果位；儜弱怯劣凡夫，但能「信受彌陀救度，願生彌陀淨土，專稱彌陀佛名」，即時獲得不退轉的功德，《大經》謂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曇鸞大師謂之「不斷煩惱，得涅槃分」。雖是怯劣凡夫，而且人還在娑婆，尚未往生極樂，只要念佛，便預先獲此功德，因為必定往生極樂故。

學佛目的在於成佛，雖未成佛，若能進入必定成佛、絕不退轉之地位，則雖尚未成佛，亦無怖畏；因為不退故，假以時日，必定成佛。若未入不退轉地，則雖才高學博，勇猛精進，然將來於多生多劫中，猶不免有退墮之虞。是故，十地中最重要的地位即是「初地」（歡喜地、不退轉地），但能入此地位，則只有升進，絕無退轉，豈不成佛可期。

七、易行道之重要

凡是真心想達到某一目標，然仔細衡量，發現欲達此目標太難、太久、太危險，以致根本不可能；在此情形下，必然思維：有否容易、快速、安全到達此一目標之方法？若無，只能絕望而泣；若有，自能歡喜雀躍。任何人皆如此，故此請問可謂深深地扣動著每一個人的心弦。

幸好，菩薩道並非都是難行，還有著如同「水道乘船則樂」之易行。龍樹菩薩的回答無疑點亮了怯劣凡夫的心燈，乃至朗照了整個法界。

龍樹菩薩將「無量門」之佛法，總分為「難易二道」，並舉世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之喻說明；接著說「菩薩道亦如是」，也像世間道一樣：

第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並非只難沒易。

第二，如世間道，有苦有樂；並非唯苦無樂。

第三，如世間道，有自力（步行）有他力（乘船）；並非只有自力沒有他力。

須要「勤行精進」才能到達阿惟越致的，是自力、難行、苦道；而「以信方便、

易行、疾至阿惟越致」的，則是他力、易行、樂道。

至此，龍樹菩薩大概地指出，修行菩薩道具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道路可供選擇。自力不足者，完全可憑他力；不堪苦道者，另外備有樂道；恐畏難行者，自可選取易行。雖然尚未明確指呈易行道之內容，但已經讓我們受到鼓舞，看到了希望。

到了後面「彌陀章」將易行道之內容「本願稱名，現生不退」，徹底圓彰，和盤托出，則如光明遍照，令人歡喜雀躍，安心滿足。

八、易行道之內容

眾生根機萬差，故往不退轉地之法亦有多途，龍樹菩薩於此《易行品》中，將所有一切至不退轉地之法門大判為難行道與易行道二門。難行道是全靠自力，此即是指淨土宗之外各宗各派所有法門；而易行道則是全靠他力（此他力單指彌陀願力而言），不假自力。如人溺水，頭出頭沒，掙扎痛苦，既不會游泳，也無方便可到彼岸；忽蒙彌陀大悲願力，救度於願船中，乘此願船，安穩自在。此人既不用也沒錢付船票，同時也不用幫忙駕駛，安全快捷到彼岸。此即《易行品》「彌陀章」中所言之彌陀「本願稱名，現生不退」。龍樹菩薩於此「彌陀章」言「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故龍樹菩薩將此「本願稱名」譬喻為「乘船」的法門，而其他一切難行道法門喻為「步行」。「乘船」乃是顯示自己儘管有力量，在此也無用武之地，也置於無用之地；何況就是因為毫無力量，才會墮落，才蒙救度。

曇鸞大師形容彌陀本願船謂之「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誠然，一旦乘此風航，即得不退；不用步行，速到彼岸；雖無自力，易得佛果。是大乘中簡而又簡、捷而又捷、圓頓至極之法，此皆是彌陀願力，亦是本願稱名現生不退，此即《易行品》之宗旨。

九、淨土宗之基柱

此品不只是龍樹菩薩淨土教思想的典據，也是影響廣大淨土思想形成的基柱。

先有《易行品》的肇端，難易苦樂二道之判，本願稱名現生不退之理，成為淨土宗思想屹立不搖的基柱;後有天親菩薩《往生論》的延續，淨土宗的教理更為圓臻。

南北朝之曇鸞大師於其《往生論註》冠頭開宗明義之處，即單獨引用《易行品》之難易二道判，凸顯他力，明示念佛之易行；而卷尾之結論也引用經文作為他力之論證，勸導念佛之信心。前後呼應，使難易二道的分辨更加明確，淨土教的宗旨為之確定，其影響力更成為決定性。

後之道綽大師繼承鸞大師思想，立聖道、淨土二門，更使淨土教理朗然獨照，

方針不紊。其弟子善導大師在此基礎之上，更從廣度及深度兩方面進一步展開，立二藏、二教、二門、二行、二業等淨土教理，使得淨土一宗之教判呈現完備、嚴整之體系，而大成淨土宗。因此，善導大師被尊為淨土宗的開宗祖師。

如是，聖道淨土、自力他力、難行易行、正行雜行等「二門、二力、二道、二行、二業」之理論整然齊備，無不以《易行品》為其根基。

《易行品》作為淨土宗尊崇的第一部祖典，對於淨土宗的教理建設，是根本性、基礎性、標準性、權威性的。所謂「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修學淨土法門，有否依《易行品》，其淨土教理必有差異，可謂依《易行品》則是純正的淨土宗，不依《易行品》則非純正的淨土宗，足見其地位之重要。

此品文字不長，故凡有志於淨土之行者，應該閱讀，知其要義。

貳、舉難請易

《易行品》內容分為「序說段」與「正說段」之二段，並由兩個問答所成立。

初，「序說段」之第一問答，舉出大乘菩薩至阿惟越致地（不退轉地）有「諸、久、墮」之三難，因而希望聽聞易行之道，其文說：

至阿惟越致地者：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若爾者是大衰患。

是故，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

意謂：菩薩到達不退位，要經過長久時間修行諸種難行之法，其難實是極為艱難困苦，而且有墮落聲聞緣覺之怖畏。此即「諸、久、墮」之三難，亦即行諸難行之「行體之難」、經歷長久始能獲得之「時劫之難」、修行中途或墮二乘之「退墮之難」，而生大怖畏。因此，若有「易行道」，而又能快速到達不退之位，無有墮落之虞（「一、速、必」之三易），希望為我講說。

參、呵問許說

對此《易行品》言「如汝所說，是儜弱怯劣，非丈夫志幹之言」「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於此二乘人，億倍應精進」「是法甚難，久乃可得」。所謂「儜弱怯劣，非丈夫志幹」，儜弱即非丈夫，怯劣即非志幹。「儜弱怯劣」，即是《觀經》釋尊為韋提希夫人所說「汝是凡夫，心想羸劣」之意。「丈夫志幹」，本《論》第八品解釋說：「志幹者，所謂威德勢力。若有人能修集善法，除滅惡法，於此事中有力，名為志幹。雖復身若天王，光如日月，若不能修集善法、除滅惡法者，名為

無志幹也。雖復身色醜陋，形如餓鬼，能修善除惡，乃名為志幹耳。」

然而此種說相，並非鼓勵難行道，否則所說之易行道則成多餘。

此種說相，反而正是肯定、呼應對方所言難行道之「大衰患」，進而增其對易行道謙敬之信心。畢竟如「舉三千大千世界」之難事，絕非常人所能；既然不能，現前即有大衰患。既有同樣能至不退轉位之法，而且「易行疾至、永無險難、不苦而樂」，則何樂而不為呢！

其實，宣說易行道，正是龍樹菩薩的本懷。何以故？縱觀《易行品》之行文次第，及其與前後品之承啟關係，則知龍樹菩薩「借問說法」「借難顯易」，舉出有名的難易二道判，力說阿彌陀佛之慈悲救度，極顯易行道之無上殊勝，給予「儜弱怯劣，非丈夫志幹」之博地凡夫無上的安心、獲救的希望；並且吐露自己至心歸命的真情。從字裡行間，明確顯示問者便是自己；從行文次第，儼然表白自己不惜身命、艱苦求道、由難入易的心路歷程。故知《易行品》即是龍樹菩薩以過來人的長者身分現身說法，引導後之行者捨難歸易，不受大衰患。菩薩悲心，感人至深，令人五體投地，永懷恩澤。

故繼之而言：

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

肆、判明二道

次，「正說段」首先總判一代佛教為「難行道」與「易行道」之二道，接著詳述易行之道，這是本書名為《易行品》之原由。易行之中雖含諸佛菩薩之易行，然以彌陀「本願稱名」之易行為其歸趣、核心、宗旨，因此，《易行品》亦是淨土宗正依之聖教。

「難行道」之語義：「難」者艱難，「行」者行業，「道」者因道。故「難行道」意即難行之道，以修持艱難行業之因道名為難行道。《易行品》之初言「行諸難行」，上之「行」是能行，下之「行」是所行，因此，「難行」之語，意即艱難之行業。

「易行道」之語意：「易」者平易，故「易行道」意即易行之道，以修持平易之行業為因道，名為易行道。如「易行道」之文言「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

一、總判二道，明舉苦樂，勸易捨難

承前「舉難請易」之問，繼之「呵問許說」回答而言「菩薩到達不退之位，有難行道與易行道之二道」。「難易二道判」之文說：

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

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

此是將一代佛教（總指釋尊一生之中所說之法，舉凡大小、權實、偏圓、頓漸、顯密、難易等，莫不總括）分類，總判而為難行道與易行道二種，並顯示苦樂相對，難易之道各有多類，難則苦，易則樂。亦即對於難行道的「陸道步行則苦」，舉出易行道「水道乘船則樂」，「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之故。

難行道如陸路步行，艱苦難成；易行道如水上乘船，任運而至。故釋尊於諸經之中，處處廣讚念佛功德，特別宣說淨土三經，彰顯易行疾至之道，普惠群萌真實之利。

此「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之譬喻，詞僅二句，意義深遠；文字雖短，筆力萬鈞。猶如南針，指出正確方向；更似救主，給人得救希望。

此喻正顯龍樹菩薩勸導捨難歸易、專念佛名之悲心，殷切之情，躍然紙上。

此喻亦顯龍樹菩薩，開闡釋尊本懷，以念佛法門救度一切儜弱怯劣群萌。

明知，《易行品》之受眾，即是儜弱怯劣凡夫，因為若無易行道，既無出離之緣，亦不能疾至不退轉地。

亦知，此易行道之正機，即是罪惡生死凡夫，要法即是專稱彌陀佛名，譬喻即是水道乘船則樂。

以乘船譬喻，顯示其根機毫無力量，然而能度彼岸，完全是船力，非凡夫自己之力。

一切凡夫，只要乘此願船，不但自度，亦能度人，如「彌陀章」第二十八偈所說：

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
自度亦度彼，我禮自在者。

彌陀佛名即是八正道，一切儜弱怯劣凡夫，只要專稱彌陀佛名，即是乘彼八道船，不但自己能度自力難以度脫的六道苦海，也能廣度眾生，同出六道苦海，往生彌陀淨土。

二、三番相對——「諸、久、墮」與「一、速、必」

若依難行道，則有「諸、久、墮」之險難，如前所言；若依易行道，則有「一、速、必」之安穩，亦即不退之位現生於娑婆世界便可得之，「易行道」之文說：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

此等「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即入必定」「即時入必定」之文，清楚顯明易行道之特色，亦即只要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稱名自歸」），則「現生」於「娑婆世界」即得「不退轉位」，非俟他生他土。此亦是淨土宗「平生業成，現生不退」之特色的典據。

三、難行道之相狀

「難行道」之文言：

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

由此可知，難行道之難有「行難」「時難」「險難」三義。「行難」即「行諸難行」，「時難」即「久乃可得」，「險難」即「或墮二乘」，此稱為「諸、久、墮」三難。

「諸」者，「行體之難」，所謂「行諸難行」，有三：一行諸行，二行難行，三行苦行。「諸」之言非一，亦即須修行無量難行苦行之法，諸如捨頭目腦髓等難捨能捨、難忍能忍之六度萬行。如是眾行，既多且難，故曰「諸難」。

此外亦有「行緣之難」，即曇鸞大師《往生論註》冠頭所舉之「五難」。

「久」者，「時劫之難」，所謂「久乃可得」，必須多劫之間，久修無量難行之法。經言：初地須經一大阿僧祇劫，成佛須三大阿僧祇劫，乃至無量時劫。

「墮」者，「退墮之難」，所謂「或墮聲聞」，舉出難行之失及其大衰患。以難行、諸行、苦行、久行，故墮二乘凡夫。若墮於此，是名菩薩死，畢竟難成佛。此即難行道之最大衰患，故《華嚴經》云：

寧受地獄苦，得聞諸佛名；
不受無量樂，而不聞佛名。
所以於往昔，無數劫受苦；
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

以此可知，上求佛道者，若墮於二乘，比墮地獄還要可怕。

有此三難，故名難行道。「諸、久、墮」為難行道所以難之根本，三者次第為因：因諸而難，因難而久，因「諸、難、久」而「苦」而「墮」。若能於此深生大怖畏，自然期望別有易行之法，既速至不退，且永不墮落。

四、易行道之相狀

若是易行道，不但沒有以上「諸、久、墮」之三險難，反得「一、速、必」之

三安易。

易行道之「易」是平易之意，申而言之，即有簡而不繁之「簡易」、淺而不深之「容易」、樂而不苦之「安易」之意。故龍樹菩薩以「水道乘船則樂」作為譬喻。

「易行道」有「行體之易」與「行相之易」。行體之易即是「易之行」，行相之易即是「行之易」。

「行體之易」「易之行」：此指所行，即是容易修持之行，所行不難。

「行相之易」「行之易」：此指能行，即是修持甚為容易，無人不能。

《易行品》言：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

聞是佛名能信受者，即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若人一心稱其名號，即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

觀此諸文，修易行道至不退位之因，即是「聞名、信受、一心、憶念、稱名」，意即：聞信佛名之威德而一心憶念，稱其名號者，便能速疾得至不退之位。因此，可謂易行之行體與行相，即是「稱念佛名」。故此等諸文之前，龍樹菩薩先以偈頌而言：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
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

亦即只要以恭敬心稱名念佛，便能快速得至不退之位，故名易行道。

尤其「彌陀章」言：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

此文是阿彌陀佛第十八願取意之文，亦是《易行品》「彌陀章」三十二偈頌的總敘，更是《易行品》所明易行道之眼目、歸趣、核心、精髓。龍樹菩薩特別以三十二偈，廣讚彌陀慈悲之救度，盛讚極樂無量之功德，並吐露自己至心歸命、願生極樂之真情，同時以此自行化他，廣勸捨難歸易，引導怯劣凡夫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

此文與「諸、久、墮」之三難對比，充分顯明「一、速、必」之三易。除了「彌

陀章」，其他沒有。

「一」者一行，無「行體之難」。只要專稱彌陀一佛名號，不須修持諸行、難行、苦行，如「彌陀章」言：「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速」者速疾，無「時劫之難」。現生即入必定，來生往生成佛，如「彌陀章」言「即入必定」「即時入必定」，此「即」是顯明當生，不經多生多劫或無量時劫。

「必」者必定，無「退墮之難」。稱名自歸之人，此生即入必定，不經來世多生，無退墮之難。

有此三益，淨土宗易行道「以信方便、易行疾至」之妙理一目了然。

也唯有此易行道，能讓儜弱怯劣、非丈夫志幹之人，不但得出六道輪迴，而且速至不退果位。

「彌陀章」第四偈言：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
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此偈充分讚歎淨土門「一、速、必」之易行與殊勝的特色。

伍、易行品之歸趣

《易行品》初明十方十佛之易行道（此名十佛章），次述十方諸佛之易行道（此名諸佛章），次詳阿彌陀佛之易行道（此名彌陀章），次說過未八佛、東方八佛、三世諸佛、諸大菩薩等易行。如此廣泛並列諸佛諸菩薩之易行道，乍讀之下，以為未必是以阿彌陀佛之易行道為宗；然而若再詳加研讀，仔細比較彌陀易行與諸佛易行之不同，便知龍樹菩薩乃以巧妙之筆法，將諸佛諸菩薩之易行道歸於彌陀之易行道，以顯彌陀易行即是易行中之至極易行，並示彌陀易行即是《易行品》之中心所在。此若觀下列之「二重相對」與「龍樹本意」，便可一目了然。

一、二重相對

（一）難行易行相對

若與難行道相對，則十方十佛之易行法或其他諸佛之易行法，都屬於易行道，列舉此等多佛之易行道以應群機，各人可暫依自己所好之易行道而選擇之。在此，則阿彌陀佛之易行道是此等易行道之一，未占特殊地位。

（二）易行通別相對

諸佛之易行道，與難行道相對，可謂易行道；若更再往探究《易行品》之內容，可知龍樹菩薩之本意在於光顯阿彌陀佛之易行道。亦即：通而言之，易行道含諸佛易行與彌陀易行之二種；別而言之，《易行品》之目的在於彌陀之易行。

此理可從橫向與豎向來看，可一目了然。

「橫向」即是易行之通局，將「彌陀章」與「十佛章」「諸佛章」之相異對照。

「豎向」即是此《易行品》之組織次第，以「施、開、廢」引導群機趨入彌陀之易行。

二、龍樹菩薩本意

《易行品》分判難易二道，而廣泛開示易行道；此中龍樹菩薩本懷，在何教法？若論龍樹菩薩之本意，正在彌陀易行；若是難行道及諸佛易行等，唯是隨他之方便施設。釋尊於《入楞伽經》懸記而言「證歡喜地生安樂」，既然有此聖讖，則龍樹菩薩之本意，唯在彌陀易行，不在別法。又，熟思彌陀章之文意，可知不謬。何況特造《十二禮偈》，吐露歸命彌陀願生安樂之真心，與《楞伽》聖讖符節相應，更無所疑。

陸、《易行品》行易之通局——橫向觀察（彌陀與諸佛之異）

古來大德釋此易行之通局，或舉出六異，或舉出八異，乃至十六異。在此融會歸納為十二異，以明《易行品》乃是以彌陀之易行為其宗旨。

一、總讚別讚之異

從《易行品》文面來看，讚歎諸佛易行，是將其綜合併列在一起而總讚之；然而讚歎阿彌陀佛之易行時，則特別設立一章，此章唯一專門讚歎阿彌陀佛一佛，無有別佛。

二、詳讚略讚之異

讚歎諸佛，以偈而言，僅不過二偈，然而讚歎阿彌陀一佛，則多達三十二偈一百二十八句之讚歌。又，「十佛章」之善德佛雖比其他諸佛有較多且具體之讚歎，然將其偈頌與長行合而計之，共四百一十字，而「彌陀章」則有六百七十六字之多，可知詳略之異。

三、能讚所讚之異

彌陀是所讚，諸佛是能讚，並非等同，「諸佛章」結文及「彌陀章」偈頌言：

是諸佛世尊，現在十方清淨世界，
皆稱名憶念阿彌陀佛。

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
讚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
諸佛無量劫，讚揚其功德，
猶尚未能盡，歸命清淨人。

依此明知，阿彌陀佛為所讚所歸之佛。

四、能等所等之異

讀此品之「諸佛章」或其次的《除業品》，出現「阿彌陀等諸佛」之句，舉出阿彌陀佛為諸佛之代表，故知以彌陀為能等（代表佛格），諸佛為所等（被代表佛格）。

五、本願有無之異

亦即稱名本願有無之異。易行之文雖通於諸佛，然而意在彌陀，以稱名念佛，是彌陀本願故。「彌陀章」開頭說：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

接著舉出第十八願（取意）說：

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更以偈頌舉出成就文（取意）：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
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因願有「念我稱名」，且偈頌之成就文亦舉出念佛而言「念無量力功德（名號）」，而其直接之利益是「即時入必定」，且歸結為「是故我常念」。

易行道之行體即是「稱念佛名」，然而餘佛菩薩之易行中，沒有稱名之本願，唯「彌陀章」有，可知《易行品》之目的在於獨顯彌陀之易行，在於導入彌陀本願之稱名。

六、常念有無之異

十佛易行、諸佛易行等，自歸勸他，皆無「常念」之言，獨有「彌陀章」言之，

此是顯示龍樹菩薩一心歸命彌陀，願生極樂淨土，長時繫念無間，專在彌陀一佛。如「彌陀章」第四偈言：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
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此常念之文，意義深重，生佛不相捨離故。
更願佛之常恆憶念，如「彌陀章」第三十偈言：

我今亦如是，稱讚無量德，
以是福因緣，願佛常念我。

此二偈，「我常念佛」與「佛常念我」，顯示「生佛不離」「機法一體」的內涵。
不止自行，亦勸他使長時無間而言：

常應憶念。

明知：難易廢立之正意、自行化他之本懷，唯在彌陀之本願稱名。

七、往生有無之異

其他各章只說不退的利益，但「彌陀章」除了說不退的利益之外，還說往生的利益。如「彌陀章」第三偈言：

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
即具無量德，是故我歸命。

念佛能得現當二益，《易行品》除了現生不退的利益之外，還說往生的利益，即此偈所明。此偈總讚往生極樂之德，不論何人，但生極樂，不假功行，自然具足佛之無量功德。龍樹菩薩自行化他，勸導往生極樂之情，於此偈表露無遺。
此偈亦在於顯示捨此往彼（捨娑婆生極樂）之淨土宗宗旨。

八、願生無有之異

「彌陀章」第三十一偈言：

我於今先世，福德若大小，
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

此是龍樹菩薩表露願生之心。「佛所」者指極樂淨土，故「於佛所心常得清淨」，即顯示願生極樂淨土之旨趣。

九、信疑有無之異

「彌陀章」第十八偈言：

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
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

說明易行之內容時，有「信方便易行」之信心的說明，則唯有「彌陀章」，此外別無。

故知：可謂之「信方便易行」的，即在於「彌陀章」。

十、乘船有無之異

「彌陀章」第二十八偈言：

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
自度亦度彼，我禮自在者。

《易行品》開頭總判難易二道之處，以乘船譬喻易行道；然始自「十佛章」，以至各章，均無此譬喻，唯「彌陀章」有「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之譬喻。「八道船」譬喻彌陀萬德之洪名，「乘彼八道船」即是稱念彌陀佛名。彌陀名號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之功德，舉凡佛法中之所有功德，如三學、六度、三十七道品，乃至無量陀羅尼，阿彌陀佛一佛名號全體具足，舉一全收，無欠無餘。

於此明知：易行之所以為易行，全在於「彌陀章」。

十一、迴向有無之異

只有「彌陀章」在偈頌之結語有迴向之文而言：

以此福因緣，所獲上妙德，
願諸眾生類，皆亦悉當得。

其他諸佛、菩薩章沒有迴向句。此是龍樹菩薩表明自己願生彌陀淨土，其自行化他即在此彌陀之易行。

十二、懸記有無之異

釋尊在《入楞伽經》卷九，即已懸記龍樹菩薩以證得初地之聖位往生彌陀極樂淨土而言：

於南天國中，有大德比丘，
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
為人說我乘，大乘無上法，
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顯示龍樹菩薩於十方諸佛十方淨土之中，獨選彌陀易行及極樂淨土為其歸趣，則《易行品》以彌陀易行為其所宗不言可知；亦知往生彌陀之極樂淨土不只易行，而且殊勝。

綜觀上述諸異，明知龍樹菩薩撰述《易行品》的目的在於顯明彌陀之易行，並吐露自己之歸趣；而同時並列諸佛菩薩之易行，意在對照比較彼此之不同，以凸顯彌陀易行乃是所有易行中之至極易行，使後之淨土行者有所遵循，並以此引導聖道諸機進入彌陀易行。

柒、《易行品》之組織次第——豎向觀察（施、開、廢三義）

《易行品》可分為七章：「十方十佛章」（十佛章），「十方諸佛章」（諸佛章），「西方一佛章」（彌陀章），「過未八佛章」，「東方八佛章」，「三世諸佛章」，「諸大菩薩章」。其中，前之三章有「施、開、廢」三義，即「為蓮故花，花開蓮現，花落蓮成」，亦即「為實施權，開權顯實，廢權立實」。

此《十住論》在於註解《華嚴經．十地品》，故以聖道門「此土入聖」之三學六度萬行之難行道為其行因，以此立場而註釋之；然其目的在於引導群機趨入彌陀之易行，故其解說採取逐步引導、漸進開顯的方式，猶如《法華經》「施、開、廢」之過程，這從整部《易行品》行文次第之組織乃至前後品之接續上，便可看出。

一、「十方十佛章」

此章未出彌陀名，似蓮實包於花中，如「為蓮故花」之貌，有「為實施權」之意。

二、「十方諸佛章」

此章出彌陀之名，並為諸佛之代表，如「花開蓮現」之貌，有「開權顯實」之意。

三、「西方一佛章」（彌陀章）

此章不言不讚諸佛，唯廣泛讚歎彌陀一佛，如「花落蓮成」之貌，有「廢權立

實」之意。

四、「過未八佛章」

此後四章，是承上啟下，為與以下之《除業品》相連繫故。

捌、《易行品》之核心——「彌陀章」略解

如前《易行品》宗趣所言：「《易行品》既是『判教』，更為宣說『易行』之道，並且力勸捨難歸易，專修易行道；而易行之中，則以彌陀『本願稱名』之易行為宗，『現生不退，往生成佛』為趣。故此易行道不單是易行，也是絕對性的殊勝之道。」

所謂「彌陀『本願稱名』之易行為宗」，即是本品之「彌陀章」。「彌陀章」是《易行品》的骨髓、核心，《易行品》之靈魂所在。因此本文專就「彌陀章」略作解釋，分為三段：一、先引釋「稱名易行疾至」之偈；二、正釋「彌陀章」之文；三、後引釋「現生不退」之偈。

一、「稱名易行疾至」之偈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

此偈開顯「信方便」之具體內容，亦即「易行道」所言「易行疾至」之法，即是「執持稱名號」。稱名即是「易行」，若非稱名即非易行；稱名即得「疾至」，若非稱名即非疾至。稱名，既容易，又殊勝。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若人」指六道中之人道，一切善惡凡夫。「欲」是希求、願望之意。「疾至不退轉」顯明非一萬劫或一大劫，非多生多劫無量生死；亦非他土不退，乃此土此生不退，此由下文之「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越惟致地」可知。《大經》言「即得往生，住不退轉」，《易行品》「彌陀章」釋言「即入必定」「即時入必定」，明知「即」是「同時即」，非「異時即」，顯示「現生不退」。何以故？「本願稱名」故，「攝取不捨」故，「臨終來迎」故。至簡至易，極頓極圓。

「應以恭敬心」，「應」是勸勉之辭。「恭敬」，謙下自身，崇敬佛德，名為恭敬。《大智度論》三十卷言：「謙遜畏難為恭，推其智德為敬。」指內心謙恭，外相崇敬。虔誠恭敬，至誠懇切。徹底放下，全身靠倒。

所尊所重唯彌陀，唯歸彌陀一佛。萬德洪名，萬善總體，無欠無餘。

《大經》言：「謙敬聞奉行，踴躍大歡喜。」此是機法二種深信之相。

《大經》言：「憍慢弊懈怠，難以信此法。」此指自力行者，憍慢無謙敬心，不能信此法。

「執持稱名號」，「執持」即是「稱名號」。如《阿彌陀經》所言「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之意。不論知不知、信不信、淨不淨，但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念十方諸佛」，反顯法。以「念十方諸佛」反顯「專念彌陀一佛」。念彌陀一佛容易，念十方諸佛困難。彌陀是「諸佛之王」，念彌陀即念十方諸佛。

《觀經》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此是「直接法」，唯舉彌陀一佛攝取不捨，非舉十方諸佛。

念彌陀，彌陀攝取不捨；念彌陀，彌陀臨終來迎。

二、「彌陀章」之本願取意文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

此文名為「本願取意文」。此文是整部《易行品》的精髓、核心，亦是「彌陀章」三十二偈頌的總敘。此文合采淨土三經核心之文，以彰「本願稱名易行殊勝」之極致，包括：《大經》之本願文（第十八願）及其成就文與成就偈，《觀經》之「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之文，《小經》「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之文。合采以上五段經文，而取其意以造文，故名為「本願取意文」。茲列表以明，並引其文以證。

龍樹菩薩本願取意文	第十八願文	第十八願成就文
若人	十方眾生	諸有眾生
念我	至心信樂	聞其名號，信心歡喜
稱名	乃至十念	乃至一念
自歸	欲生我國	至心迴向，願生彼國
即入必定	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即得往生，住不退轉

第十八願：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第十八願成就文：

諸有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第十八願成就偈：

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莊嚴經》亦言：

我若成正覺，立名無量壽，
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
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圓滿，
亦以大悲心，利益諸群品。

「阿彌陀佛本願」即是指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之第十八願，此願名為「念佛往生願」。第十八願是四十八願之根本願，此根本願是整部《無量壽經》的根源，是淨土三經的根源，也是整個淨土宗的根源。若無彌陀本願，則無淨土宗，亦無淨土三經，更無阿彌陀佛，可知彌陀本願之重要。《無量壽經》中釋尊已親言「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此偈又名為「本願成就偈」，亦即解釋第十八願之念佛功能，可知，釋尊獨稱第十八願為本願。本願在講「專稱彌陀佛名，必生彌陀淨土」，此意證之前面所引四段經文便可了然。

故龍樹菩薩直承之而言：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
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常應憶念。

此後代代相承之祖師亦以此「本願稱名」作為淨土宗之「心法」。

如天親菩薩《往生論》以「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為核心。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開宗明義便說：「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則樂。」最後之結論也前後呼應地說：「凡是生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又說：「緣佛願力故，十念念

佛，便得往生。」

善導大師《觀經疏》之結論也說：「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又於《往生禮讚》說：「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為強。」

法照大師《五會法事讚》也說：「彌陀本願特超殊，慈悲方便引凡夫；一切眾生皆度脫，稱名即得罪消除。」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標起。先舉教理之根源，發起後面之因行果益。

「本願」：直以第十八願為根本願，第十九、二十及其餘諸願皆非根本願，為使眾生欣慕極樂淨土而歸此願，故餘四十七願謂之「欣慕願」。「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應掌握根本。

「本願如是」：「如是」者，下之「念我稱名，自歸必定」之二句，非此則非彌陀本願。有具體內容，亦即方法、目標、利益。清楚明朗，一目了然。

只要「念我稱名自歸」，自然便能「即入必定」，此是彌陀本願力之自然功能，不用眾生造作，亦不假借他因，全是彌陀本願之力，故言「阿彌陀佛本願如是」。

「若人」：願文之「十方眾生」，成就文之「諸有眾生」。然十方眾生通指十法界之中佛法界以外九法界眾生，而此「若人」唯指六凡之人道，以六道中人道之善惡凡夫為主，顯示第十八願「本為凡夫，兼為聖人」之旨。凡夫之中，人道為本，餘趣為旁。蓋，天人正樂，修羅方瞋，三惡愚苦，唯人道苦樂互具，易生厭穢欣淨、離苦得樂之願行。

「念我稱名」：「念」者，願文之「至心信樂」；「我」者，南無阿彌陀佛。故「念我」即是意業之信佛憶佛，亦即信受彌陀救度、意念彌陀佛名。「稱名」者，願文之「乃至十念」，口業之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故「念我稱名」，要而言之，即是「專稱彌陀佛名」。

可知：願文「乃至十念」之「念」者，即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即是「稱念佛名」（故言「念我稱名」），即是四種念佛之中「稱名念佛」，非餘三種之念佛。此即顯示龍樹菩薩判定第十八願之「乃至十念」為「稱名念佛」。

「乃至十念」，善導大師也解釋說「稱我名號，下至十聲」，此亦是稱名念佛之意。

淨土宗傳承祖師解釋本願文之「乃至十念」之「念」為「稱念」之念者，始自龍樹菩薩《易行品》。

彌陀名號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力用，其力用者何？如《觀經》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善導大師《往生禮讚》釋言：「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唯觀念佛眾生，攝取不捨，故名阿彌陀。」

「自歸」：願文之「欲生我國」，成就文之「願生彼國」。「自」者自己，「歸」者歸命，如本品《讚彌陀偈》多言「是故我歸命」，亦如《往生論》天親菩薩自言「我一心歸命」。

不顧他人，我儘管一心歸命。自己的生死大事，豈可看人臉色而生顧慮，故應不慮他人，應自己勸勉策勵，誓畢此生專修淨土法門，專依彌陀本願，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小經》釋尊三次勸勉眾生願生，三勸即是常勸，顯示釋尊之本懷。是故善導《往生禮讚》言：「各聞強健有力時，自策自勵求常住。」此亦是自歸之意。

「念我稱名」即是「自歸」，自歸即是「南無歸命」。身心性命歸於彌陀，與佛一體，心心相印，涵蓋相合；佛命生命，一體不離。

正覺之佛命，歸命之眾生，生佛一體；佛心有生，生心有佛。

「即入必定」：願文之「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成就文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成就偈之「自致不退轉」之意。

「必定」者，必定成佛之位，亦名正定聚，亦名不退轉。《大智度論》九十三卷言：「阿鞞跋致（不退）即是必定。必定者，必當作佛。」

「即」有「同時即」與「異時即」，此是「同時即」，如本《品》「彌陀章」「現生不退」之偈言「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此「即入必定」顯示「念我稱名自歸」之人，已是「平生業成，現生不退」之人；即時不退於佛格，往生剎那，頓超十地，快速成佛。

《小經》言：「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

善導大師《觀經疏》釋言：「聖眾莊嚴，即現在彼眾，及十方法界同生者是。」

曇鸞大師言：「經言『十念』者，明業事成辦耳。」「不斷煩惱得涅槃分。」「不從一地至一地。」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小經》言：「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常應憶念」：結勸。結歸一向「專稱彌陀佛名」之意。本願文及成就文所言「乃至十念、一念」之「乃至」，《小經》所言「若一日……若七日」之「若」，「上盡一形，下至十念一念」之意。

此句不只是結勸，也是龍樹菩薩悲心顯露之處。只要稱名念佛，便能「即入必定」，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實是「方便易行疾至」。因此，菩薩悲心深切，勸導眾生常應憶念，以蒙「現生不退」必生淨土之無上大利。菩薩悲心，溢於言表。

善導大師《觀經疏》言：「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

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此文雖短，富含一宗主要內容，即是「機、教、行、益」，或「機、教、行、果」。機是凡夫，教是本願，行是稱名，益是不退。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此是教理；「若人念我稱名自歸」，此是行法；「即入必定」得菩提，此是利益。顯明「念我稱名自歸」為因，自有今生不退（必定）、來生成佛之果。一因具二果。今生得不退，往生成佛果。

簡言之，即是「本願稱名，現生不退」。「本願」是教，「稱名」是行，不退與成佛，是現當二益。淨土法門之教理、因行、果益，關係歷然分明；而稱名為因，成佛為果，更凸顯淨土宗「念佛成佛」一因一果之關係，非如聖道法門多因一果之「行諸難行，久乃可得」。則此易行道，不單是易行，亦是絕對性之殊勝道。

「念我、稱名、自歸、必定」，此是淨土宗之「宗旨」，亦是淨土宗之「特色」。

念我——信受——信受彌陀救度，

稱名——專稱——專稱彌陀佛名，

自歸——願生——願生彌陀淨土，

必定——度生——廣度十方眾生。

彌陀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本願稱名，凡夫入報。

自歸即入必定——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本願之對象——不論何人：聖凡善惡、男女老少、緇素賢愚，皆總包含。

本願之方法——念我稱名自歸。

本願之利益——現當二益（現生必定，往生證果）。

本願之呼喚——呼喚眾生「常應憶念」。

三、「現生不退」之偈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

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稱念彌陀佛名之意。彌陀佛名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如玄奘大師《稱讚淨土佛攝受經》所言「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名號」。

「即時入必定」：如上所解「平生業成，現生不退」之意。

「是故我常念」：「是故常應憶念」之意，亦即「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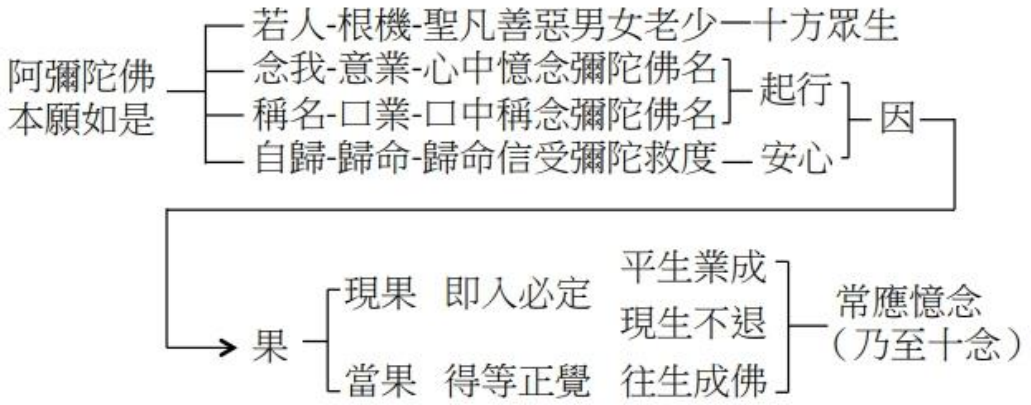
此偈是淨土宗的心髓，也是龍樹菩薩的心聲，菩薩自我告白地說：「只要念佛，便能即時入必定，易行疾至莫過於此，因此我龍樹，恆常憶念南無阿彌陀佛。」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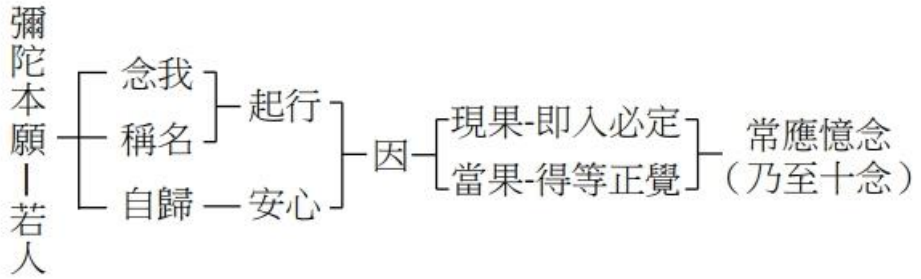
偈幾與《大經》「本願成就偈」同功，偈云：「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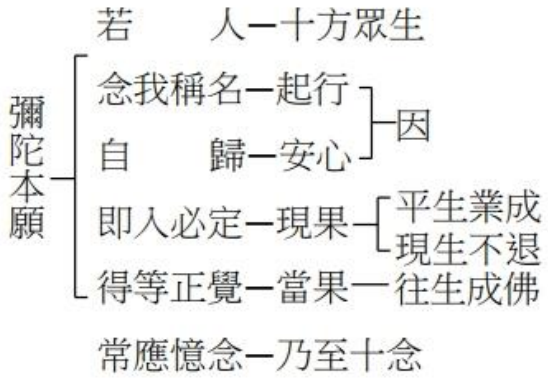
「本願取意文」是《易行品》之骨髓、核心、歸趣，《易行品》目的在說此彌陀本願。易行中最極易行，方便中第一方便；此方便非過程，非權說，非不了義，乃直達目標之方法、龍樹菩薩思想圓熟之所在，亦彼一生自行化他之歸趣與目的。

蕅益大師《阿彌陀經要解》也說：「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捷至圓頓者，莫若念佛求生淨土。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

此本願取意文如明燈，照亮行者前程，指出目的與方法，明示安身立命之處。給人安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利益。







玖、《易行品》於淨土宗之功績

龍樹菩薩《易行品》於淨土宗有三大根本性的重大功勳。一、難易二道判；二、本願稱名論；三、現生不退論。

一、難易二道判

龍樹菩薩於淨土宗教義發揮之中，最有名的即是難易二道的教判。即將釋尊一代浩如煙海的教法，總判為難易二道，即「難行道」與「易行道」。再度引其文如次：

> **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

此難易二道的教判彰顯：勤行三學六度萬行，即是難行道；專一稱念彌陀佛名，即是易行道。並以譬喻顯明難易二道之優劣，而暗示捨難取易。即難行道如陸路步行，以步行顯示艱難、緩慢、困苦、風險，應當捨棄；易行道如水路乘船，以乘船顯示容易、快速、安樂、無虞，應當選取。

此難易二道之教判，奠定淨土宗「本願稱名、易行疾至不退轉」之教理基柱，判定淨土宗是念佛之道、容易之道、快速之道、安樂之道、無虞之道、如他力乘船之道；除了淨土宗之外，其餘所有法門，都是諸行之道、艱難之道、緩慢之道、困苦之道、風險之道、如自力步行之道。

此難易二道之教判，為淨土宗之「易行」與「殊勝」，一錘定音，使淨土宗在大小顯密各宗之中，永居登峰造極、獨一無二、無與倫比的地位。可知，《易行品》雖然文字不長，然其涵義甚廣，影響甚鉅。

此難易二道之教判，可謂開天闢地之壯舉，前無古人，後啟來者。此教判既開啟了後來各宗判教的先河，也是淨土宗判教的嚆矢，發起曇鸞大師自他二力、道綽大師聖淨二門、善導大師要弘、正雜、助定之鴻判，從而廣引五乘群機，齊入本願稱名他力易行之淨土宗。

釋尊一代之教，浩瀚廣博，必有易行之道；群萌六識之心，愚癡暗鈍，全無擇法之眼。幸有龍樹菩薩慧眼見真，作難易二道之判，明苦樂二行之法，獨舉彌陀本願之稱名，標示現生不退之勝益，遙引末法之群萌，盡入極樂之蓮邦。若無龍樹菩薩難易二道之判，則罪惡生死之凡夫，廣大無邊之群萌，勢必曠劫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由此難易二道之鴻判，知龍樹菩薩悲心之深廣，恩澤之難喻。我等只有依教奉行，捨難就易，專稱佛名，往生淨土，方堪報恩。

二、本願稱名論

龍樹菩薩於淨土宗教義發揮之中，最有名的除了「難易二道判」之外，即是「本願稱名論」與「現生不退論」。

《易行品》不但在於說明易行道，更是尊崇高推易行道之易行與殊勝。而此易行與殊勝的內容，即是「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地」，而「信方便、易行、疾至」的方法，即是「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而「稱名號」以阿彌陀佛的本願為根源。《易行品》中說阿彌陀佛「本願稱名」的，即是「彌陀章」龍樹菩薩所舉的「本願取意文」：「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此彌陀本願稱名，不但是淨土三經之根源，也是《大經》之根本，更是四十八願之願王；亦是十方眾生往生成佛的根本依據，也是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生不退」的典據。

由龍樹菩薩「本願取意文」，顯出淨土宗特色，明確淨土宗之教、理、行、果，機、教、行、益，奠定淨土宗根本教理之基礎，於淨土宗有不磨之功。

故此「本願取意文」，總括淨土宗一大法門，為淨土宗之核心、精髓、根本相承，等同淨土宗的遺傳基因。自龍樹菩薩始，「本願」即成為淨土宗的根本教理，「稱名」即成為淨土宗的根本行法。後繼之天親菩薩、曇鸞大師、道綽大師、善導大師，無不圍繞「本願稱名」而展開宗義，大弘法化。故此本願取意文，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性，舉凡後世之弘揚淨土者，如果偏離龍樹菩薩的本願取意文，可知即非純正的淨土宗。

三、現生不退論

淨土宗特色「平生業成，現生不退」，平生與臨終相對，亦即不待臨終，於平生之間，往生之業已經成就，往生有分，必定往生，從因說果，現生已經預得不退轉之果位，此謂之「業成不退」。亦即現世已得安心，非至臨終來迎、彼土不退方才安心。

此教義龍樹菩薩於《易行品》之中屢屢言及，列舉十文如下：

1.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

2.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

3.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

4.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

5.聞是佛名能信受者，即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6.若人一心稱其名號，即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7.其有稱名者，即得不退轉。

8.其有聞名者，即得不退轉。

9.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10.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以上引文一至三之「疾」是快速的意思，乃相對於難行道之三大阿僧祇劫，顯明易行道相當快速（頓超之法故）。引文五至十之「即」，就是「當下」「立刻」，亦即顯明非但快速，乃是「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易行品》所言「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即入必定」「即時入必定」之文，清楚顯明淨土宗易行道之特色，亦即只要專稱彌陀佛名，則「現生」於「娑婆世界」即得「不退轉位」，非俟他生他土。此即是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有關淨土宗特色之深廣內涵與巨大影響，茲引淨宗法師《淨土宗特色導讀》一文以明。

所謂「特色」，即事物特有的本質屬性。辨識事物，必須把握其特色，不然就會張冠李戴，產生錯誤；修學淨土，也必須掌握淨土宗的特色，不然就會聖淨不分，失去往生。

淨土宗有無特色？很顯然，若無特色，則淨土一宗不能成立。

淨土宗有何特色？當代淨土宗慧淨法師，根據淨土三經及相承祖釋，提煉為四句話、十六個字，謂：「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生不退」。準確，簡練，系統，明了，獨顯彌陀救度，超勝餘佛淨土，不共聖道諸宗，至簡易，至高深，至穩當，至快捷，萬機不漏，一生速成；可謂握一宗咽喉，通法門幽關，除行人恐懼，暢往生達道。

前二句為根本綱宗，後二句明今生勝益；又前一句為因行，後三句為果益。根本自攝枝末，因行必招果益，故四句可收為二句「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又可收入一句「本願稱名」。

本願，明教理；稱名，明行法；凡夫，明攝機；入報，明果益。「本願稱名，凡夫入報」，明淨土宗之「教、行、機、益」，即：造罪凡夫，以彌陀本願不虛故，稱名願生，皆得往生真實無漏極樂報土。而且是平生之時圓滿達成往生之業，不待臨終；於此世間即獲不退轉之果位，非至極樂。

本願稱名：聖道諸宗以眾生心性為體，悟明心性為宗；淨土一宗以本願名號為體，稱名往生為宗，故「本願稱名」為淨土宗不共聖道諸宗之特色。又餘佛淨土雖也勸往生，但未聞有稱名往生之本願，獨有彌陀一佛發稱名往生之本願，故「本願稱名」為淨土宗超勝餘佛淨土之特色。

凡夫入報：依聖道諸宗修習，必須登地以上的大菩薩，才能前至諸佛報土；

他方淨土雖不乏高妙報土，然而絕非罪障凡夫可至之處。今淨土一宗，凡夫稱名，仗阿彌陀佛願力，得生極樂最妙報土，證同彌陀，故此「凡夫入報」即為聖道諸宗所無、他方淨土未聞之特色。

平生業成：聖道修行，仗自力累積之功，有漸次斷證之位，初果聖人尚需七次往返天上人間，而後業成解脫，不受後有。今淨土宗，任何罪重之人，只此一生，決定往生，生死了辦，不再輪迴。然而如果必須累積一生勤行，直到臨終見佛來迎，方才往生業成，仍然不免聖道自力的色彩，往生存有不確定的因素。今說「平生業成」，不說「一生業成」，即是在平時一生之任何時候，皆是往生業成之時。因本願稱名，往生仗佛願力；佛願力成故，眾生往生之業已由佛邊完成；佛邊已成故，何時眾生信受稱名，即時乘佛願力，往生之業達成，不待臨終。唯有臨終才信受彌陀願力者，方是「臨終業成」，亦即臨終一念往生業成。可知平生業成從機邊含「臨終一念業成」與「平生念念業成」兩種狀況，而從法邊則是「彌陀願力業成」。任何人、任何時，信受稱名，往生之業當體成就，業成不壞故，自然念念稱名有相續之功，聲聲往生無不定之慮，故說「正定之業」「萬修萬人去」「遇無空過者」，獨成淨土宗之特色。

現生不退：於聖道修行，不退轉位乃是極艱、極難、極重、極要、極尊、極大之事，非敢率爾輕談、妄自期許，要須生生正見不失，勇猛精修，歷一大阿僧祇劫方可達致，何況長劫疲勞苦修過程中，退道者如大海水之多，進步者只毛滴水之少；舍利弗以六住菩薩之位，尚以乞眼因緣退心，餘者可知。今淨土宗，凡夫罪人，但以本願稱名一法，盡獲彌陀因中萬行果上萬德，圓滿成佛所需一切功德，於娑婆界登不退位，以煩惱身入聖眾數。如此教理，聖道諸宗所絕無，十方世界所僅有，獨成淨土宗之特色。

如上，開為四句，合為一句「本願稱名」。有此一句，自然流出三句。因為「本願稱名」，所以「凡夫入報」；因為「本願稱名」，所以「平生業成」；因為「本願稱名」，所以「現生不退」。

如此重要而鮮明之特色，本含於佛經祖釋之中，今將之系統歸納整理，鮮明提出，一一出示經文祖釋為證，普令見聞之人耳目開明。

拾、《易行品》難易二道圖表

出三界
- 聖道門—難行道—自力—豎出—通途—修三學斷三毒—事難功漸(權假教)—步行—苦—下墮—輪迴。
- 淨土門—易行道—他力—橫超—特別—念彌陀生淨土—事易功頓(圓頓教)—乘船—樂—往生—成佛。

佛法—菩薩道
- 難行道—勤行精進—諸、久、墮—陸道步行—苦。
- 易行道—易行疾至—一、速、必—水道乘船—樂。

佛法
- 難行道-聖道門-自力-聖者-修行(修諸行)-六度-如陸道步行-苦-諸、久、墮-證果不定。
- 易行道-淨土門-他力-凡夫-信心(信念佛)-救度-如水道乘船-樂-一、速、必-往生決定。

佛法
- 聖道門-自力「修行」之教，生生世世於六道中不失人身，
修行六度萬行以證果；此乃聖者方能，故謂之「難」。
- 淨土門-他力「信心」之教，今生此時於娑婆界專稱佛名，
往生極樂淨土以證果；此係凡夫所堪，故謂之「易」。

佛法
- 聖道門-「修行」之教-難行道-自力-苦-以修行六度萬行為宗。
- 淨土門-「信心」之教-易行道-他力-樂-以信受救度稱名為宗。

淨土門是「信念佛」而非「修諸行」之教，是依靠信受彌陀「救度」之教，而非依靠自己修行「六度」萬行之教。

本來聖道門、淨土門皆有信，也皆有行。但相對地，對聖道門來說，縱然實相、佛性之理信得極真，但如不能落實於自身之修行，破我法二執，依然不出生死，因此，聖道門可說是「修行」之教。又，對淨土門來說，行不是問題，因為任何人都可以稱名，毫無艱難。但如此簡單易行之稱名，能使下劣凡夫往生成佛，一般人不能相信；因不信而不能專一稱名，最後失去往生。若有信心，則千人稱名千人往生，萬人念佛萬人成佛，所以淨土門可說是「信心」之教。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說：

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

譬如水路，乘船則樂。

善導大師《觀經疏》說：

決定深信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元照大師《彌陀經義疏》說：

此乃具縛凡愚，屠沽下類，剎那超越成佛之法，可謂世間甚難信也。

蓮池大師《阿彌陀經疏鈔》說：

千信即千生，萬信即萬生。

印光大師《文鈔》說：

淨土法門，但恐信不及。若信得及，一切人皆得往生。

果能生死心切，信得及，不生一念疑惑之心，則雖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極樂，即是極樂之嘉賓。

能於此法深生信心，則雖具縛凡夫，其種性已超二乘之上。喻如太子墮地，貴壓群臣。

純正的淨土法門即是易行道，在方法上容易，在境界上頓超。龍樹菩薩於《易行品》言「易行疾至阿惟越致地」，「阿惟越致地」即是「不退轉地」。疾至不退轉地之方法，龍樹菩薩言：「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故知：只要專稱彌陀佛名，必能疾至不退轉地，已非娑婆凡夫，已是極樂聖數，一旦

命終，即生極樂，速證佛果。故「易行疾至」之「易行道」即是淨土宗之稱名念佛。

「信受彌陀救度、願生彌陀淨土」之念佛人，不假修持之造作，日常生活，唯任運一向「專稱彌陀佛名」便可。《大經》言「乃至一念」（短在一念）；又言「乃至十念」（長在一生）；《小經》言「若一日乃至若七日」。此等經文皆謂：只要「專稱彌陀佛名」，即「必生彌陀淨土」，聞信之後，則「平生之機，上盡一形；臨終之機，下至一念」之念佛。善導大師言：「以光明名號攝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上盡一形，下至十聲一聲等，以佛願力，易得往生。」此即顯示稱名念佛是易行道，以彌陀光明攝取不捨，故使念佛之人十即十生，百即百生，真正三根普被，利鈍全收，萬人修萬人去。

「難易二道判」圖表講解

淨宗法師　講述

這裡有一張圖表，簡明扼要地說明了佛法中「難易二道」的差別：

佛法－菩薩道
- 難行道－勤行精進－諸、久、墮－陸道步行－苦
- 易行道－易行疾至－一、速、必－水道乘船－樂

佛法到菩薩道。說起來，三乘教法都是佛法，不過聲聞、緣覺二乘是方便法，不是佛的本懷，如果以佛的教法來說，可以稱為佛法；如果以佛的本懷、成佛之法來說，不能稱為佛法。佛法就是菩薩道，菩薩道是以成佛為目標，所以過渡就講到菩薩道。

菩薩道中就分為難行道和易行道。

難行道就說了四節：它的特點是「勤行精進」；要怎樣勤行精進呢？如救頭燃，不惜身命，用三個字來形容就是「諸、久、墮」，這是「難」；用一個譬喻來說明，就是「陸道步行」；最後的結局就是「苦」。

易行道的特點，跟「勤行精進」相對應的，就是「易行疾至」這四個字；易行疾至就有「一、速、必」來反映它的特點；譬喻就是「水道乘船」；結局就是「樂」，安樂的法門。

所以，難行道是精進的法門、難行的法門。這裡就有「難行」和「易行」相對，「諸、久、墮」和「一、速、必」相對，「苦」和「樂」相對。

第二張圖表：

佛法
- 聖道門－難行道－自力－聖者－修行(修諸行)
  - －如陸道步行－苦－諸、久、墮－證果不定
- 淨土門－易行道－他力－凡夫－信心(信念佛)
  - －如水道乘船－樂－一、速、必－往生決定

「難行道」，難行道就是「聖道門」；它之所以難行，是因為靠自力，因為陸道步行，靠自己走，所以是「自力」；這個自力，一般人做不來，因為要超凡入聖，要此土證果，這不是一件率爾小事，它對眾生的根機有高標準的要求，所以它是聖者的根機，是「聖者」；之所以稱為難行道，因要勤行精進，它是「修行」的法門，「修諸行」，修諸難行；修行是修哪些呢？簡單講就是「六度」，六度是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智慧；這樣的六度，「如陸道步行」，陸道步行有什麼特點？就是一步步往前走，每一個環節都不能丟掉，必須都要走到；因為陸道步行，所以它的結局就很苦，「苦」；這種苦可用「諸、久、墮」這三方面來形容它；而且最後因為「墮」，所以「證果不定」，不一定能達到他的目標，不一定能夠成佛，最後可能會墮落二乘，這就是難行道。

「易行道」，易行道就是「淨土門」；淨土門就是靠佛的願力——「他力」，自他相對，這個「他力」不是別人之力，專指彌陀願力；阿彌陀佛的願力主要攝受的對象就是「凡夫」，所謂怯弱下劣的根機，不是聖者的根機，聖者根機畢竟少，芸芸眾生凡夫多；凡夫契入他力靠什麼方法？阿彌陀佛發四十八願，你也發四十八願嗎？阿彌陀佛六度萬行，你也六度萬行嗎？那不可能的，契入的方法就是信心，信心契入，所謂「信念佛」；難行道是靠自己六度，易行道是靠彌陀救度，阿彌陀佛六度萬行，已經成就了這句名號，要來救我們，「救度」；那我們信是信什麼？是信受彌陀救度，信受彌陀救度就「如水上乘船」；這是快樂的法門，「樂」；「一、速、必」；「往生決定」。

下面這張圖表也是一樣的意思，我們把它解讀一下。

佛法
- 聖道門－自力「修行」之教，生生世世於六道中不失人身，修行六度萬行以證果；此乃聖者方能，故謂之「難」。
- 淨土門－他力「信心」之教，今生此時於娑婆界一向念佛，往生極樂淨土以證果；此係凡夫所堪，故謂之「易」。

聖道門是「自力修行」之教，這就是修行和信心作一個對比，它是修行之教，自力的；「生生世世於六道之中不失人身」，所謂「久」；「修行六度萬行」，這是「諸」；「以證果」，這是它的目標；「此乃聖者方能，故謂之難」，一般人做不到。

淨土門是「他力信心」之教，信和行來對照說明；「今生此時於娑婆界專稱佛名，往生極樂淨土以證果；此系凡夫所堪，故謂之易」。

聖道門，「修行之教」，是「難行道」，「自力」故「苦」，「以修行六度萬行為宗」，這是一般法門，通途的聖道門都是這樣。

淨土門，「信心之教」，是「易行道」，「他力」故「樂」，「以信受救度稱名為宗」，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這是我們的宗旨。

龍樹菩薩略傳

慧淨法師　編

龍樹菩薩梵名Nagarjuna，佛滅後約七百年（公元一五〇～二五〇年頃）生於南印度婆羅門種族之家；因其母樹下生之，而龍成其道故，名曰龍樹；壽二百餘歲。

天聰奇悟，事不再告。弱冠馳名，獨步諸國。世學藝能，天文地理，圖緯秘讖，及諸道術，無不悉練。

與契友三人，亦是一時之傑，共學隱身術，縱意自在，常入王宮，宮中美人，皆被侵凌；事聞於王，王令力士數百人入宮，揮刀空斬，斫死三人，唯龍樹得脫。是時始悟：「欲為苦本，眾禍之根，敗德危身，皆由此起。」厭欲心生，發出家願。

入山詣佛塔，出家受戒，九十日中，誦三藏盡，通諸深義。又入雪山深處，從一老比丘授大乘經典，窮盡大乘義蘊。更蒙大龍菩薩接其入海，於宮殿中，開七寶藏，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還送出，於南天竺，大弘佛法，摧伏外道，廣明大乘。

（以上依據《龍樹菩薩傳》鳩摩羅什三藏譯，《大正藏》第五十冊。）

後世推崇為八宗祖師，釋尊第二。

著書甚多，其主要大著如次：

《十住毘婆沙論》十五卷　姚秦 鳩摩羅什譯

《大智度論》一百卷　同上

《中論》四卷　同上

《十二門論》一卷　同上

《菩薩資糧論》六卷　隋 達摩笈多譯

《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一卷　宋 求那跋摩譯

《十二禮》一卷　禪那崛多譯

其中《大智度論》乃註釋《大般若經》之書，與《中論》、《十二門論》同屬大乘教之空門；《十住毘婆沙論》是批註《華嚴經》之《十地品》，屬大乘教之有門。龍樹菩薩廣學空有二門，最後安住於淨土他力之教；亦即於《大智度論》中多處讚揚彌陀淨土，而後在《十住論》之《易行品》中告白自己歸於彌陀本願之救度。

又釋尊在世時曾在楞伽山向大眾宣告，當來南印度有龍樹菩薩出世，繼承其大乘教法，摧破外道邪見；此事《入楞伽經》卷九釋尊懸記之文曰：

大慧汝諦聽　有人持此法

於南天國中　有大德比丘

名龍樹菩薩　能破有無見
為人說我乘　大乘無上法
證得歡喜地　往生安樂國

龍樹菩薩乃是現生「證得歡喜地」（初地）之菩薩，其出世本懷，一則為他人宣說「大乘無上法」以利他，二則為自己「往生安樂國」以利己。而「大乘無上法」即是「往生安樂國」之彌陀本願稱名，以此自利利他之「彌陀本願」為中心所宣說的即是此《易行品》。